

# 《心理大师》：我是心理医生，818 最近的变态病人

沈非 1

序曲第一话：《残肢》

我叫沈非，我是一位心理医生。

我有过一个叫做陈老师的病人，这位病人爱着一个不应该爱的女孩。

陈老师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很传统的家庭里，父母辈站在讲台工作，享受着灵魂工程师应该享有的骄傲与严肃。

于是，陈老师也顺应天意一般考入了师范，在那年的初秋走入校园，又在四年后的夏末走出校园。最终，在一个满世界都有着葱绿的春天，陈老师再一次回到校园，不同的是，从学生到老师身份的切换。

接下来的日子里，陈老师行走在不可能有着分岔路的生命轨迹上，唯一需要做出的选择，就是婚姻——这一与工作同样重要的人生选项上。

但是，陈老师却无力了。

因为，陈老师发现自己爱上了一个不应该爱的女孩——自己的亲妹妹，并且是与自己同一个子宫中，同一个时间段被孕育、生产出来的孪生妹妹。

陈老师痛苦万分，这一违背常理的心思无法得到释怀，注定了只能隐藏在陈老师的灵魂深处。于是，陈老师找到了我——沈非，海阳

市观察者心理咨询事务所的心理医生，想要我走入潜意识深处，唤醒自己对整个世界的爱意，而不会去纠结一段不应该的畸形恋。

结果是……我挖掘出来这么一个奇特的故事：陈老师——这位叫做陈松梓的漂亮女人是没有妹妹的，在她降生到这个世界时，母亲的子宫里还承载着另外一个孩子，一个本应是她哥哥的婴儿。

哥哥搂抱着陈松梓，在那充满着液体的狭隘空间里生活了十个月，却不懂放手，双手霸道地拦在产道两边，想要阻止任何伸向自己妹妹的外力，因为他害怕妹妹被伤害。

细长的剪刀被伸入了产道，因为医生们只有这一选择，才能让母子三人能够活下两个，尽管这一决定太过残忍，但这个世界本来就到处都是需要割舍与放弃的隐痛。哥哥那并不粗壮的手臂被剪断了，或者应该说是那股子傻傻的想要护佑着妹妹的力量，被剪断了。

陈松梓来到这个世界时，身上都是血。母亲的？抑或是哥哥的？

她那第一次睁开的眼睛，看到的画面是支离破碎的哥哥。那一画面非常清晰，尽管现实中的陈松梓自己，压根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也压根不记得那么一幅画面在自己的潜意识深处存在。因为有关于她哥哥的故事，被父母藏到了那深深地皱纹刻度里，但作为婴孩第一眼看到的那一幕，已经深深烙印在她潜意识深处。

于是，陈老师幻化了，她分裂出了一个思维中的哥哥，哥哥伸出两条粗壮的胳膊，如同那拥挤着的十个月里一样，紧紧地搂着妹妹。

而陈老师自己，就是哥哥深爱着的那个妹妹。

于是乎，我们的潜意识世界深处，到底有着一些什么，其实是我

们永远无法知晓的，就如同我和邱凌一样……

是的，就如同我和这位嗜血的凶徒邱凌，都不知道自己心里装着什么一样。

我是沈非，我的故事，即将在天涯拉开帷幕！

---

第一话这个故事要说明一下，很多人质问为什么不用剖腹产。我们的故事开始在 2013 年左右。陈老师的故事预设是 1983 年左右。当时我们的医学水平就不做介绍了，之所以全国各地都有妇幼保健院，就是专门生娃娃的，当时的生产死亡率在现在看起来不可理喻。再说顺产到一半，临时想要剖腹，也不是说剖就剖的，脐带与两个孩子共处在那个狭小空间里。

不过依然感谢各位，得到你们的厚爱，才能走到现在。但毕竟只是个小说，一个故事而已，所以各位也别太过较真。能觉得说道的这故事有点意思，在下就满足了！谢谢各位支持！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8-19 10:41

序曲第二话：肉

管先生是一位上市企业的财务总监，并且是元老级别的那种，洞悉了企业里所有所有的一切，能见光的，抑或是不能见光的。所以，他不必担忧与害怕自己在公司地位的牢固，也不用担心温饱，在这座绚丽的城市中，过着舒适的生活。

管先生每天 7 点钟起床，8 点钟在同一个茶餐厅里吃固定的早餐：豆浆与流沙包。

结束一上午的工作后，中午的他会走半个小时的路，到附近的超市买午饭。同样是年复一年，亦日复一日的固定：一条胡萝卜与一块松饼，以及一杯果汁。

下班后，每天的七点半，海边的长椅上。人们都会看到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手里提着一个饭盒坐在那，望着满天飘红的晚霞，享受自己的晚餐。

他会在自己的大腿上铺一张报纸，把饭盒里的食物整齐地摆在上面。管先生会慢慢的，很小口小口地咀嚼，最后吞咽。

如果遇到下雨，他会打一把伞。如果雨很大，那么，他就会干脆直接坐在雨里，吃完这顿晚餐。

至于晚餐的饭盒，里面固化为每天不变的两个菠萝包，和一包榨菜。

管先生不止一次对我说：“其实我已经老了，能不能治好自己的心理疾病，实际上都无所谓了。就算真正治好了，牙也已经不好了，没有福气消受那些美食，也不可能吃下太多肉了。”说完这些，管先生还会耸耸肩，用一个孩子般的眼神望着我，说自己之所以来到观察者心理咨询事务所进行心理咨询与治疗，其实只是想找人聊聊天而已。毕竟每天晚上回到那个空旷的大房子，都觉得非常孤单。

我知道，管先生心理上的病症并不是很特别，而且还很好治疗。就只是非常普遍的特殊事物恐惧症，有人害怕汽车，有人害怕飞机，也有人害怕树梢上洒落的树叶……而管先生恐惧的比较另类罢了，他恐惧食物，具体说，是恐惧吃到看上去非常美味的食物，甚至有着肉

味的食物。

他不愿意向我说起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了这种恐惧，这反倒是让我变得好奇。但我也知道，好奇心并不是一个优秀的心理医生应该具备的，我需要挖掘病人之所以出现心理疾病的原因，但绝不是心理疾病产生背后的故事。毕竟，任何人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故事，华丽的，抑或是阴暗的。

终于，管先生在一个夜晚哭泣了，老人那晚很激动，抹着眼角的泪痕。我突然发现管先生真的衰老到了即将入土了一般，衰老到眼泪都已经无法淌出，只能是那么淡淡的一抹湿润，接着被脸上深深的刻度吸走。

他终于对我说起了二十年前的一个故事，也是这个故事，让管先生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时候，三十出头又风华正茂的管先生，是一位出名的美食家，或者说应该就是一个馋猫。年轻的他，因为工作需要，他保守很多很多公司里的秘密，所以，他需要在其他方面宣泄，他选择了美食。管先生每天孜孜不倦地与几位同样喜欢到处吃喝的朋友，寻找着各种奇珍异兽，让他们进入自己的肠道，但却又始终无法满足，总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东西是自己没有尝过的，需要自己去继续猎食。

作者: 沈非 1 日期: 2015-08-19 10:45

管先生的妻子是一位日本女人，女人每天在家里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做出更加新鲜与可口的美食，得到丈夫的赞美。慢慢的，她发现丈夫对美食的喜好，已经变的不可理喻，甚至他可以一年都不与妻子

亲热，任由精子每半月梦遗一次，也无法放弃追求一日三餐的痛快淋漓。

在这样的丈夫身边，这位只希望迎合对方的女人，思维也慢慢出现了变化。

某一天，管先生发现妻子炖了一种味道非常鲜美的汤，闻起来有点让管先生这种肉食者激动的微微腥味，尝起来又好像只是放了牛奶而已。最后，他在碗里找了很久，只发现了几块了微微粉红的肉块。

妻子那天好像身体并不是很好，她的脸色有点苍白。管先生并没有注意到这点，他只关心着碗里的美食。一整煲汤都被管先生喝完了，他砸吧着嘴巴，说希望明天还能喝到如此鲜美的食物。女人微笑着说道：“好啊！只要你喜欢就可以了。”

第二天，第三天，管先生都喝到了鲜美的有着牛奶味道的浓汤，心情非常开朗，并不断的赞美着妻子。妻子的脸色却越来越苍白，笑容却越来越灿烂。

直到第四天晚上，半夜起来上厕所的管先生突然觉得口渴，想要喝点冰的东西。于是，他打开了冰箱的门，发现冰箱里有一个碟子里放着一块圆形的肉。肉上面甚至还有着一层皮，那层皮细腻得好像是人类的肌肤。

管先生好奇地打开灯，端出了那碟鲜肉。

紧接着，他看到了让他这辈子都不再敢享受荤食的画面。

他看到了……看到了一个乳头……

我是沈非，我敬畏地面对这个世界，而邱凌折断柔弱少妇那粉嫩

颈子的手指，干燥，有力……

作者: 沈非 1 日期: 2015-08-19 19:49

发不了文，天涯又卡了

作者: 沈非 1 日期: 2015-08-19 19:53

序曲第三话：漩涡

我是沈非，我想给大家说一个大师伊藤润二的关于恐惧症的故事。

一位父亲疯狂地迷恋起了漩涡状的图案，最后发展到了无药可救也不可收拾的地步。他在他能够得着的墙壁上画满了漩涡的花纹，房间里所有的东西也都换成了有着漩涡图案的。他欣喜地发现眼珠可以如同漩涡般旋转，并开始寻求自己的身体中能够顺应这一切的漩涡花纹。

最终，他的尸体散发着腐臭。被家人发现时，他蜷缩着，如同一个简单的漩涡图案，缩在一个木盆中。

丈夫的意外死亡，让母亲的世界也随之发生了改变。这位内心脆弱的女人，开始陷入巨大的恐惧。她害怕看到身边的每一个漩涡状的东西，觉得那一切的出现，都会剥夺自己的生命一般。马桶中旋转的水流，贝壳上美丽的花纹……这一切的一切，都让她近乎癫狂起来。

最终，母亲被送入精神病院的原因是：她用剪刀将自己手指指肚上的皮肤一整块一整块地剪掉了，原因是旋转着的指纹，在她眼里也是一个个漩涡。

医生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让漩涡花纹消失在这位母亲的世界里，她的病情也终于慢慢好转了，因为，她有了足够多的一段时间，没有

看到过漩涡了。

一直到……一直到她在出院前那一次走入医生的办公室……

墙壁上悬挂着一副耳蜗的图案……

这位绝望的中年妇女终于意识到，漩涡从来没有走远，反而如同两个贴紧着自己头颅的恶魔，想要吞噬自己的大脑。

在一个绝望的夜晚，她用两把很长的剪刀，插进了自己的耳朵……

我是沈非。我与嗜血者~邱凌的故事即将登录天涯开始连载。期待看到你们的点赞与评论，以及你们对这个故事的看法与意见。

祝各位，阅读愉快！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8-19 20:02

各位好，也算比较正式和大家问句好吧！序曲四篇，算是给大家开胃。今儿个更了三篇。明天序曲四《虫子》即将来袭。希望大家喜欢。

本贴的群今天刚开，群名：心理医生都长得丑，群号码：212939909。目前男女通收。以后就只收女不收男。嗯！这是我的原则！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8-20 08:11

沈立又一次伸出手，在桌子下偷偷抚摸起自己的腹部，那微微凸出的位置，一个小小的生命正在用力长大。孕育的缓慢过程，让沈立欣喜不已。

面前的岳太还没有醒来，沈立有时候觉得，岳太来自己的心理咨询事务所就诊，其实并不是想要自己为她进行治疗，而是眷顾自己这



诊疗室里那淡淡的精油香味，与舒适的长椅罢了。

沈立站了起来，朝着旁边的阳台走去。两个月的身孕让她腰围稍微有点点变粗，但外人压根都看不出什么。她那细长的腿还是那么圆润，只是会偶尔有点点疼，据说，过些日子还会发胀。

她推开了阳台门，封闭式的阳台上，沈立精心打理的长藤已经长得非常茂盛，这让那些被沈立囚禁在玻璃容器里的爬虫们，有着一一种回到了自然世界的错觉，日益变得恬静。沈立蹲到了装着一只美洲蜻蜓的罐子前面，很认真地看着这小家伙的颜面：巨大的眼睛与微微颤抖着的嘴唇。沈立从旁边拿出一个塑料袋，打开罐子盖，将几只被晒干的长脚蚊子尸体扔了进去。美洲蜻蜓快速叨上了美食，接着，它好像故意要给沈立表演一般，面对着沈立咀嚼起来。那几片嘴唇快速地抖动着，蚊子被一点点往里拖入。沈立甚至能感觉到虫子那并不存在的牙齿，在磨碎着可口的食物，最终吞入。

不知不觉，沈立望得痴了。

“沈医生！”身后岳太的声音响起，让对着美洲蜻蜓入神的沈立，被吓了一跳。

她连忙站了起来，不好意思地说道：“我看你睡得那么沉，便不想吵醒你了。”

岳太微微一笑，紧接着走入了沈立的阳台。她以前就看到过沈立的这些藏品与宠物，所以不以为然。

可这次，她却“咦”了一声，然后对沈立说道：“沈医生，我记得上次过来不是听说你怀上孩子了吗？”

“嗯！还早，才两个月。”沈立点了点头。

“哦！”岳太看上去想要说些什么，可她犹豫了一会，最终没有说出口，继而和沈立道别，朝门外走去。

沈立把她送到了门口，为岳太拉开了门。可岳太并没有走出去，反而在门口停住了，接着她回过头来：“沈医生，有个事我觉得必须要给你提个醒，毕竟你和我女儿一般大小，做长辈的知道的一些东西，还是需要拿来告诫你们。”

“嗯！岳太有什么直接说吧！小沈有什么没做好的，以后一定改正。”沈立微笑着。

“那倒没有。”岳太摇了摇头，接着越过沈立朝着沈立的身后望了一眼：“沈医生，你都怀了孩子了，就少接触一点那些虫子吧！我刚才看到你看着那些虫子发呆出神，这样不好的，对孩子不好。”

“呵呵！是吗？”沈立还是笑着。

岳太表情却严肃起来，接着她压低了声音，好像在透露一个天大的秘密一般：“沈医生，怀孩子的时候看什么东西的脸看得多，生出来的孩子就会长得像什么，这个可是以前我们乡下老家都传说着的。老祖宗的东西虽然在你们看来是迷信与封建，但还是很多东西都是科学也解释不了的。你总不愿意将来的孩子长得像虫子吧？”

沈立继续微笑着，客套地点头，最终将这位好心却又絮叨的老妇送出了门。

她看了看表，才三点多一点，印象中今天下午已经没有预约的病人了。于是，沈立再次走进那个封闭式的阳台，观察着她喜爱着的漂

亮虫子们。

狼蛛的脸好像越来越大了。沈立歪着头盯着这大脸的虫子姑娘：“看来你最近真的需要减肥了。”

说到这，岳太的话却突然跳了出来，让沈立不由自主地站起来，继而将目光从狼蛛脸上移开来。她耸了耸肩，怎么可能信那些市井妇女的话呢？

说是这么说，但沈立还是关上了阳台门，退回到诊疗室，坐在沙发上翻起了书来。

怀孕的女人，为什么那么容易睡着呢？

睡眠中的沈立，欣喜地发现自己被人推进了产房。即将为人母的欣喜，让身体下方的剧痛变得并不可怕，婴儿的哭泣声，让沈立激动不已。

“医生，是男孩还是女孩？”沈立抬起头问道。

医生却没有理睬她，反而和另外那个护士一起低着头，死死地盯着她们手里的孩子。

“医生，是男孩还是女孩？能抱给我看看吗？”沈立再次问道。

可对方依然不为所动。

沈立只得撑起了沉甸甸的身体，伸长脖子望了过去。

睡梦中的沈立猛然惊醒，因为梦中的她看到，医生手里抱着一个全身赤裸的婴孩，粗壮的手脚正在晃动着，还在大声哭泣着。可是……可是他的脸……他的脸上竟然是一对巨大的虫眼以及三瓣蠕动着的虫唇……

沈立惊醒，一身冷汗，她站了起来，快步走入洗手间，搓了条毛巾擦脸。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8-20 08:13

这时，岳太的话又一次在沈立脑海中回荡，并且越发清晰。沈立甚至觉得，好像在自己潜意识深处，也有过这段谬论的存在一般。

沈立终于想起了自己还是小女孩时候听说的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是母亲在轮胎厂的同事，一位叫崔阿姨的女人。她有着一头特别好看的黑色长发，垂到了腰际。

那年夏天，崔阿姨怀孕了，沈立记得自己在崔阿姨身边跑来跑去，被长辈们来回询问着：“你觉得阿姨怀的是弟弟还是妹妹啊？”

沈立蹦蹦跳跳，抬头看到了崔阿姨房间墙壁上挂着的猴王脸谱，接着大声说道：“阿姨怀的是一只猴子。”

几个月后，崔阿姨进了产房就再也没有能够出来。一个强壮的男婴，让她的母亲难产而死。

紧接着，崔阿姨的爱人就搬走了，再也没有人看到过他。

据说，那个克死了母亲的男婴，全身都长着浓密的金色绒毛，就像一只没有尾巴的毛猴。于是，人们传说着：因为每天看着猴王的脸谱，才让崔阿姨孕育出了那个可怕的怪婴。

这一段回忆的逐渐清晰，让沈立觉得有点点恶心。她回到诊疗室收拾起了东西，提前回家。

但，当天晚上，梦中的沈立，再一次被推进了产房。

“医生，是男孩还是女孩，可以给我看看吗？”沈立撑起了身子，

望向那两位低着头的接产医生。

可她看到的竟然还是……

全身赤裸的婴孩，手脚晃动。他的脸上……一对巨大的虫眼以及三瓣蠕动着着的虫唇……

沈立再次尖叫着醒来，丈夫不明就里……

接着，第二天，第三天……同样的梦，一次又一次地袭向了沈立。作为一位心理医生的她，明白自己出现这些梦境，不过是潜意识深处让自己无限恐惧过的一个故事，被现在的自己重新拾起罢了。

她稍微用了一点点自我治疗，便将这一梦境驱散了。

半月后，一次孕检中，B超照出的胚胎采图，已经有了基本的形状。丈夫拿着那模糊的黑白照片欣喜若狂，沈立也微笑着享受即将为人母的喜悦与期待情怀。

丈夫终于将手里的黑白照片伸到了沈立眼前：“你看看！现在就感觉长得挺像我呢！很帅。”

沈立笑骂了一句：“臭美！”接着望向了那张黑白的B超照片。

沈立全身一颤，因为她突然之间觉得，B超照片里初具雏形的婴孩，颜面长得为什么那么奇怪，有点像……

当晚，进入了产房的梦又一次开始了……全身赤裸的婴孩……巨大的虫眼以及蠕动着着的虫唇……

沈立的孩子在怀到第四个月的时候被医生在检查后发现心脏不再跳动了，被确定为死婴。医生摇着头说道：“真奇怪，好好的一个孩子，为什么在母亲的子宫里吸收不到母亲身体给予的营养了呢？”

沈立反倒舒了口气，因为这两个月来，她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身体里那个有着虫子容貌的孩子最终长成，甚至她还时不时想着，如果自己这个母体，不再给予身体里的魔鬼养分，那么是不是他就不会被孕育成功呢？

引产手术后，沈立终于看到了身体里那孩子初具人形的颜面……

沈立泪流满面……

其实，我们的潜意识对身体的可控程度，有着我们永远无法了解与解释的惊人力量。甚至，这力量惊人到可以让……可以让一位母亲轻易地放弃身体里胎儿的生命……

我是沈非，我的故事，即将在天涯拉开帷幕！邱凌，正冷冷微笑着，望向了被他剥光了衣裳的猎物。他那并不存在的琢，击向了赤裸女尸上的脊骨。

作者: 沈非 1 日期: 2015-08-20 14:36

刚看到，看来支持本文的挺多。这几天在出差。晚上更！好希望回复的都是美女粉丝啊!!!!!!

作者: 沈非 1 日期: 2015-08-20 23:02

我是沈非，以下是正文。当故事看吧，较真就没意思了，希望大家阅读愉快！

他把帽檐往下压了压，眼睛往上瞟了一眼。在前方那盏路灯伸出的长臂上，一个白色的监控摄像头正缓慢移动着。

他选择匆匆而过。

今天的雨下得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他本来以为，淅淅的雨丝不过

是路过这个城市的过客，转瞬便会消逝的……

前方那个穿着碎花连衣裙的女人终于放下了手机，和她通话的人和她很亲密吗？男朋友？抑或是丈夫？甚至是个有过几夜温柔的网友？

都不得而知。

他很想知道的是，如果明天，和她通话的那个人在报纸上看到女人被扭曲后的照片，会不会想要呕吐？

应该不会的。他加快了步子跟上女人。自己并不是一个凶残的杀人者，而是一位美丽的制造者，怎么可能会让人恶心呢？在这个钢筋混凝土构建的城市里，少了青葱翠绿的一抹装扮，只能靠自己来为她点缀。并且，前方这女人并不是肮脏的，真实她应该是神圣无比的，就如同每一个女人，当她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也全都是神圣无比的。如果需要责怪污垢的由来，只能怪那些肤浅的男人，将她们玷污……

其中也包括了那个……那个她……

雨更大了，前面的女人居然伸开了手臂，在雨中东偏西倒、非常放肆地歌唱了起来。她的连衣裙被淋湿后，紧紧地贴在身上，浮现出一个洋溢着青春的胴体。这，让他感觉喉头有点发干。他从包里拿出一瓶水来，抬起头，将液体倒入自己嘴里，但始终避免了嘴唇与瓶口的接触。他清楚：自己的DNA不能遗留在这个夜色中的城市，一点点都不能留下。

女人终于蹲了下来，在马路边呕吐起来。她蹲下的姿势很像是一个

简单的凳椅，弯曲的幅度，让他莫名地兴奋起来。他吞了一口口水，插在裤兜里的手不由自主地捏紧了，感觉着对方细长的手臂与腿骨，在自己的发力中断成两截的声响，很近很近。

但他还需要继续等待，因为他记得前方 20 米的位置，有着一家银行，银行的门口一般都是有摄像头的。另外，前面十字路口有一个不小的商场，商场里夜巡的保安，现在这个时间段，应该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巡视。万一有什么太大的声响惊动了他们……

嗯！他往路边靠了靠，尽量缩到了阴影下。

这时，女人站起来了，呕吐过的她好像终于清醒了。她左右巡视了一圈，然后用手把她脸上湿漉漉的雨丝往后抹了一下。这一个动作让她粉嫩的颈子显露出来，细长，白皙。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8-20 23:04

他感觉到窒息，裤兜里的手心都是兴奋的汗液。那颈椎，一节一节……一节一节地顽强扣在一起，连着她那有着弧线的脊梁。而那脊骨，一节一节……一节一节的顽强扣在一起，又连着她的骨盆。

他变得有点迫不及待，加快了步子往前走去，他需要用自己的手掌，捏住女人的颈子，往后用力掰，往颈子发出声响。

可他突然止步了，已经行走到马路中央的他，在瞬间静止，变成了雨夜中一座肃穆的雕像。他压低了头，用眼角往自己身后的街角望去，这瓢泼大雨编织成一块巨大的帘子，让他的能见度变得极其有限。他无法肯定，让自己警觉的声响是否曾经有过……

他停顿了十几秒，最后咬了咬牙，决定放弃这次狩猎。于是，他



将帽檐又压了压，将雨衣的领子往上提了提，最终，他转过身，朝着旁边一条小巷子里快速走去。

这时，身后那女人发出“哎呀”的叫声。

他转过了头，视线触及到的女人摔倒了，并且还摔倒在街对面一条漆黑的小巷子前。她双手撑地，膝盖弯曲着，臀部微微翘起的姿势，让他深吸了一口气。湿透了的连衣裙无力地贴着女人的大腿，贴着她的臀。接着，她在缓缓爬起，用她身体的诸多关节，互相配合着完成这些动作。

他明白自己正在失去自制能力，只能继续选择大口地吸气。雨丝与空气一起被他吸进了鼻腔，这种感觉让他能够更加快速的冷静。

但是，爬起后的女人却又用手抹了一下头发，那粉嫩的颈骨……

女人朝着那条漆黑的巷子里走去。

他失去了理智，快速越过马路，追了过去……

这时，大雨织成的帘子中，几个高大的身影出现了，他们也紧紧地贴着街角，表情异样的严峻。

十分钟后，两台汽车快速地驶到了巷子口上，几个高大的男人拧着一个穿着雨衣的家伙快步走了出来。他们身后，之前那醉酒的女人出现了，她的步伐变快了，脖子也伸得直直的。

她身边的一个男人用手机在讲着电话：“汪局，我是李昊！”他的声音低沉沙哑，透着一种男性才有的力量：“我们抓到了梯田人魔。”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8-20 23:05

他感觉到窒息，裤兜里的手心都是兴奋的汗液。那颈骨，一节一

节……一节一节地顽强扣在一起，连着她那有着弧线的脊梁。而那脊骨，一节一节……一节一节的顽强扣在一起，又连着她的骨盆。

他变得有点迫不及待，加快了步子往前走去，他需要用自己的手掌，捏住女人的颈子，往后用力掰，往颈子发出声响。

可他突然止步了，已经行走到马路中央的他，在瞬间静止，变成了雨夜中一座肃穆的雕像。他压低了头，用眼角往自己身后的街角望去，这瓢泼大雨编织成一块巨大的帘子，让他的能见度变得极其有限。他无法肯定，让自己警觉的声响是否曾经有过……

他停顿了十几秒，最后咬了咬牙，决定放弃这次狩猎。于是，他将帽檐又压了压，将雨衣的领子往上提了提，最终，他转过身，朝着旁边一条小巷子里快速走去。

这时，身后那女人发出“哎呀”的叫声。

他转过了头，视线触及到的女人摔倒了，并且还摔倒在街对面一条漆黑的小巷子前。她双手撑地，膝盖弯曲着，臀部微微翘起的姿势，让他深吸了一口气。湿透了的连衣裙无力地贴着女人的大腿，贴着她的臀。接着，她在缓缓爬起，用她身体的诸多关节，互相配合着完成这些动作。

他明白自己正在失去自制能力，只能继续选择大口地吸气。雨丝与空气一起被他吸进了鼻腔，这种感觉让他能够更加快速的冷静。

但是，爬起后的女人却又用手抹了一下头发，那粉嫩的颈骨……

女人朝着那条漆黑的巷子里走去。

他失去了理智，快速越过马路，追了过去……

这时，大雨织成的帘子中，几个高大的身影出现了，他们也紧紧地贴着街角，表情异样的严峻。

十分钟后，两台汽车快速地驶到了巷子口上，几个高大的男人拧着一个穿着雨衣的家伙快步走了出来。他们身后，之前那醉酒的女人也出现了，她的步伐变快了，脖子也伸得直直的。

她身边的一个男人用手机在讲着电话：“汪局，我是李昊！”他的声音低沉沙哑，透着一种男性才有的力量：“我们抓到了梯田人魔。”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8-20 23:07

第一章：一个叫邱凌的凶手

所谓的变态心理患者，对他们的判断并不是有一个非常精确的标准。

西方人在涌进大清帝国时，看到扎着辫子裹着小脚的中国人，在他们眼里，当时那四亿华人就违反了西方人自以为是的社会常理，当时他们就觉得，东方出现了四亿的变态患者？

这就是衡量标准的不同。

所以说我——普通的心理医生沈非，在面对我的患者时，我个人所接受过的教育、知识以及我自己对于社会人文的认知认可，便成为了我认定自己面前的患者是否存在心理疾病，或者是否心理变态的标准。认定的前提，便是他们是否违反了社会常模。

虽然心理变态患者都会出现一些违反社会常模的行为，但又不能把全部的违反社会常模的人归纳为有病。例如很多强奸、凶杀案的犯人行为极度残忍，明显的违反了社会常模。但他们不是病人，心理疾

病患者是因为没有能力认定社会能够接受的行为准则，才做出让社会与他人无法接受的后果。

说到这里，便出现了一个问题：某些刑案的凶手，在他们行凶时候，是心理疾病患者的状态？还是正常人被欲望驱使着的状态呢？抑或，是一个我们都无法揣摩到的另类状态呢？

那么，又如何来判断呢？用什么样的标准呢？

——————沈非作序于 2013-10-8

李昊把方向盘一转，好像自顾自地说道：“完了，我落了东西在看守所，跟我回去一趟。”

我坐在他身边半眯着眼睛，李昊欠我的这顿饭拖了有两月了，到今天主动提出兑现，让我有点意外。

李昊眼睛依然望着前方，嘴里却嘀咕着：“今天下午我在看守所审的是谁？沈大医生想知道吗？”

我歪着头看了他一眼：“打住，我可不想知道你工作上那些破事。难道你要逼我再次和你强调一次我的原则——不再参与刑事案件的心理调查分析。”

“我知道！”李昊咧着嘴笑，接着扭过脸来，露出一个故作神秘的表情：“我下午审的是邱凌，邱凌知道不？这段时间新闻里天天在跟踪报道的。”

我自然知道他说的邱凌是哪位——臭名昭著的梯田人魔！他落网后，市民送了十几面锦旗到市局，上面写着“一方卫士”；“刑案终结者”之类的恭维话，新闻里跟踪报告也报告了几次。只是对于这叫做

邱凌的梯田人魔多余的信息，却没有放送过。这一点我理解：目前案子与嫌疑人都还在预审阶段，太多案情还不方便对外公布。

我继续装作没啥兴趣，伸出手拨弄着李昊车上的 CD，然后拿出一张摇滚乐的塞进了 CD 机。李昊这一会的心情应该是激动的，或者说亢奋。抓到了一年来纠结不已的疑犯，给谁能不兴奋呢？而我，这爱面子却又对梯田人魔邱凌产生了浓厚兴趣的心理医生，这时不给李昊来点催化剂给催化一下，怎么能让他倒豆子一样给我好好说道说道案情呢？

我这位老同学却不出声了，他放下了车窗，然后点上了一支烟，狠狠地吸了几口，紧接着他突然蹦出了一句：“想见见这个邱凌吗？”

我笑了：“李昊，我怎么觉得你今儿个就是在对我下套，想要我帮你瞅瞅这位梯田人魔，然后给出一个心理医生能够给出的某些答案。”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8-20 23:11

李昊也笑了：“怎么样吗？算帮忙总可以吧！省厅这几天也派了两个法医过来，是研究犯罪心理学的，给出的结果让我们市局的刑警们都有点窝火。可人家……唉！等会你帮我瞅瞅这位人魔再说吧。”

我没有吱声了，静静地闭上了眼睛。我叫沈非，是一位心理医生。我在海阳市开了一家叫做“观察者”的心理咨询事务所。我在心理学研究上有一点点的造诣，这让我在业内有着一定的名气。早几年，市局一些需要心理医生或者心理咨询师的案件，汪局都喜欢让李昊叫上我帮忙。可，我只是个医生，我的工作是治疗病人，而并不是一位神

探。所以从前年开始，我为自己定下了一个原则：不是万不得已，再也不参与刑案调查。

这原则的前提是“万不得已”四个字，如梯田人魔这类让省厅都头疼的命案，自然可以排除在外。

梯田人魔，一位连环强奸杀人罪犯。他行凶后的现场，会把死者的尸体某些关节折断，然后整齐地摆放在有着阶梯的公共场所。去年七月一个暴雨后的清晨，第一位死者在露天体育场的看台被人发现。因为有雨水的冲洗，让那位饱受折磨的女大学生的尸体，看上去没有那么狰狞。她裸露着的身体，软绵绵地搁在看台上，一阶一阶的，就好像是铺在台阶上的地毯。

整个海阳市震惊了，某些小报甚至提出这是另类崇拜的团伙祭祀的现场，然后杜撰出耸人听闻的类似于欧美大片中的桥段来。就在市局刑警队积极展开死者外围关系调查与走访的同时，也就是命案发生后的第五天，尚未完工的海阳大桥下，又出现了一具女尸。这次是一位在夜店疯狂后醉酒的少妇，她的尸体也和第一个死者一样，关节被折断四处，让她能够紧紧地贴在上桥的人行楼梯上。

两个案子第一时间被串联，媒体给这位凶残的罪犯赋予了一个非常有新闻效应的名字——梯田人魔。

接下来的一年里，第三起、第四起、第五起案件不断被送到了刑警队梯田人魔专案组的办公桌上，凶手却始终扑朔迷离。这，在这个被移动讯号与视频监控覆盖着的大型城市，基本上是很难做到的。

专案组最后只能用上了比较老套的侦破手段：设饵……

车在第一看守所门前停下了。海阳市一看，关着的都是需要上中院的犯罪嫌疑人。邱凌——这位背着五条人命的家伙，完全够格被羁押在这里。

李昊在门口办理了手续，接着把车开进了一看的院子里。到他停好车，我故意问了一句：“你说的落下了东西是骗我的吧？”

李昊笑了：“早知道你并不抗拒见见这位梯田人魔，我也不用弄得这么麻烦。”

说完，他率先下了车。我犹豫了一下，紧接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拉开了车门。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8-20 23:12

到审讯室里我才发现，李昊的搭档慕容小雪也在。小姑娘比前年我第一次看到她时，成熟了不少。她也看到了跟在李昊身后瘦瘦高高的我，急急忙忙地站了起来：“沈医生，你也过来了。”

我瞟了一眼她台面上摊开的提审记录本，接着冲她微微笑笑：“你们李队已经招供怎么诱骗我过来的，你就没必要装了。我也只是好奇，想看看这位邱凌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十分钟后，铁链在水泥地板上拖动的声音缓缓传来，我把椅子让后拉了拉，尽量让自己隐藏在墙角不是很引人注意的位置。审讯室的门被推开了，两个看守所的狱警搀扶着带着手铐与脚链的犯人进来了。

这犯人自然就是震惊全省的邱凌。在我没见到他之前，对这位梯田人魔的形象我有一二揣摩。他的长相应该可以符合一些特定的《犯罪人类学》里对于罪犯认定的体貌特征的。这位上世纪意大利的医生

在《犯罪人类学》里认为：天生犯罪人，是有着某些表现在生理与外貌特征上的遗传缺陷的。比如长长的手臂，锐利如猛禽的目光，宽大的颌骨等，这些返祖现象的体现，让凶犯天生具备了我们的祖先无法控制自己作为野兽嗜血的欲望。

可惜的是：邱凌并没有具备以上的任何特点，甚至他比我看到过的大多数罪犯都要显得斯文很多。他瘦高的身材，让人怎么都想不到他能够有足够的体力完成那些发人深省的罪行。白净的皮肤，说明着他有一个非常优越的家庭环境与不需要消耗劳动力的工作。

我继续缩在椅子上观察着面前这位三十左右的嫌疑人，他头发很短，修剪得非常整齐，手指修长，摆放在审讯台上轻微地抖动着。他努力地把眼睛眯成一条直线，很吃力地望着一米以外的李昊和慕容小雪。

他是高度近视？一位有着高度近视的连环杀人案犯？

李昊扭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接着对小雪点了点头。小雪拿出一副非常精致的金丝边眼镜，递给了接受着审讯的邱凌。邱凌伸出双手接住，并礼貌地说了句：“谢谢。”紧接着他把眼镜戴上，认真地看了看李昊和慕容小雪，最后把目光移到了角落里的我身上。

这时，我注意到一个很微小的细节，邱凌在戴上眼镜后，那摆放在审讯台上抖动着的 fingers 停止了抖动。这点可以理解，因为人的第一需求是对于安全的需求，邱凌在没有眼镜这一辅助工具之前，看不清楚身边的环境，也就是说他感觉不到最起码的安全需求。

但这个念头在他的目光与我接触到之后又被我打翻了。邱凌之前



应该是见过李昊和慕容小雪的，所以他对于这两位有一个初步的接触与了解。在他和我对视的同时，他那本来灰暗的目光却闪了一下，那极其短暂的瞬间，如鹰般的锐利被我捕捉到了。紧接着，他眼神再次灰暗，那修长的手指又一次地抖动起来。

最后，他做出了一个让我可以肯定他拥有着强大内心世界，也并不会是他目前所体现出来如此平庸的举动。只见他依然畏缩的身体往后靠了靠，靠在了审讯椅的椅背上。我能准确地读懂这一行为暗示所体现出来的语言：“来吧！放马过来吧！邱凌已经准备好了！”

我是沈非，与邱凌之战即日拉开了帷幕。宿命，抑或是浮萍碰撞……不得而知。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8-20 23:19

留个言吧！天涯大神很多。本帖子只是发在鬼话里的一个小说而已。楼主学识有限，较真的各位见谅了，编故事而已，学识渊博的请移驾知乎去解救人类。当小说当故事看的，希望各位阅读愉快！得到您们的厚爱，很欣慰！

欢迎加入心理医生都长得丑群号码：212939909

这几天在上海出差。22号上午上海书展的第二活动中心有我签售活动。不过不是本书的，本书还早。大伙养着吧。每天更点，你们急也没用那种。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8-22 00:51

我是沈非，我热爱这个世界，但不愿意娇惯了他。

在研究精神疾病的医学工作者中，有一个这样的笑话流传：精神

病院有一位病人，每天沉默不语，默默地拿着一把雨伞蹲在墙角，把撑开的雨伞高高举起。

有很多位优秀的心理医生都想尝试了解这位病人异样的内心世界，以便于对他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可这举着雨伞蹲着的病人，他深锁的世界是完全封闭的，他不与任何人交流，自然也让每一位心理医生都狼狈的无功而返。

某位泰斗级的老师便亲自出马了。老师观察了这位病人几天，最后选择也拿起一把雨伞，蹲到了这位病人身边，也和他一样高高举起了雨伞。

一天后，病人终于开口了，他探过头来对这位老师发问道：“您，也是一朵蘑菇吗？”

于是，换位思考成为了心理医生需要具备的一个有效工具。要了解不寻常的内心世界，便需要进入这个世界，而进入这个世界最快的捷径，便是转换到对方的思维空间里面去。

我把双手伸展开来，平放在双膝上。角落昏暗的灯光，让审讯室内的其他三人不会察觉到我手指刻意地抖动。接着我把身体微微缩起，往后靠到了椅背上。现在，我就是我面前的邱凌，就是梯田人魔邱凌。

“邱凌，这几天在看守所里过得怎么样？”小雪最先开口。

“不好，想回去。”说到这，邱凌非常勉强地挤出一丝笑意来：“可惜我很难回去了。”

“邱凌，31岁，市国土局科级干部，公务员，独子，未婚。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你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妻子是你的同事，并且已经

怀上了孩子。三个月了吧？”李昊拿着手里的卷宗轻描淡写地说道。

“是两个半月。”邱凌纠正道：“李警官，别说这些了可以吗？五条人命啊，外面的一切都不会是我能够奢望的了。唉！我一直有看新闻，关注了这起连环杀人案，确实太恐怖了，太凶残了。到最后落实下来，凶手居然是我……唉！太不可思议了。”

李昊闷哼了一声：“装吧！继续装吧！不要以为你昨天在省厅派过来的心理医生面前演了一场好戏，就有了本钱。给你明说吧，就算是他们给出了你有分裂人格的报告，你这辈子都不可能走出牢笼了。”

“我……我不要进监狱！”邱凌身子往前一倾，明显激动起来：“我罪孽太深重了，让法院判我死刑吧！枪毙我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让我当做赎罪吧！我没有分裂的人格，我没有！判我死刑吧！求求你们了。”

李昊没有理睬他，他紧皱着眉扭过头来看我。我装作没看见，然后把手脚都伸展开来，全身放松地靠在椅子上。李昊现在的举动会让邱凌注意到我，会让他接受到一个信息，那就是我——坐在角落的这位和他同样瘦高白净、同样年岁的沈非，会成为这次审讯中的焦点。我现在能最大化体现出来的淡定与不在乎，会让邱凌有表现的冲动，想要让我洞悉他，并肯定他的这种种表演的冲动。前提是他真有一些始终没有体现出来的强大思维布局的话。

审讯室里变得安静下来，我没有正眼看邱凌，但我能感觉到他和我一样在观察着对方。几分钟后，我率先打破了沉寂，因为我想要让对方觉得我没有他沉得住气，因为我是一位观察者，邱凌是我要观察

的目标。我能体现出来的弱点，会成为他轻敌的原因。

我再次把双手平放到了膝盖上：“李警官，我们是不是要走了？”

李昊却愣住了，他站了起来，接着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审讯台前的邱凌。在他们刑警的世界里，每一次审讯不收获一些东西，似乎都是工作消极的体现。

我笑了笑：“看啥啊！我答应了文戈八点钟前要到家，对大肚婆的承诺不兑现，到时候孩子生出来会指着我这做爸爸的骂啊！”

“你……文戈怀孕了？”李昊有点不习惯在人犯面前呈现他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一面：“你怎么没对我说过？”

“才四个月，再说你李昊每天多忙啊！”我提着公文包站了起来，眼睛却偷偷地望向审讯台前的邱凌。无论他到底装着什么样的心思，但他作为一位即将成为人父的身份却是无法改变的。我想要让他感受同样的即将成为人父的普通男人在这傍晚的心情，这，对于打开他现在作为一位犯罪嫌疑人身份定位的包装外壳，是一记很有力的撞击。

果然，他脸色有点变了，甚至那两片高度近视的镜片背后，还放出了企盼的光来。我暗暗窃喜，扭头对他随意说道：“你儿子的名字取好了没有？”

邱凌一愣：“儿子吗？我们还不知道是男是女，所以还没给孩子取名。”

“哦！”我点了点头，接着朝他走了过去。我一米八二的身高，对方现在又是坐着的，于是我的俯视可以对他起到一点压迫的效果：“邱先生对吧！你右手食指与中指的末关节没有焦油的染色，说明你

是不抽烟的。29岁，没有肚腩，因为你不饮酒，所以没有酒精带来的啤酒肚。于是，你的身体是呈弱碱性的，碱性身体产生的精子，一般都能让你的妻子怀上男孩。”

邱凌讨好地点着头：“希望是男孩吧！可惜我……我罪孽太深重了……”

我继续朝他走去，最后站到了他的面前，我双手撑着审讯台，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我必须在第一个回合在气势上完完全全地打败他，这样才能对他造成一定的压力。但是这压力又要迎合他现在刻意标榜出来的弱势，也就是说我希望他把我看待为一位自大又自负的对手，然后，他会放纵我的自大，也放大他刻意摆放出来的弱势，这样，我便有可乘之机，洞悉到他内心深处世界。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8-22 00:59

回复太多，得到大家厚爱很感恩。再次重申，只是故事，希望别当真挑刺与较真。太多人留言了，一一回复不太可能。有人询问我是谁，也有好几个人说起催眠大师。嗯！我笔名中雨，出版了不少悬疑小说了，《心理医生》是自己想要转型的作品。《催眠大师》的电影小说也是我有幸参与撰写，所以想起催眠大师的不足为奇。

再次感谢大家厚爱。最近很忙，尽可能每天更新，时间不好说。中雨不才，得到各位垂青，颇感激，定努力！并且希望女性朋友，尤其是有姿色的女性读者多亲近，最好能坐着大巴车来我居住的这个城市玩呵呵，我保证不会使用电锯。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8-22 09:58

图片发自简书 App

我是沈非，我热爱这个世界，但不愿意娇惯了他。

在研究精神疾病的医学工作者中，有一个这样的笑话流传：精神病院有一位病人，每天沉默不语，默默地拿着一把雨伞蹲在墙角，把撑开的雨伞高高举起。

有很多位优秀的心理医生都想尝试了解这位病人异样的内心世界，以便于对他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可这举着雨伞蹲着的病人，他深锁的世界是完全封闭的，他不与任何人交流，自然也让每一位心理医生都狼狈的无功而返。

某位泰斗级的老师便亲自出马了。老师观察了这位病人几天，最后选择也拿起一把雨伞，蹲到了这位病人身边，也和他一样高高举起了雨伞。

一天后，病人终于开口了，他探过头来对这位老师发问道：“您，也是一朵蘑菇吗？”

于是，换位思考成为了心理医生需要具备的一个有效工具。要了解不寻常的内心世界，便需要进入这个世界，而进入这个世界最快的捷径，便是转换到对方的思维空间里面去。

我把双手伸展开来，平放在双膝上。角落昏暗的灯光，让审讯室内的其他三人不会察觉到我手指刻意地抖动。接着我把身体微微缩起，往后靠到了椅背上。现在，我就是我面前的邱凌，就是梯田人魔邱凌。

“邱凌，这几天在看守所里过得怎么样？”小雪最先开口。

“不好，想回去。”说到这，邱凌非常勉强地挤出一丝笑意来：

“可惜我很难回去了。”

“邱凌，31岁，市国土局科级干部，公务员，独子，未婚。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你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妻子是你的同事，并且已经怀上了孩子。三个月了吧？”李昊拿着手里的卷宗轻描淡写地说道。

“是两个半月。”邱凌纠正道：“李警官，别说这些了可以吗？五条人命啊，外面的一切都不会是我能够奢望的了。唉！我一直有看新闻，关注了这起连环杀人案，确实太恐怖了，太凶残了。到最后落实下来，凶手居然是我……唉！太不可思议了。”

李昊闷哼了一声：“装吧！继续装吧！不要以为你昨天在省厅派过来的心理医生面前演了一场好戏，就有了本钱。给你明说吧，就算是他们给出了你有分裂人格的报告，你这辈子都不可能走出牢笼了。”

“我……我不要进监狱！”邱凌身子往前一倾，明显激动起来：“我罪孽太深重了，让法院判我死刑吧！枪毙我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让我当做赎罪吧！我没有分裂的人格，我没有！判我死刑吧！求求你们了。”

李昊没有理睬他，他紧皱着眉扭过头来看我。我装作没看见，然后把手脚都伸展开来，全身放松地靠在椅子上。李昊现在的举动会让邱凌注意到我，会让他接受到一个信息，那就是我——坐在角落的这位和他同样瘦高白净、同样年岁的沈非，会成为这次审讯中的焦点。我现在能最大化体现出来的淡定与不在乎，会让邱凌有表现的冲动，想要让我洞悉他，并肯定他的这种种表演的冲动。前提是他真有一些始终没有体现出来的强大思维布局的话。

审讯室里变得安静下来，我没有正眼看邱凌，但我能感觉到他和我一样在观察着对方。几分钟后，我率先打破了沉寂，因为我想要让对方觉得我没有他沉得住气，因为我是一位观察者，邱凌是我要观察的目标。我能体现出来的弱点，会成为他轻敌的原因。

我再次把双手平放到了膝盖上：“李警官，我们是不是要走了？”

李昊却愣住了，他站了起来，接着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审讯台前的邱凌。在他们刑警的世界里，每一次审讯不收获一些东西，似乎都是工作消极的体现。

我笑了笑：“看啥啊！我答应了文戈八点钟前要到家，对大肚婆的承诺不兑现，到时候孩子生出来会指着我这做爸爸的骂啊！”

“你……文戈怀孕了？”李昊有点不习惯在人犯面前呈现他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一面：“你怎么没对我说过？”

“才四个月，再说你李昊每天多忙啊！”我提着公文包站了起来，眼睛却偷偷地望向审讯台前的邱凌。无论他到底装着什么样的心思，但他作为一位即将成为人父的身份却是无法改变的。我想要让他感受同样的即将成为人父的普通男人在这傍晚的心情，这，对于打开他现在作为一位犯罪嫌疑人身份定位的包装外壳，是一记很有力的撞击。

果然，他脸色有点变了，甚至那两片高度近视的镜片背后，还放出了企盼的光来。我暗暗窃喜，扭头对他随意说道：“你儿子的名字取好了没有？”

邱凌一愣：“儿子吗？我们还不知道是男是女，所以还没给孩子取名。”



“哦！”我点了点头，接着朝他走了过去。我一米八二的身高，对方现在又是坐着的，于是我的俯视可以对他起到一点压迫的效果：

“邱先生对吧！你右手食指与中指的末关节没有焦油的染色，说明你是不抽烟的。29岁，没有肚腩，因为你不饮酒，所以没有酒精带来的啤酒肚。于是，你的身体是呈弱碱性的，碱性身体产生的精子，一般都能让你的妻子怀上男孩。”

邱凌讨好地点着头：“希望是男孩吧！可惜我……我罪孽太深重了……”

我继续朝他走去，最后站到了他的面前，我双手撑着审讯台，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我必须在第一个回合在气势上完完全全地打败他，这样才能对他造成一定的压力。但是这压力又要迎合他现在刻意标榜出来的弱势，也就是说我希望他把我看待为一位自大又自负的对手，然后，他会放纵我的自大，也放大他刻意摆放出来的弱势，这样，我便有可乘之机，洞悉到他内心深处世界。

“我叫沈非，你可以叫我沈医生。之后我可能会跟你有很多次接触，你——作为一位连环杀手，你的犯罪心理，会成为我研究心理疾病的笔记本上，最为典型的一个案例。”我微微笑着对他说道。

“我有什么好研究的。”邱凌避开了我的眼睛：“我连我是怎么样行凶的过程都全部不记得了，能有什么好研究的呢？”

“走吧！”我也扭过了身子，对着李昊和慕容小雪扔出这两个字，紧接着我抓起了李昊放在桌上的车钥匙，迈步走向了审讯室的门，头也不回地向外走去：“我去车上等你们。”

我感觉得到身后有一双冰冷的眼睛在注视着我的背影。邱凌——应该是一位不错的对手，他那与他梯田人魔完全不匹配的平庸外表深处，一定隐藏着一个绝对强大的内心世界。

十五分钟后，我与李昊、小雪的车驶出了看守所。路上李昊变得愤怒起来：“什么专家？扯来扯去都是些拖后腿的货。人给逮住了，凶器铁锤在现场也缴获了。邱凌这变态佬装装傻，说自己什么都不记得，省厅那俩老头便认定他有多重人格这么个破病。可能吗？美国片看多了吧？”

我打断了他的话：“你的意思是省厅来的法医是心理医生？他们审完邱凌后给出的报告是人格分裂？”

小雪连忙回答道：“是啊！沈医生，我们市局的刑警都气疯了，这么个罪犯不能绳之以法，最后扔去神经病院关个几年又重新回到社会，能让那些死者合眼吗？”

“哦！”我点了点头：“李昊，给我一份案卷卷宗，我拿回去瞅瞅。”

小雪却“噗嗤”一下笑出了声，接着从她的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李队已经给你备好了，就等你开口。汪局也说了，沈医生你嫉恶如仇，不会真不管咱市局的大案子的。”

我也笑了，白了我身边开车的李昊一眼。李昊一张脸还是猪肝色，没从愤怒中走出来。我伸手锤了一下他的手臂：“行了！李大队长，消消气吧，现在好好考虑下请我去哪里吃饭吧！”

“行，吃饭去，吃饭去。”李昊勉强挤出一丝笑来。

“反正这段时间文戈在学校，最近辅导几个研究生出论文，忙着

呢。我俩正好逮着这个时间好好聊聊。”我回答道。

“那你刚才……哈哈！那你刚才怎么说她怀孕了？”李昊说这话时，露出一个有点点奇怪的表情。这一点我并不意外，不止他，我身边的每一个人，在说到文戈都露出个这样的德性。

“早着呢！”我微笑着回答道。

就在我话还没说完的时候，李昊的手机却响了，他瞟了一眼，嘴里嘀咕道：“给局里说了，忙了这么久，说好这段时间让我放松一下，一般的案子不要找我。得！现在又打过来了。”

他接通了电话：“喂！偷单车的案子不许找我！”

小雪在后排座吃吃地笑：“前天市委院里丢了台电瓶车，陆市长夫人跑到市局点名要李队亲自去破案，队里这两天天天拿这事笑话他。”

我也哈哈笑了，眼睛却偷偷地瞟向李昊，只见他眉头皱了起来，最后，他嘀咕了一句：“知道了，我马上到。”

李昊放下了电话，把车停到了马路边上，接着扭过身子来，表情非常严肃地对我和小雪说道：“梯田人魔又作案了，队里的兄弟已经赶过去了，我和小雪现在也要过去。沈非，跟我过去看看吧！”

不定时更新，因为不知道各位是否喜欢！祝：阅读愉快！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8-23 09:26

第二个梯田人魔

路上他俩都没有说话，李昊把车开得很快，在入夜以前抵达了市郊某个废弃的工厂外。那里停了好几台警车，李昊拉开了车门，我却

对他摆了摆手：“我不进去了，就在这外面等你吧。”

李昊犹豫着似乎想要说什么，可最后忍住了，他冲小雪招了下手：“走，我们进去现场吧！”

我并不是刑案的侦破者，我只是一个医生，一个普通的心理医生。我没有责任与义务去凶案的现场采集各种资讯，我想要了解与洞悉的，只是那位叫做邱凌的凶手。

我一只手放进我的公文包里，用手触碰着那包卷宗。李昊下车前非常自觉地把车上的收音机关了，让我能够有一个相对安静的思考空间。我缓缓闭上了眼睛。于是，我的世界变得恬静，手指接触到的卷宗，就好像是连着我大脑的一个U盘，大量的数据即将被我读取。但是，在读取之前，我想要抛却外因的左右，对邱凌这个人进行一个初步的定位。

31岁，独子，稳定并收入不菲的工作，不需要为生计而头疼。他有固定的异性陪伴，于是他的性生活是有着规律性的，不需要去宣泄内心深处的兽性。未婚妻即将生产，父母也都健在，那么，他有他要承担的对于家庭的责任，不会轻易去冒险，打乱自己本来平静的生活。

我继续深究向邱凌的世界——目前我所看到的这位瘦高的犯罪嫌疑人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出来的种种，显示着他有一个相对稳定并不会率性的意识世界。那……他意识深处的潜意识世界，又是什么模样的呢？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意识是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部分是我们被

社会常规所控制着的意识，另一个部分却是深埋在内心深处的潜意识。两者之间有一道门，控制着这两种意识对身体的左右。

很多我们在人生中所经历的、看到的、接触到的认知，被这扇门分界着，我们选择性的把一部分认知放进到门里，便是潜意识深处。我们所体现出来的意识这一面，只是我们作为这文明世界里一员的一面。也就是说，潜意识里有着一些可能我们自己也并不知道的东西，是在不经意间被灌输了进去，只是，这些东西被我们选择性的掩埋着。

邱凌，他的潜意识里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如果说他真的出现了多重人格的心理疾病，那么，是什么导致他分裂出了另一个梯田人魔邱凌呢？这位凭空出现的嗜血的邱凌，又是为什么会从他潜意识深处溜出来，进而控制住了他的身体呢？

我不知道我这好像老僧入定般的遐想经过了多久，李昊那大码皮鞋踩在地上“踏踏”的声音，把我唤醒。我扭过头，却只看到了他一个人。

“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我好奇地问道。

“等会还要回来，先送你回去吧！”李昊依然皱着眉，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

我没有拒绝，但也没有对他发问。我了解李昊，他并不是一个冷静的刑警，或者说他火爆的性格，其实早就注定了他不会是一位能够抽丝剥茧的刑案推理专家。但他又有他的优点，那就是行动力强，少了很多因为各种小聪明而带来的弯路。

李昊跨上车，发动了汽车：“沈非，又是一条人命，第六个死者

了。所幸这地方比较偏僻，媒体并没有知晓，否则啊……明天的头条又会是一一梯田人魔再次出现。”

“现场有些什么收获？”我终于忍不住发问道。

李昊瞟了我一眼：“你想知道些什么？现场的细节？还是死者的各项指数？”

我微微笑了笑：“你知道我想知道什么的，直接说你们初步判断的结果吧！”

李昊点了点头，他其实早就知道我对现场的具体情况没一丝兴趣，于是他直截了当的对我说了这么一些结论：“手法完全一模一样，甚至可以说是完美的梯田人魔犯罪现场。”

我打断了他的话：“完美？”

李昊也愣了一下：“是的，非常完美的犯罪现场，甚至尸体被敲断的关节极其整齐，摆放在台阶上能够达到的对梯田紧贴程度，比之前五个现场的都要漂亮。”

“哦！”我没有说话了。

李昊自顾自地继续着：“不过这一次，凶犯犯下了一个很大的错误，那就是废弃工厂不是第一现场，是在其他地方作案后再把尸体拉过来的。现场我们也发现了车轮的痕迹。算幸运吧，进入工厂的那个岔路口有监控摄像头，我们已经派出了一组刑警去调取录像了。很快，这案子就能破。”

见我沒有出声，李昊又扭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说说你的看法吧？如果又逮到一个梯田人魔，那看守所关着的那位又作何解释呢？之前

我们派出的鱼饵与邱凌的正面交锋，基本上可以确定他身份的，只是他一直狡辩抵赖。今天省厅那两位对他催眠后，他那所谓的另一个人格已经把之前所有凶案细节交代得清清楚楚了，不可能他人关在看守所，分裂出来的第二个他，就能够离开他的身体，回来继续作案吧。”

我沉默了一会，望着窗外已经漆黑的公路，半晌，我打开了话匣子：“李昊，因为媒体的跟踪报道，让躲藏在海阳市各个角落凶残的人们，在梯田人魔身上看到了一丝曙光。你等等吧，你们很快就会逮住第二个梯田人魔，而他的出发点是对邱凌这家伙的膜拜而已。”

“你的意思是某个王八蛋想要模仿他？”李昊悟性倒是很强，接着他重重地点头：“你说得对，邱凌每一次犯罪都没留下过任何蛛丝马迹，而这模仿者太过愚笨了。”

我摇了摇头：“不是通过这一点来推断的。李昊，你刚才说了，现场对于尸体的梯田摆放太多完美，完美到比邱凌自己设计的现场都要像那么回事。”

“对！”李昊继续发扬着他非常直观的理解能力：“完全的模仿邱凌，模仿他布置现场的举动。对了，沈非，这次的死者是一位夜总会的小姐，之前梯田人魔从来没有染指过这个另类职业的女性。我想，这也是确定不是同一个人作案的关键点。”

“嗯！”我很为李昊这终于进步的推理能力激动，接着，我打开了我的手提包，把那卷宗拿了出来，可最后我犹豫了一下，又把它放了进去。

李昊那晚没有请我吃饭，我也没提。他送我回到我的诊所，然后

在诊所外买了几个面包上了车。我看着他远去的汽车尾灯，摇了摇头。男怕入错行，李昊这当年在全国中学生运动会上拿过三级跳远冠军的男人，选择了刑警这个职业，便注定了是如此颠沛与伤神的人生。

我在停车场启动了车开回了家。文戈还没回，今晚估计她又要留在学校了。我煮了碗面吃了，又洗了个澡，最后在客厅舒舒服服地坐下，再次拿出了那叠卷宗。

几分钟后，我停顿在牛皮纸包那条细绳上的手缩回了。

我并没有打开它，邱凌——这个谜一样的家伙，继续被封存在我的公文包里。我想：到明天李昊应该有新的案情进展带回给我，嗯！那就明天再说吧。

.....

寄语：狰狞的世界，随时想将我们彻底推垮！我是沈非，我不可能拯救……与救赎！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8-23 09:32

谢谢各位褒赞，定努力说好故事。

本来今天下午上海飞广东回家，早上接电话，有小伙伴在四川出现了搞不定的状况。于是给我订了下午3点的飞机回四川。发张小鲜肉的照片给大家，昨晚在黄浦江上的游轮上的厨子。超级帅，送给喜欢《心理医生》的大姑娘们。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24962607.jpg {EIMAGE}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8-23 09:34



对了，这几天忒忙！大伙的留言都有看，但没时间一一回复。

欢迎加入心理医生都长得丑，群号码：212939909

里面好几个精神病人！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8-24 07:41

李昊和我是高中同学，接着，他考入了刑警学院，又认识了一帮同学。

其中，便有一位叫邵波的家伙。邵波，一家商务调查事务所的老板，94年从内地来到海阳市，十几年来从事的工作是国内一直没有得到社会认可的私家侦探。

与很多满大街贴牛皮癣广告的“光头神探”；“外遇神探”；“数据提取专家”不同的是，邵波是有着自己原则与底线的这么个家伙，他运气好，来海阳市比较早，积累的社会资源非常广泛。再加上他与他的两个搭档为人处世也都挺不错，所以他的那调查事务所经营得一直都很好。

可惜的是，他——这么个成功的侦探，却是我的病人，而且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病人。

这一会，他又跑到我的诊所来了，跟他一起过来的还有他的搭档八戒。见我的诊室里没有病人，俩家伙便溜了进来，临进来之前，他俩还在门口一人抽了一支烟，烟屁股上的过滤嘴都快要被点燃了，才依依不舍地扔下。

八戒奔两百五十斤的身体非常灵活地抢占了诊室里给病人准备的那个沙发，他非常夸张地伸展着手脚：“嘿嘿！难怪邵波喜欢来你

这里接受什么治疗，就是看上这沙发吧！看来电视里说的没错，心理医生给病人的沙发是最舒服的，躺进来便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邵波却坐到了我办公桌前面的椅子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沈大医生，听说昨晚李昊找过你？”

“你怎么知道的？”我要弄着手里的铅笔。

邵波贼笑着：“我是谁啊！海阳市地下网络之神，大到市长感冒，小到隔壁搬家，有什么能逃出我的掌控呢？”

我却早就洞悉到他今天领着八戒跑过来扯着我闲聊的原因。他始终给自己的社会定位是一名侦探，自然对梯田人魔这案子关注度高于一般市井闲人。可李昊作为市局的刑警大队大队长，有纪律，案子没有完结前，怎么可能随便透露案情出去呢？就算是昨晚他来找我，领我去见邱凌，幕后也都肯定是汪局这老狐狸点过头的。至于邵波吧，自然是没机会采集到各种信息的。

我故意钻进邵波刚吹起来的牛皮帐篷里：“那是那是，谁不知道你邵大神通无所不知呢？我知道的事情，你自然是全部都知晓的。”

邵波便张大了嘴：“得！沈神医你比我神通，来吧，给我说说李昊昨晚上是不是来请教你梯田人魔案子的事？给兄弟我说说吧，这几天我心痒死了。”

我继续笑，往后靠了靠，故意瞅着他不出声。邵波在来海阳市开事务所以前，在老家也是干刑警的，干了几年后据说犯了什么错误，被刑警队给开除了。于是，这表面上油嘴滑舌玩世不恭的家伙，骨子里对自己的定位依然是刑警一枚。

李昊刚介绍他给我认识的时候，我也收了他十几个小时的心理咨询辅导的诊金。有一点可以肯定，邵波是非常积极乐观的一个人，被警队除名是他人生中自以为最大的耻辱，甚至他那几年骨子深处极度悲观过。在对他心理辅导之初，我以为会在他的意识深处挖掘出一个依然还是从事着刑警工作的另一个邵波来，当时他所呈现出来的各项大小毛病，也让我快要确定他有多重人格的存在。可结果是，他自身强大的内心世界抵御住了潜意识里某些波涛汹涌的冲击，最终，我给他的鉴定不过是轻微的抑郁而已。

邵波见我不吱声，便歪着头笑了，笑得有点贼。紧接着，邵波掏出了烟盒来，作势要拿出一支烟点上：“沈非，你是知道我的，抑郁起来就想拼命抽烟，用你的话，怎么说来着，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潜意识动作。完了，我八卦的目的得不到进一步的满足，又抑郁了。”

我继续笑，继续不吱声，看着他的表演。他有多大的能量我心里有数，玩笑归玩笑，真正给我这诊所添乱倒是绝对不会。

果然，他小子见收效甚微，又把烟盒塞进了口袋，瘪了瘪嘴，眼珠转了起来，新的花样又要上了。

就在这时，一记沉闷的鼾声在我们身后响起。紧接着，我和邵波一起扭过头望去，只见身后邵波那位两百五十斤的搭档八戒兄弟，动作优美的在给病人的沙发上睡着了，还打起了呼噜。

我目瞪口呆，邵波却笑出了声来。紧接着，只见八戒兄弟在梦中咀嚼了几下，最后裂开了大嘴，一串发亮的口水滑到了嘴角，并顺着嘴角往外缓缓溢出。

“快叫醒他！”我慌了，一把站了起来。要知道，我虽然是位心理医生，自己具备着非常良好的心理状态，可我有一个毛病却始终戒除不了，也不愿意戒除。那就是我在对待我诊室的问题上，有着轻微的洁癖。

邵波还在继续笑：“完了！沈医生，八戒这家伙睡着了可很难醒过来的，动刀动枪都没用。金钟罩听说过没？老僧入定听说过没？嗯！心理疾病，八戒肯定有睡不醒的心理疾病。”

“少给我乱了，快叫醒他。”我三步两步冲了过去，拍打着八戒的肥脸。这家伙还真没有反应，大脑袋反而还偏了下来，嘴角垂直对上了我那一万多块钱买回来的头等舱沙发。

邵波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得！沈大医生，我也不难为你了，透露一丁点梯田人魔的外围消息给我，我就帮你领走八戒。”

“行！”我毫不犹豫地点头了。

邵波跳了起来，对着八戒低声说了句：“快乐大本营开始了！”

八戒醒了，他瞟了我和邵波一眼，然后喃喃地说道：“沈医生，你真厉害，压根没多看我一眼，就把我给催眠了……”

作为他唤醒八戒的交换条件，我答应了邵波窥探梯田人魔案件的求知欲。我走出了诊室，对前台的佩怡问道：“今天没有我的预约吧？”

佩怡冲我微笑：“没有了，沈医生，今天预约的病人都是其他几位医生的病人。”

我点了点头，我的观察者心理咨询事务所现在雇了有七个心理咨询师，其中不乏业内小有名气成功的心理研究工作者。再说，我的价

码也不低，一般的小白领也消费不起。

我领着邵波和八戒走出了诊所大门，邵波的那台霸道吉普车霸气地停在门口。

我上前踹了他的爱车一脚：“国土局有认识的没？”

邵波一愣：“没有……不，有！”说完他指了指八戒：“他有位网友是国土局的，见面吃饭唱K折腾了好几次，是个二十八岁的老处女。”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25050433.jpg{EIMAGE}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8-24 07:44

目前看起来，帖子还是得到了诸多好朋友的喜爱。敬请期待吧，各种不准写的，都会一一展现。中雨不才，得各位厚爱欣慰，定努力！谢谢那天垂爱，本贴保证太监！

.....

错了，是保证不太监，拉大伙进坑时候都要这么说的。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8-25 07:40

邵波一愣：“没有……不，有！”说完他指了指八戒：“他有位网友是国土局的，见面吃饭唱K折腾了好几次，是个二十八岁的老处女。”

“嗯！”我点了点头，接着歪着头看了八戒一眼，就这模样，还混到网友见面了，也是对方的劫数：“打个电话过去呗，约上吃顿饭，我想和她聊聊。”

“没问题！”邵波一侧身踢了他身后木讷表情的八戒一脚：“赶紧给你的老处女打电话，说海阳市第一传奇人物要见她。”

八戒依然木讷地点了点头，拿起手机拨了过去：“郭美丽吗？中午一起吃个饭呗？哥想和你聊聊人生。”

半个小时后，我们在海都酒店中餐厅等到了八戒的“老处女”网友——郭美丽。这位芳龄二八的国土局公务员郭美丽小姐，穿着一套灰色的西式制服，那条有点皱巴的西裤，说明着她从事着不需要动弹的办公室工作。长相比较平庸，这可能也是她成为一位愁嫁剩女的主要原因。

郭美丽显然因为八戒的邀约而心情不错，八戒却绅士起来，保持着礼貌男士对异性尊敬的那种距离感，不是很亲近对方。邵波却在笑，偷偷在我耳边说道：“看到没有，这就是人脉，我们苦心经营着的人脉。”

我瞟了八戒一眼，之前我和他交道不多，印象中就是个凡事比人慢半拍的胖子而已，甚至我对于他是如何成为邵德那调查事务所的合伙人还有过一二质疑。

寒暄了几句后，八戒便让我刮目相看了，变得不再是之前那木讷的模样。他给郭美丽碗里夹了一根上面明显有两个虫洞的青菜，然后非常随意地问道：“听说那个梯田人魔邱凌就是你们单位的？”

郭美丽微笑着点了点头：“是啊！局里也发了个内部邮件，要我们尽量都不要提这事，影响不好，整得人心惶惶。到现在想着都后怕，一个那么可怕的变态杀人犯，每天和我们在一个办公室上班，抬头不

见低头见的。”

郭美丽偷偷看了一眼八戒：“所以有时候觉得，像我这种老姑娘，也是要抓紧行动，把自己早点嫁出去。这社会啊，越来越乱了，一个女孩子……唉！”

我用手肘撞了撞邵波，示意他要亲自出马，套出点东西了，要不这饭局继续下去，真会要往约会相亲上发展了。邵波冲我眨了眨眼睛，接着对郭美丽问道：“我说美丽啊，你们以前就没瞅出邱凌有什么不对吗？”

“没有啊！”郭美丽想了想后继续道：“表面上看起来挺不错一个人，每天除了上班下班外，就只喜欢逛逛图书馆，听黛西说……哦，黛西是他未婚妻，也是我们局里的，邱凌还挺喜欢看书的，经常看到图书馆关门才回家。”

“看到图书馆关门？”邵德以前也是刑警学院刑侦专业的高材生，所以思维与反应都不慢：“图书馆可以借书出去，他为什么不拿回家看呢？”

“谁知道呢？都什么年代了，像咱喜欢看什么书，都是直接上网买，反正也不贵。放家里什么时候看都成。对了，八戒，我就挺喜欢看书的，一个人在家宅着，就是抱着我的猫咪看会书。”郭美丽又望向了八戒。

“他都喜欢看些什么书啊？”我终于忍不住发问了。

“谁知道呢？这个要问他家的黛西，只有她才知道。”郭美丽随意地看了我一眼。

喜欢阅读，阅读地点在图书馆，并且从不把他要看的书借回到家里看。也就是说，他通过书籍采集到的知识是哪一个种类？外人无从知晓。并且，在图书馆阅读的人，所看的书籍一般都是专业性比较强的，因为在家阅读，心态会比较松散，一般以小说为主。

邱凌，你巨大的信息采集，又究竟是采集着一些什么呢？

我闭上了眼睛，慢慢思考起来。

就在这时，郭美丽的一句话让我猛地睁开了眼。

“对了，上午刑警队的人又来了我们国土局，把黛西给领走了，还把她的那台菠萝车给开走了。”

我一把站了起来，掏出手机朝餐厅外走去。隔着玻璃窗，我对着邵波点了点头，接着拨通了李昊的电话。

“正想忙完这一会，再打给你，你自己就打过来了。”李昊在电话那头说道。

“有新的进展吗？”我问道。

“逮住了模仿梯田人魔的凶犯，你猜是谁？绝对想不到的一个人物。”李昊有点激动。

“是邱凌的未婚妻？”

“你……你神仙啊！”李昊的声音震得我耳膜嗡嗡响。

“她是不是想要给邱凌顶罪？”我追问道。

李昊停顿了一下：“你是瞎蒙的还是推理出来的？”

“瞎蒙的。”我毫不犹豫地对他说了句瞎话。

“你现在在哪里？人犯在不在你那，我现在就过来。”我对这个



案子的兴趣更高了，我甚至在揣测着这位叫做黛西的女人，现在在市局故作镇静的审讯现场了。

.....

邱凌，你那潜意识的世界里，究竟住着一位什么模样的精灵呢？

作者: 沈非 1 日期: 2015-08-25 07:42

每天尽量一更，早上吧。最近有点忙，大家的回复不能一一勾搭，歉了歉了。但每一个回复我都有看到，有你们支持很感动。这些天在阆中帮朋友一个项目做顾问。阆中很美，陌陌也折腾了，唯一勾搭上的姑娘我就不发照片了，她让我卸载了这一聊天工具。发个在古城找到的好东西吧！纯手工，超级舒服。祝愿大家阅读愉快！

{SIMAGE} <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25196519.jpg> {EIMAGE}

作者: 沈非 1 日期: 2015-08-26 10:00

存在感

我第一次看到黛西的准确时间是那天下午三点。当我偷偷望向这位在市局审讯室里缩成一团坐着的女人时，我以为我会看到一个表情桀骜不驯，甚至以为她会要表现出一个在试图挑战司法公正的强悍形象。结果是，黛西让我有点失望，她的眼神空洞，表情木讷，用着一种极其消极的态度面对着自己选择的人生岔路口。

她的目的是要给邱凌顶罪，这是在我第一眼看到她时，就可以确定的。因为她那瘦弱的身躯，不可能爆发出虐杀正常人的力量。她那留着漂亮且长长的指甲与打理得非常讲究的卷卷头发，说明了她并没

有为自己成为一个凶手做出必修的功课。

我又一次拉动了一张椅子，靠着墙角坐下。李昊扭过头来对我摇了摇头，我没有做出多余的反应，反而是直接对着他与他身边的慕容小雪说道：“看新闻没有？前段时间传得沸沸扬扬的孕妇与丈夫合伙杀人的案子，她们的孩子生出来了，是个女儿。”

李昊愣了一下，接着很快明白了我的用意，他冲我点了点头：“是啊！刚出世就要离开父母，听说外公与爷爷都表示不要这个孩子，可能会要直接送福利院。”

我偷偷地瞄了一眼审讯台对面的黛西，显然，我与李昊的对话，就像一个重击的铁锤，直接敲打到了她内心最脆弱的位置。接着，她的脸色更加苍白了，视线从最初放空地注视着屋顶，转而移动到了自己的脚尖。这时我才注意到她穿着一双颜色比较鲜艳的正装皮鞋，与她身上那套国土局深色的套装显得格格不入。这是一个缺乏存在感的女人，她没有骄人的身材与曼妙的容貌，非常的平庸。于是，她精心地打理着自己的头发与指甲，选择着能够彰显自己独特性的皮鞋，用以来得到更多被外人关注的机会。在受到外界给予到她内心刺激时，她选择的不是第一时间思考如何反抗与斗争，而是选择望着自己的身体，陷入了自己为自己精神上搭建的蚕茧之中。

我觉得我可以选择尝试与她积极主动的交流，因为在楼下李昊已经给我说了：“这位黛西并没有杀人，而是通过一位在医院太平间的熟人花高价偷出了一具女尸。黛西还可以回头的，并且她现在有身孕，不会因为自己这一冲动的错误付出太过沉重的代价。”

我站了起来：“陈黛西小姐，我姓沈，你可以叫我沈医生。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回答？”

黛西抬起了头来，她像是一只高度警觉的刺猬，用一种雌性猛兽望向伤害自己对手的目光望向我：“我要交代的已经交代完了，那些坏女人都是我杀的。现在警察盯得紧，我找不到作案的机会，于是才用医院的死尸来发泄一下我变态的心理。至于其他事，我觉得我也没必要和你说吧。”

我微微一笑，黛西在刚才的回答中用到了“交代”；“作案”以及“变态”这三个词语。这都是作为第三方看待案件时才会使用到的。也就是说，在黛西自己的思维意识中，她不过是在强行让自己成为那个凶手，可她又并没有让自己代入凶手的思维，所以才会说出“要交代的已经交代完了”这种话，而不是用“要说的都已经说完了”。

我站了起来，拉着椅子走到了与黛西正面成九十度角的位置坐下：“陈小姐，我可以和你朋友同事们一样，叫你黛西吗？”

“嗯！”她避开了我的眼光，但是也并没有抗拒与我的交流。在这一方面我有着作为一个心理医生基本的自信，我的外形干净整洁，语调高低适中，也算悦耳，语速缓慢简短。而我面前的黛西毕竟只是一个普通的社会人，她二十几年来养成的最基本的人际交往礼节，让她没有理由拒绝与这样的一个我进行最起码的交流。

“黛西，我想知道你到底爱他吗？”我选择的是她只需要点头或者摇头的问题，这样不会让她对我设定的防线越发坚固。

黛西再次低下了头，她没有选择正面回答我，但是我清晰地看到

两颗豆大的眼泪滴到了地上，她用她此时此刻内心沉痛的悲伤回答了我的提问。

“那么，他爱你吗？”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压得更加低沉一点，用来配合她的伤感。

黛西继续选择了沉默，她无法掩饰的悲观态度无疑是在告诉我，她在邱凌是否爱自己这一问题上，内心深处也有着质疑。

“黛西，你爱他，所以，你想要一生都和他在一起，做他的新娘，为他生孩子，为他奉献你作为一个女人的一生。对吗？黛西，我想听你自己回答我这个问题。”我继续着。

黛西终于抬起了头，她眼眶里满满的都是打转的眼泪，可她的手被手铐铐在了面前的审讯台上，所以她无法抬起手抹掉眼泪。黛西望向我：“是的，我爱他。所以……”她停顿了一下：“所以我不能让他因为我犯下的罪行而走向毁灭，我必须自己选择承担。”

“那么，他爱你吗？”我又一次重复了这个问题。我清晰地看到，黛西身体抖了一下，紧接着她长长地吸了一口气，似乎在给自己打气，给自己现在在尝试做出的牺牲打气：“是的，他也爱我。”

“那就行了！”我站了起来，转过了身，用我的后背对着他：“陈黛西小姐，你并不能确定邱凌是不是爱你，你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你自己对他是完全付出的。于是……”我的语速在加快：“于是，你想要为他做出一些事情，要证明这一点，证明你爱他多于他爱你。你想要用某种方式让对方认识到这一点，然后用一生的悔恨来为当初对你的轻视付出代价。”我再次转过了身，望向了黛西：“你说呢？”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8-26 10:04

大伙又就要很多，无法一一回复，因为还在四川。那就不废话，每天给大伙更新就是了。每次更新都卡断在最有悬念的位置，让你们很着急??这是我的战术!!!

玩笑话!!!

祝大家阅读愉快!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8-27 10:24

我再次转过了身，望向了黛西：“你说呢？”

“不！邱凌是爱我的，他爱我胜过了爱他自己的生命，胜过了他自己的一切。”黛西激动起来，她甚至在尝试着站起来，可被固定在审讯台上的手铐让她无法完成这个动作：“邱凌想要为我牺牲，想要为我顶罪。因为我才是真正的恶魔，我在利用着他对我的这份爱！”

李昊却在这节骨眼上很不应该地闷哼了一声，紧接着李昊吭声了：“陈黛西，你不要因为自己有身孕便无视着司法公正，不要以为你这样做就能让邱凌全身而退，而你自己又不用被处以极刑。我给你明说吧，就算……我是说就算，就算你把一切都扛下了，让你顺利顶替了邱凌所有的罪行，可你觉得所有人会相信凶手是你吗？我们会信吗？检察官会信吗？法官们会信吗？”

李昊的正面针对性刺激，再一次让黛西全身的刺一根根竖起。她悲伤的表情在瞬间消失殆尽，换上了一副类似于泼妇的强悍模样：“我不管你们信不信，人是我杀的，所有人都是我杀的。杀每一个人的细节我都记不完整了，我只记得我在那过程中得到的巨大的快感。那就

是一个女人幻化为男性强行进入对方身体的快感，让对方呻吟与求救时候的快感。”

“放屁！你所说的在网上买的圆柱形胶棒在哪里呢？你又是怎么知道每一个抛尸路线上各个监控的位置的呢？一切你都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你……”李昊猛地拍了一下桌子，忽的一下站了起来。

“李昊！”我冲他低吼道。

李昊这才收敛了一点，他看了我一眼，然后重重地往椅子上一坐，抓起桌子上的烟点燃，大口吸了起来。

“李昊，你和小雪可以先出去一下吗？”

“沈非，你是不是也有病？这里是公安局，不是你的诊所。”李昊明显没有消气，他很是放肆地对我说道。

我没有看他，我和他这么多年的老同学，自然知道这家伙的脾气。十几年前他刚从刑警学院出来时被分配在特警大队，每个月有十五天都关在特警基地里进行洗脑式的学习与训练，让他们那群正值青壮年的汉子们，都憋成了火爆的脾气。我只能微微笑了笑：“小雪，叫上你们李大队出去抽几根烟，我想和黛西单独聊几句。”

小雪犹豫了一下，最终没敢吭声。李昊自己却叹了口气，看来他也为刚才对我耍脾气的事有了自我检讨的意向了：“沈非，我们是有纪律的，你不是我们的刑警，没有资格单独与嫌疑人进行交流的。”

“让沈医生留下吧！”审讯室的门被推开了，一个高大健硕的五十多岁男人出现在门口。是汪局，分管刑侦的海阳市公安局局长。在国内的很多地方，分管刑侦的都只是副局长，只有我们海阳市比较特

别。因为本来就是特区，对社会治安的要求比较高。汪局自己又是从刑侦这一基层走上去的，所以到他升为了局长后，也没有把刑侦这一块完全放权。

“李昊，你和小雪……嗯，还有我，都回避一下。沈医生，你要多久的时间？”这位穿着高级警官制服的老者扭头看了黛西一眼，然后对我问道。

“半个小时吧！我只是想和黛西聊一些比较寻常的问题，可能都与你们要查的案件无关。”我解释的这一理由其实是想说给黛西听的，我不希望之后与她单独相处时，她会用对待审讯的态度来对待我。

“行！我们给你半个小时。”汪局说完对着李昊挥了下手，李昊没出声，他把桌上的笔记本合上，然后和小雪一前一后走出了审讯室。

门被汪局带拢了，二十平方不到的审讯室里一下显得冷清下来。我再次把椅子挪动，放到了黛西正前方大概 30 度的位置。黛西看了我一眼，然后居然先出声了：“你是他们公安局的医生吧？”

我摇了摇头：“黛西，我是医生，但不是公安系统的医生。我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沈非，是观察者这么个心理咨询事务所的投资人，也是所里一位普通的心理咨询师。不同的是，我还有行医的资格，主要研究方向为心理疾病这一块。”

“我听说过你！”黛西望向我的眼神中闪出一丝让我无法揣测的东西：“你是本省心理学临床治疗与分析方面的佼佼者，在国内都有一定的名气。”

“是吗？”我微笑着。可实际情况是隔行如隔山，一个普通的市

民是不会知道一个比较冷门的行业中有一些什么大人物的，就像我到现在也都不知道我们国家三大金融监管机构的最高官员叫什么一样。

我继续对着黛西展现着自己无数次对着镜子设计好的笑容：“那你想知道我为什么来到这里？为什么坐到了你面前？又为什么想要和你单独聊聊吗？”

我这连续的三个问题换回的居然是黛西一个非常奇怪的微笑，紧接着黛西对着我缓慢地说出这么一段话：“沈医生，你是不是想要告诉我，你不过是因为对我变态的心理产生了兴趣，想要洞悉我的世界。而你研究我的目的，并不是用于协助刑警破案，而是要用我的个案，完成你什么报告与研究课题。”

我的心往下一沉，但我强行让自己没有表达出什么来：“实际上这也是我现在来与你聊天的目的之一啊！”我没有反驳她，隐隐约约的，一个比较大胆与可怕的念头在我心里慢慢成形。

黛西那奇怪的微笑在进一步地绽放，就好像一个冷静与理智的观众，傲慢地看着舞台上一位拙劣的表演者般的表情，最终，这鄙夷的微笑慢慢演变成一位真正嗜血的凶徒在被捕后的狰狞。她非常轻蔑地摇了摇头，然后非常放松地对我一字一顿地说道：“我累了，我不想说话。”

说到这，黛西闭上了眼睛往后一靠……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8-27 10:26

再次给我们的群发个广告！

欢迎加入心理医生都长得丑，群号码：212939909



千人群，这几天也进去了一百人左右，都是美女来着，而且都有病那号??????

作者: 沈非 1 日期: 2015-08-27 10:44

看我来试试，翻

作者: 沈非 1 日期: 2015-08-28 07:38

心理暗示

几分钟后，我与李昊、汪局一起走进了四楼的局长办公室。李昊坐到了沙发对面的座位上，轻车熟路地从茶几下面拿出一盒茶叶，然后折腾起了汪局那套精美的茶具。

汪局把他的皮椅从办公桌后拉了出来，坐到了我的对面：“沈医生，听李昊说你昨天已经和邱凌见过一次面了，刚才又和陈黛西聊了几句，说说你的看法吧！”

我冲汪局笑了笑，然后尝试性地问道：“汪局，能不能请你帮个忙？”

“说吧！”汪局毫不犹豫地点着头。

“我想看看邱凌的档案，主要是学历那一块的档案。”

“我身上正好带着复印件。”李昊抢着回答道，然后他从他的公文包里掏出一叠卷宗，翻了几下，最后抽出一张递给了我。

我的目光直接落到了最高学历那一栏：本科，学的专业是教育。我之前与黛西单独聊天时，突然闪现的那一丝大胆的质疑被进一步放大。紧接着，我看到了一所我所熟悉的大学名，苏门大学——我的母校。苏门大学是国内心理学专业上数一数二的学府，而学前教育这一

个专业有好几个大课，都是直接与我们这些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一起上的。也就是说，邱凌在大学时，就已经接触过心理学，而且他有足够的机会对这一门学科进行深入的学习与研究。

我没有继续翻阅李昊摆到了我跟前的那叠卷宗，而是端起了李昊给我倒上的那杯茶，浅浅的抿了一口。

“有什么发现吗？”汪局问道。

“嗯！但是不能肯定。”我对着汪局点了点头：“汪局，我有理由进行一个大胆的假设，那就是黛西在之前与邱凌的朝夕相处中，受到了对方某些强大的心理暗示，最终在黛西的潜意识中，出现了一个本不应该是她会具备的比较坚固的思维布局。这一布局让黛西会要义无反顾地为邱凌选择做出各种牺牲。”

“哦！那需要我们怎么配合你进行下一步的侦查呢？”汪局说到这里自嘲地笑了笑：“错了，在沈医生这不叫侦查，是叫分析研究！”

我也笑了，然后把手里的茶一口喝光：“汪局，我想去看看市图书馆阅览室的视频监控。我想，在那里我应该可以找出足以证明我这一预估的有利证据。”

“啊？”汪局的表情告诉我，他对我的这一要求感到非常意外：“我还以为你会要求马上见邱凌呢？”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站了起来：“明天吧！明天我再去和邱凌聊一聊，我相信，到我明天与邱凌聊过那一次后，陈黛西这女人身上的疑点就会全数解开。并且……”我顿了一下：“并且陈黛西也会成为我们这个案子结案的关键。”

说完，我拿起了包。汪局也站了起来：“唉！沈医生，你没从警，真是我们警队的损失。李昊，你现在就带着沈医生去市图书馆，多带几个人，看视频监控的活虽然不是很辛苦，但人力消耗大，可不能让沈医生太过操劳。”

李昊应了一声，然后把桌上的卷宗往包里一塞。

临出门汪局还丢下一句：“小沈，忙完了这活后，我再代表我们警队请你吃个饭。”

“嗯！”我转过了身，走廊对面墙上悬挂的一个金色国徽庄严而肃穆。我知道，这金色盾牌的光芒照耀下的市局大楼里，人民卫士们在这个城市的安定与繁荣近乎疯狂的工作着。就是一群汪局、李昊这样的警察们，用他们有限的人生，换取每一个黎明照耀到这个世界的明媚阳光。

我与李昊带着的另外三名刑警到市图书馆时，已经是下午六点了。图书馆的领导都下班走了，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叫古大力的图书馆管理员。古大力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胖子，一套黑色的西装穿在他身上好像是包着那一团糯米的粽叶，几近裂开。

古大力听李昊说了大伙的来由后，非常积极地带我们进了图书馆五楼的监控中心。里面有两个穿着保安制服的年轻人面无表情地对着占据了整堵墙的监控画面，而实际情况是这年月，如孔乙己之流的窃书贼早就消声灭迹，图书馆监控摄像头的防盗目的形同虚设。

李昊按照我的意思，指示古大力找出了上两周晚上七点到十点的录像带。包括小雪在内的三位刑警一人盯着两个屏幕，目不转睛地看

了起来。

李昊扭过头望了我一眼：“我先带你去吃饭吧，顺便给他们打包回来。”

我摇了摇头：“晚点吧！我也不饿。”

李昊点了下头，然后嘀咕了一句：“那我也去守两个画面，有情况了叫你就是了。”说完，这雷厉风行的刑警大踏步地走向了他那几个手下。

我在靠门的位置找了一个长椅子坐下，我的手再一次伸进了公文包里，邱凌那厚厚的一叠卷宗还是静静地躺在里面。我并没有想把它拿出来，我还需要继续收集一些外围的碎片，让我对于邱凌内心世界的画像慢慢完整，最后才通过这叠卷宗来勾画具体。可就在我要闭上眼睛思考时，长椅子突然往下一沉，一个热烘烘的身体贴着我坐了下来。

我睁开眼，古大力的脸上挂着讨好凑了过来：“你也是市公安局的刑警吗？这么斯文的刑警真少见啊！”

我点了点头，对于与这位八卦的图书管理员瞎聊并没有太多兴趣。谁知道古大力却开口了：“我听他们都叫你沈医生，那你应该是法医吧？法医一般只有在凶案现场才需要出外勤，而你跟着他们来看监控，说明你不是一般的法医。你是心理医生吧？协助办案刑警破案的？”

我这才正眼看他，只见古大力对着我眨巴着他的小眼睛，分析出来的东西还一套一套的。我对他笑了笑：“你怎么知道的？”

古大力也笑了：“我瞎猜的啊！再说其他科的医生我见得少，心

理医生我倒是见得多。沈医生是吧？你们是要找什么给我说说，我记性好，在图书馆也呆了十几年了，弄不好可以帮上你什么忙。”

“哦！”我并没有指望这位大胖子真帮上我什么，就算他能派上用场，但是梯田人魔这案子不小，媒体关注度也高，我需要对汪局与李昊他们负责，不方便随便对外人说道什么。可是，我身边坐着的这位图书管理员却再次开口了：“你们不会是想找邱凌吧？这段时间电视里天天说梯田人魔的案子，还放了一张邱凌的相片来。我当时一看就认出了是棒球帽先生。”

“棒球帽先生？”我一愣。

“是啊！这是我给经常来图书馆的老书虫取的外号之一。这位棒球帽先生每次过来，都戴着一顶帽檐很长的棒球帽，一周最起码来四个晚上，都是耗到下班才走。这货又小气，一张年费才 10 块钱的借书证也不愿意办，来了就是搬着一堆专业书籍在看。”

“他都看一些什么书？”我把身子往上一移，对身边这位话唠的话产生了兴趣。

“这个我倒没注意，每天进进出出我们图书馆的人这么多，我能记住他们的长相已经算很不错了。不过……”古大力卖起了关子。

“不过什么？”我自动自觉地配合他的卖弄。

“不过你们要在监控里找到他应该很难，因为他每一次来都戴着棒球帽低着头。他看书的角落里也没有摄像头，录像带里你们很难找到他的。对了！”古大力突然间拍了一下大腿，然后扭过头对着李昊他们喊道：“几位警官，你们找出 31 号监控的带子，应该有你们要找

的人，专盯着带棒球帽的。”

李昊他们一愣，扭过头来露出一个狐疑的表情。我冲李昊点了点头：“这位古先生提供了一些线索，按照他的吩咐试试。”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8-29 08:51

半小时后，小雪最先在监控画面中找到了一位戴着棒球帽的读者。小雪选择了一个比较清晰与完整的画面，做好定格，然后叫我们大伙过去。古大力也紧跟在我身后探头过来：“是他，就是他！这家伙在咱图书馆里从不抬头，你们很难在监控里看到他的脸的。”

“放大！”李昊吩咐着小雪。

可是棒球帽先生的全身照放大后，因为像素的缘故，出现在我们视线里的不过是个很模糊地人影。所幸我们需要的只是要捕捉到他是在做些什么而已，反正按照古大力所说，捕捉到他脸部的画面基本上不会出现。

“是他，身材看上去是他。”小雪非常肯定地说道。

“百分之七十相识度吧，我们是干刑侦的，可以有各种推断与分析，但是到确定一些问题时，我们还是要精确到百分之百。”李昊显然对这一发现并不满意。

“百分之百是他，我可以肯定。”古大力却大声发言了。

李昊白了他一眼，直接选择了无视。他摆了摆手：“继续找，找到一张可以最终确定的画面再说。”

古大力歪着头笑了，他积极主动的凑热闹却讨了个没趣，一个人转身朝监控室外走去。我却对这家伙产生了一点兴趣，连忙跟在他

身后，看他是要去干吗？只见古大力掏出了一个非常大的手机按了个号码拨了出去，最后在走廊尽头不知道和什么人说起了电话。

我犹豫着是不是要跟上去听听他说些什么，刚想过去，古大力却挂了手机扭过头来。他第一时间看到了我，冲我笑了笑，最后回到了监控室里面，站在李昊身后，好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这时，李昊的电话响了，李昊看了一下号码，然后也走出了门。半晌，他带着一个有点诡异的笑容走回了监控室，伸出手搭到了古大力的肩膀上，还对着小雪说道：“就之前那段监控录像找出来，看看邱凌是在找什么书，又是在干些什么？”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8-30 07:32

视频里的邱凌，举手投足的每一个动作，看上去都与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但又都好像是在遵循着什么规律。在 31 号监控探头拍到的录像带里，我们很快就采集到了有他短暂出现的十几个片段，但每一个片段里，他都只不过是腋下夹着一两本书，走向他经常坐着的角落。

“沈非，需不需要在其他监控里找找这家伙，这一组监控拍到的视频里好像找不出什么线索。”李昊皱着眉头对我说道。

我没有吭声，眼睛继续死死地盯着眼前正播放的一段视频。视频中，邱凌又夹着一本书在匆匆地走过。

“暂停！”我对握着鼠标的小雪喊道。

大伙再次把头凑近了，以为我发现了什么。我指着从邱凌胳膊下露出的半截书封面对小雪继续说道：“放大！再放大！看看是什么书名。”

画面的焦点被集中在那本书上，可放大了几倍后再次模糊，别说书名，就算是书封上的图案也都看不清楚了。这时，古大力“咦”了一声。李昊却马上问道：“大力，有什么发现。”

我扭过头看了李昊一眼，这位火爆脾气的刑警队队长一反常态地露出虔诚的表情，很认真地望着古大力。他对这位肥胖的图书管理员的称呼也变成了亲切的“大力”这么个称谓。古大力却翻了翻白眼，然后好像自言自语般地说道：“这本书应该是……应该是……”

说到这，古大力转过了身，朝着门外走去，嘴里还在继续嘀咕着：“应该是……应该是……”

李昊拉了一下我的衣角，然后跟在古大力身后往外走去。我犹豫了一下，也追了出去。只见古大力加快了步子，朝着楼下的大阅览室里走去。

我小声对李昊问道：“你以前就认识他吗？”

李昊“嗯”了一声，紧接着好像想起什么，扭头看了我一眼，也压低了声音：“这位大力哥来头可不小，可惜的是脑子比一般人高端大气，智商太高，高到在神经病院住了几年。”

“啊！”我张大了嘴：“你怎么知道的？”

“之前给我打电话的是汪局，他告诉我这古大力就是我们海阳市公安局侦破很多大案的智囊，只是他的身份没有什么人知道而已。”李昊顿了一下：“算是个线人吧！一个能在刑侦上用他出乎常人的思维方式提供各种参考意见的特殊线人。”

我“哦”了一声，再次望向前方那个一扭一扭走着的肥胖的身体。



只见他急匆匆地走进了大阅览室，熟练地在一排一排的书架间穿梭，最后走到了我们之前在视频监控画面里看到的区域。他嘴里再次嘀咕起来：“应该是……应该是……”

古大力边说边用手指对着周围的书架上移动着，最终锁定在某个位置，紧接着大踏步地冲了出去。我和李昊也追了过去，只见古大力从一个书架上扯出了一本厚厚的书来，然后转过身对着我们咧大了嘴：“应该就是这本！”

我连忙从他手里接过了那本书，颜色与书封、图案都与视频里的高度吻合。

这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这本书最早于 1984 年被国内引进翻译出版，现在国内共有好几本不同的翻译版本。而现在我眼前的这本《精神分析引论》，竟然是全英文版本，像我这种据说在心理学领域有一二见解的家伙，对于啃这种原版工具书，也是非常吃力的，需要看上几行，便翻几下牛津字典。

可在这一同时，我却又用着一个心理医生的直觉断定：邱凌——这位恶名昭彰的梯田人魔，一定曾经尝试过阅读这本原版的大师著作。甚至有可能的是，他并不是尝试阅读，而是很熟练地阅读……

想到这，我后背冒出冷汗。紧接着，我用两只手指捏住书，对李昊问道：“有没有可能在这本书上找出邱凌的指纹？”

李昊愣了一下，然后迟疑了一会，最终点了点头：“难度不小，但并不是没有可能，需要送到省厅去。”

古大力却好像百晓生一般在我耳边出声了：“留在纸片、皮革、

木头等吸水性物品上的指纹，通过常规的方法是无法采集到的。国内现在用得比较多的是碘熏法，就是让碘晶体加热后的蒸汽与吸水性物品上的指纹残留物——油脂产生反应，形成黄棕色的指纹。缺点是这一指纹需要立即拍照或者用化学物品固定下来。嗯！”古大力顿了顿：“作为市图书馆一位敬业爱岗的管理员，我不会答应让你们使用化学物品将那短暂浮现的指纹固定下来，拍照倒还是允许的。”

我吞了一口口水，把手里的这本《精神分析引论》小心翼翼地放到了李昊手里。古大力却傻笑起来：“沈医生，要不要去棒球帽先生看书的角落感受一下啊？”

我也冲这位传奇人物笑了笑：“古神探带路呗！”

话还没说完，我面前的这位两百斤的胖子非常率性地转动了身体，然后华丽丽地摔到了地上。紧接着他快速爬了起来，对着我有点自嘲地苦笑道：“大脑太大，压住了小脑，所以经常摔跤！沈医生你懂的！”

我哭笑不得：“嗯！多吃点鱼和鸡蛋，多补充蛋白质会好点。”

古大力点了点头，紧接着从裤兜里掏出一包鱼干，扯出一条嚼了起来。

很快，一个靠窗角落的窄沙发就呈现在我们眼前。古大力指着对我说道：“棒球帽先生就喜欢坐这，安静！”

我没有搭理他了，径直走了过去，接着选了个相对比较舒服的姿势坐了上去。我先尝试着把双脚伸开，肩膀放松下来。可很快我就发现：有点硬、成 90 度角的椅背，让我无法在这窄沙发上舒坦，甚至我必须保持一个让自己需要集中精神才能坐稳的姿势，才会让腰背不

会难受。

作者: 沈非 1 日期: 2015-08-31 08:47

就在我正准备尝试闭上眼睛寻找一下邱凌曾经的气味时，古大力又吱声了：“这个角落正对着冷气口，平时很少有人愿意坐在这，怕冷的缘故。到了冬天，这个位置又因为有窗户，时不时有冷空气钻进来。看来，棒球帽先生并不怕冷，又或者，他是故意选择坐在这挨冻，进而让自己不会因为阅读枯燥的工具书犯上瞌睡。”

我点了点头，这些也是我正在思考的。

我闭上了眼睛，感受着邱凌的存在。我头戴着一顶帽檐很长的鸭舌帽，刻意地不让自己的容貌为身边人窥探到。因为冷气的缘故，我后颈的汗毛竖起，全身毛孔在缩小，甚至手臂上起了鸡皮疙瘩。于是，我可以感受到自己异常清醒的灵魂如同一块干枯的海绵，用以吸食手里阅读物里面的每一个水份。而我身处的空间，又是与外界完全隔离的，那么的宁静。

结果很快就清晰了：邱凌用一种近似于苦行僧修行般的态度，采集着心理学书籍中的知识。并且，这知识能够用最深刻的尖刀，雕刻在他的脑子深处。

他是一个在心理学领域有了极高造诣的人，一个通过自己的阅读与学习，成就出对周围世界巨大魔力的奇迹！

“我要见邱凌！现在！马上！”我站起来对李昊说道。

天使

晚十一点，我与李昊、小雪坐到了海阳市第一看守所的审讯室里。

镣铐在地上拖拉的声音再次响起，邱凌——这谜一样的男人，阴着眼睛走了进来，他对着我们挤出一丝很有礼貌的苦笑，然后自顾自地走到了审讯桌前坐下，伸出手，让狱警把他的手铐固定在桌子上。

这次是我最先站了起来，我觉得我有必要主动出击，与这位对手开始对抗了。我拿起小雪给他带来的眼镜，慢步走到邱凌身边，伸手给他戴上。邱凌非常礼貌地冲我点头，说了句：“谢谢！”

“邱凌！知道习得性无助吗？”我盯着他的眼睛问道。

“不知道！”邱凌耸了耸肩肩：“沈医生，我怎么觉得你今天有点奇奇怪怪的。”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话，自顾自地继续道：“习得性无助，是心理学学科里面一个最简单的专业术语，解释开来也很简单，就是习惯性的感觉到无助。邱凌，这是我与你第二次打交道了，在我看来，你现在想要表现出来，并且也已经表现出来的自己，就是这么个状态。你想要让我们觉得你是无助的，但是你的无助不仅仅是对于外界给予到你的刺激，还包括了你自己身体里面、意识里面出现的第二个自己，你想要我们认为，你对那第二个自己是无法抗拒的，也无法洞悉的，你只能选择退让，只能在他面前无能为力。是吗？请回答我。”

邱凌却张大了嘴：“沈医生，我怎么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啊？我身体里面潜伏着一个恶魔，这是我自己都完全不知道，也不清楚的。如果不是省厅来的那两位法医对我催眠后，捕捉出了他，我压根就不知道他的存在，更不可能说我自己在与他进行各种对抗，甚至我还会因为他感觉到绝望无助啊！沈医生，你想得太多了吧？”

邱凌的回答看上去天衣无缝，但是到了我耳里，却是对他已经开始接受我对他宣战的一个回应。多重人格障碍的特点是在一个肉体里面，有着多个灵魂。于是，每一个灵魂支配着这个身体时，另外一个灵魂便选择了避开，甚至对肉体所做的事情进行选择性的遗忘。与多重人格有点相似的心理学疾病，便是精神分裂症，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精神病中最普遍的一种，精神分裂病人能清晰地听到身体里出现了一个天外之音，天外之音在诱惑着自己，在欺骗着自己，而这一切，精神分裂症病人能够非常清晰地听到、感觉到。于是，他会与这个天外之音进行抗争，进行对话。到最终自己无法抵御对方的诱惑后，他会很清晰地认为自己在这个对手面前选择了服输，最终任由对方驾驭着自己的躯壳做出各种异于常理的事情，甚至于犯罪。

而邱凌现在这看上去简单的回答，却是把自己的心理疾病非常准确地定位到了多重人格障碍上。于是，他可以在不同人格呈现出来时，表现出不同人的言行举止，并且每一个人格表现的姿态，都可以是一个正常人，这里所说的正常人，是能够独立思维与行事的正常人。或者说得直白点，邱凌就是想让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疯子，而是一个有着多个灵魂的躯壳！

我为这一发现而兴奋起来，眼前的邱凌依然一副无辜的表情。我冲他微笑着说道：“邱先生，假如我没了解错的话，你是我的校友，学的是学前教育。你不可能对‘习得性无助’这么一个简单与普通的心理学用词感到陌生的。你越否定，越让我能够肯定你是在掩饰些东西，从而对你更加感兴趣起来。”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9-01 07:46

邱凌还是一个不知所到的表情：“沈医生，我确实是苏门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的，可毕业也七八年了，当时为了学分而灌进去的那些东西，现在谁还记得啊？”说到这，邱凌扭头望向李昊：“李队！你们这么晚跑到看守所来，难道就只是要说些这么奇奇怪怪的话吗？”

邱凌停顿了一下，做出一个稍做思考的表情来：“我怎么觉得李队你们几个人过来，是因为发现了我这案子某些重大突破口。或者是……或者是我这案子又有什么新的进展？”

“新的进展？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新进展呢？”李昊说这话的语速并不快，但是我感觉得到他心里和我一样，为邱凌这试探性的问话而惊讶。黛西制造了一起新的梯田人魔案，这一事件，关在看守所里的邱凌是不可能知道的。凶手是他邱凌，那么，在他的认知世界中，梯田人魔案就是已经告破，怎么可能发出“有新进展”的质疑呢？

“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而已！这么晚了，李队与沈医生都不回家休息，跑到看守所来提审我，让我觉得应该有些比较重要的事情。”邱凌说完这话，后背弯了下来，他那修长瘦削的身体缩在金属椅子里，就好像一只黏糊糊的海螺，利用着坚固的外壳，保护着阴暗的软体。

我突然出现一种感觉，觉得今晚我们会无功而返，造成这结果的是某一个我还没有考虑进去的因素，让邱凌没有完全张开他全身的锋芒，展现他要表现出来的狰狞。我退后了两步，再次靠到了光线相对来说比较昏暗的角落里。眼前的邱凌并没有看我，他是在故意的无视我的存在。

是因为地点！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呆着的地点。看守所的审讯室不可能是他想要与我交战的战场，在这里，他只是一个卑微的囚犯，没有任何资格与我开始对抗。因为他会感觉到金色盾牌的威严，压得他喘不过气。

我望向了李昊：“李队！能带邱凌出去吗？”

“去哪里？”李昊把手里的烟头掐灭。

“去我的事务所吧！”

李昊没有回答我，径直抓起手机，走到门口打了起来。我知道他一定是在给汪局请示。几分钟后，李昊回过头来：“两个小时！汪局给你两个小时。”

我微微笑笑，扭头对邱凌说道：“邱凌，算是校友为你争取到的一点点福利吧！带你出去走走！”

一个小时后，小雪从市局折返了回来，她在看守所办好手续，所里又派出了两位全副武装的武警。我们一行六人上了李昊那台警车。

邱凌那瘦削修长的身体，被李昊和那两位高大的武警挤在后排。他脚上挂着粗大的脚镣，手铐与脚镣之间也有一根细长的铁链连着，让他根本无法伸展开身体。包括李昊在内的三位壮汉，把他挤得只能用半个屁股贴着车椅。

小雪开着警车驶出了海阳市第一看守所，夜色中的海阳城，宛如一颗闪烁着的星，在夜幕中依然绽放着美丽与多彩的光芒。警车在沿海大道上驶过，一侧是宁静却又祥和的大海，另一侧是不甘心湮灭的不夜城市。

我打开了车窗，望着窗外拍打着沙滩的海水。文戈今晚不知道回来了没有，抑或又是在学校度过这么个夜晚。海风那微腥的味道刺激着我的嗅觉，让我自动自觉地舒展着神经。

猛的，一个新的念头蹦了出来。

“停车！”我对小雪喊道。

小雪愣了一下，接着把车停到了沿海大道的路边。我扭头对李昊说道：“李昊，我想带邱凌下车走走。”

“沈飞，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得寸进尺啊？邱凌是重犯，如果他出了什么问题，我可是担当不起的。”李昊有点恼怒起来。

我冲他微微笑笑，重复道：“我就是想带着邱凌在海边走走，说说话。”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9-01 07:54

有朋友对邱凌各种揣测，但可以剧透，都猜错了。故事远比你们想的复杂。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9-02 06:53

李昊没有反驳我了，他下意识地掏出手机，接着又迟疑了一下，把手机重新塞进了口袋。他沉默了一会，然后对着另外两位武警战士说道：“没问题吧？我们三个跟着嫌疑人身边的话。”

那两个年轻的武警脸上泛出对自己体力的自信，其中一个点了点头：“嫌疑人有脚镣手铐锁着，不会出什么的。”

李昊咬了咬牙，白了我一眼，然后拉开了车门最先走下了车。

我与邱凌肩并肩走到了沙滩上，李昊他们四个跟在我俩身后七八



米的位置，眼睛死死地盯着因为镣铐而一蹦一跳艰难行走的目标人。

我回头看了他们一眼，接着对邱凌说道：“这样没问题了吧！他们不可能听到我与你的对话。”

邱凌面无表情，他很明显对与我的交流有着抗拒：“沈医生，我没你这么有雅兴，也并没有太多兴趣与你聊些什么。”

“是吗？”我故意反问道，接着我指了指身旁的大海：“邱凌，我不知道你是如何一步步走入魔障的，我只知道，现在我们眼前这宁静的沙滩上，肯定也有过让你陶醉与放松的回忆片段。你是一个完全不应该成为罪犯的天之骄子，你应该享受的人生是安静与祥和的。”

邱凌摇了摇头，连着手铐与脚镣的细铁链，让他压根就直不起腰来：“沈医生，我不是一个年轻天真的少女，你苦心经营的背景与气氛，只是让我觉得更加的难受。”说到这，他突然打了个嗝，紧接着，他声音沙哑起来，音调低得让人恶心：“让我想要摧毁什么，掰断什么，结束什么？”

我的心一紧，不由自主地往旁边一闪。眼前的邱凌突然之间狰狞起来，他歪着头，眼睛里放出异样凶残的寒光。他那因为镣铐缩着的身体，显现出来的也不再是无法伸展开来的压抑，而是散发出像是猎豹掠食前的气势。

我的异样让身后的李昊等人第一时间对着我们冲了上来，我连忙冲他们摆了摆手，示意他们不要靠近。

紧接着，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邱凌第二人格的突然展现，完全不是在我预料中。我选择这宁静的沙滩，选择着微凉的环境，是想

要让邱凌放松紧绷的神经，与我进行一些推心置腹的沟通的。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我对于外围环境的这一布置，反而是唤起了一个嗜血的恶魔出现。

我审视着眼前的邱凌，想要捕捉到一丝丝痕迹，用以证明他并不是分裂人格的理由。可是，我看到的这位对手，却已经没有了之前的他温文尔雅的一面，完全蜕变成了一只凶悍的野兽。他头压得很低，眼睛往上翻着，透过鼻梁上的眼镜望向我：“沈非，拿掉我的眼镜，让我看看你现在到底长成什么模样了。”

我的心一沉，眼前这第二个邱凌说出的话，好像是之前就与我相识一般。我迟疑了一下，跨前一步摘下了他的眼镜。邱凌这才扬起脸来，现在的他并没有因为近视又摘下了眼镜而阴着眼睛了，反而是更加放肆地打量着我，说着好像与我是旧相识的话：“多年不见，你小子还是这么个得瑟的模样，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得到人的关注与尊敬的。”

我没有出声，静静地望着他。我察觉到这第二个邱凌与之前我看到的邱凌有一点最本质上的区别，那就是现在的他是放肆与具有侵略性的，他会任意地宣泄自己的想法。

我的想法得到了近一步的确定，阴沉着脸的邱凌继续着，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享受着海风拂面的微凉：“沈非，你很想了解我吗？你应该很高兴的一点是，我也很想要你了解我。你听过树枝被折断的声音吗？你折断过树枝吗？你有没有想要伸出舌尖，舔一舔异性关节处光滑的皮肤呢？”

我继续沉默着，放纵着邱凌的激动，他做了一个有点夸张的舔嘴唇的动作：“每一个人心底都有一个天使，相信你这号所谓的心理学家是知道的。那位天使居住在一个表面上平静的火山深处，他沸腾的思想就像是火山中沸腾的岩浆。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压抑着各种欲望不去释放，迟早会要疯癫。所以呢？没必要禁锢天使的飞翔，肆意地放纵自己的欲望，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才是我们应该要享用的人生。”

我点了点头，在现在这位已经呈现出来的人魔面前，我选择了迎合他的倾吐，却又需要进行一些反驳，让他可以更加全面地展现自己：“在你认为的那位天使，我们正常人看来，他是蜷缩着的恶魔吧！”

“恶魔吗？”邱凌望向我的眼神中全是凶悍的光：“那就是恶魔吧？我不在乎，我喜欢听到硬物被折断的声音，喜欢蹂躏无助呼救着的异性，喜欢让她们身体如地毯般贴在台阶上，就好像是一块猎人自制的毛皮地毯。”邱凌把手里的手铐拉扯了一下，说话的声音越发沉闷了起来：“知道被我杀死的第三个女人吗？她刚离开她那阳光高大的男朋友身边，一蹦一跳地走进她们学校的大门。我从那大树后面冲出去，用手指捏住她的食道。我可以感觉到她的脖子由一截截的颈骨组合而成，温暖的血液在颈骨周围流淌。她痛苦地挣扎着，双腿不断踹着，用她大腿与小腿间的关节伸展，表现着她的求生欲望。我更加兴奋起来，我放飞了我的天使，我展开了我的翅膀。我是一只抓紧了猎物的鹰，高高飞起。没有人能够捕捉到我的踪影，没有人……没有人……因为我是天使，我可以飞翔……我飞向了栖身的峰顶，用

我坚硬的嘴，啄断猎物的关节……”

……

每天早更！

作者: 沈非 1 日期: 2015-09-03 12:00

邱凌近似于疯狂地叙说着自己行凶的过程，他把每一个细节包装得很完美，披上了华丽的外衣，想要我明白他是那场狩猎中勇敢的猎鹰。我继续沉默着，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想要在其中捕捉到一些什么，用以证明面前人魔的一面并不是一个他身体里新的人格，而只是邱凌想要逃避司法制裁的做作。这，也是李昊、汪局以及整个海阳市刑警们想要我能够证实的。

可惜的是，我无法捕捉到我想要捕捉的东西。我面前突然出现的这位邱凌，完全是一个典型的多重人格患者的表现，甚至他本来高度的近视眼，好像也因为人格的转换而痊愈了，这在国外以往的多重人格案例中，是有出现过的。

邱凌在继续着，他在展现一个被血液与骨屑充斥着的现场。我的思维却没有跟随着他走近那一切，相反的，我在不断思考自己需要如何引诱他出现缺口，让我能够进一步突破。

终于，我打断了他：“好吧！天使先生，收起你的翅膀吧！你已经飞不起来了，事实证明了你也并不是万能的猎手。”我故意望了望身后的李昊他们，小雪也正一本正经地望着我与邱凌。我继续道：“在你的生命完结前，现在是你最后一次有机会放飞的瞬间。你已经不在牢笼里了，你的身后有着你的猎物，你头顶的天空可以让你飞走。你

不是说人生苦短吗？那你不用压抑自己了，反正你也没有机会释放欲望了。转身吧！冲向你身后的猎物吧！让我看看你是如何的万能，如何的强大。”

我的刺激居然马上让邱凌激动起来，他转过了身体，望着身后的小雪发呆。就这样沉默了三四分钟吧，他终于呼吼起来，完全不顾及脚镣与手铐的束缚，朝着小雪站着的方向冲去。

他被那两位虎背熊腰的武警战士第一时间掀翻到了地上，他剧烈挣扎着，用那种低沉沙哑的声音吐出一个又一个含糊不清的字眼，甚至露出牙齿朝着小雪咬去。

我冷冷地站在一旁看着他的表演，李昊与刑警们的质疑，在我心中被一步步的证实。尽管我还是无法捕捉到邱凌伪装出这个新的自己的证据，但有一点被我确认的是：那位在每一个现场，每一个运送尸体路程中，没留下一丝丝线索与痕迹的罪犯，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位所谓的天使邱凌。因为这位天使邱凌无比自信，自信到不会去把每一次行凶布置得那么完美。并且，天使邱凌是愤怒的，愤怒到可以不计后果，这……绝不是困扰海阳市刑警两年的罪犯应该具备的特性。

我继续冷冷地看着他的表演，我在等待着邱凌下一步的动作。按照我的推测，不管他是伪装的？抑或真的错乱的？接下来，他会要晕倒，只要他选择用晕倒来结束自己的表演，那么，他假装病患的成分，会要大过于真实分裂人格的可能性很多。

一位武警的枪托，重重地砸到了邱凌的脸上。

邱凌全身一软，眼神中那凶悍的光芒伴随着他眼帘缓缓地落下，

宣告了他作为天使邱凌的谢幕。

我死死地盯着邱凌闭上的眼睛，他的眼皮有着细微的、不易察觉的抖动。我进一步肯定着邱凌是在伪装昏迷的可能，紧接着，我跨前一步，对着李昊与小雪他们故意大声说道：“我过两天还需要与他进行单独的沟通，因为多重人格患者不可能只出现多余的一个灵魂，最起码都会是两个以上。我需要引诱出邱凌身体里的第三个灵魂。”

一个叫文戈的女人

我回到家已经半夜两点了。

打开家门，漆黑的客厅让我明白文戈并没有回来。如果她回来了的话，她会给我留灯，让夜归的我感受到家的温馨。

我掏出手机，翻出她的号码打了过去。听筒里传来“你拨打的电话已停机”，我苦笑了一下，这个钻进了学问里面的傻女人，手机没话费了都不知道。看来，明天早上我要做的第一个事情就是给她去充话费了。

我再次选择把邱凌的卷宗扔到了沙发上，扭头走近卧室。冲完凉，我平躺在床上，关掉了台灯。黑暗，如同一位披着巨大斗篷的幽灵，把我拥到了怀里。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9-03 12:01

看阅兵，差点忘记了给大伙更新！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9-04 08:15

黑暗，如同一位披着巨大斗篷的幽灵，把我拥到了怀里。

我看到了文戈，她依然留着那短短的头发，穿着红色的格子衬衣。

她那精致的五官好像是画家素描出来的画像，雪白光滑的皮肤如同丝滑的水流。我欣喜若狂，发疯般地朝着她迎了上去，我用我的双手搂住了她。可是，我怀抱中的文戈，突然间幻化为了稀疏的流沙，她在我的臂弯中散去了。

不！我不能让你就这样消失而去。我嘶吼着，哭泣着。但眼前的她，已经只是一个朦胧的阴影。就算是这一点点阴影，也在我的手指尖，如流沙般在一颗一颗地流逝。

我猛然惊醒，发现自己整个身体都汗湿了。

我发了疯般地跳下了床，在我这两百多平的风子里奔跑着，我按开了每一个房间电灯的开关，按开了家里能够发出光线的任何电器。最后，我喘着粗气地坐到了客厅的地板上，眼前依然是我这个装修豪华却又空荡荡的家。

我大声地尖叫起来，眼泪好像被放开了闸门的水库，淌出我的双眼。

几分钟后，我缓缓地站了起来，从客厅的茶几上捡起一片钥匙，走向了家最深处的那扇门。我打开了那扇门，一股文戈身体独有的香味扑鼻而来。紧接着，我按开了这个房间的灯……

眼前，全部都是文戈用过的东西。

她穿过的衣服，穿过的鞋……

她用过的唇膏，喝过水的杯……

她最喜欢的小说，最喜欢用的那本字典……

她在每一面墙上的照片中微笑着。

她扬着脸，望着蔚蓝华丽的天空；她低着头，假装沉思却是为了让这剪影显得睿智；她又对着我竖起了两个手指，显摆着自己的得意；她又用手搭在我的脖子上，脸上都是幸福的光芒。

我跪到了地上，我伸出手掌平举着，空气中缓缓流淌着的都是我与她那些年的每一份记忆与味道。终于，我放肆地哭出了声来，甚至应该说，我像一只绝望的野兽，在本应属于我的领地里哀嚎起来。

文戈已经不存在了，她离开我的世界已经两年了。她那曾经高贵与性感美丽的身躯，已经幻化为浅灰色的骨灰，安静祥和地躺在这房间中央那张大床上的盒子里。

闹铃把我从睡梦中叫醒，我睁开眼睛，瞟了一眼床头正欢腾着的闹钟，八点了。

头有点疼，做了一个很伤感又奇怪的噩梦，梦见文戈离开了我的世界，剩下我一个人在一个幽闭的空间里如困兽般哭泣。

我自嘲地笑了笑，拿出手机想要打给文戈，让她用专业的理论解析一下我的梦。接着就想起了她手机停机了。

在楼下给文戈的电话充了五百块钱话费重新打过去，听筒那边传来“你拨叫的用户已关机”。这女人啊，为了那几个学生……

我把车停到了事务所外，提着路上买的早餐走进大门。前台的佩怡看到我便连忙站了起来：“沈医生，有人过来面试，在会议室等你。”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9-05 08:32

我点了点头，从她手里接过应聘者填写的表格走进办公室。我随意地瞟了一眼表格最上方对方的名字：陈蓦然。



居然和我大学时代一位导师的名字一样。我笑了笑，选择先吃完早餐，最后才重新拿着那张表格，走进了会议室。

一个满头花白头发的男人端坐在靠窗的椅子上，他侧着身子望着窗外发呆，连我进来的脚步声都没有惊动他。

我“嗯”了一声，对方才猛地转过身来。紧接着，他和我一样，第一时间张大嘴站了起来：“真的是你啊！沈非！”

我大步迎了上去：“陈教授，您……您怎么找到我这来了的？”

老教授反而拘谨起来，他伸出的手慌乱地缩了回去，在裤子上擦了几下，最后才握住了我的手。我能感觉到他手心的潮湿，他眼神中当年的睿智与深邃已经消退，换上的是浑浊的目光。

我挨着他坐下，就像当年挨着他吸食他的学识时一样。老教授很勉强地笑了：“最初听人说这观察者是一个叫沈非的人开的，我压根就没想到会是我的学生沈非。这些年我一直以为，像你这么优秀的孩子，怎么样都不可能选择下海经商，应该是在某些机构里从事学术工作，或者在某个大医院里临床。哈哈，世界真小，想不到真的是你。”

“是我啊！老师！”我也有点激动，但面前这位曾经的苏门大学泰斗，和我当年认识的完全不像同一个人了。他穿着一套烫得笔挺的深色西服，可肩膀和袖口的布料已经陈旧到发白。他系着领带的白色衬衣，领子已经发泡，甚至颜色都已经泛黄。老教授依然微笑着，可这笑容背后，让我揣测着：会是如何残酷的生活，将这位当年趾高气扬的学者，逼到了这三千红尘闹市中来屈就面试呢？

老教授看出了我的心思，他松开了我的手，然后耸了耸肩：“退

休两三年了，你师母患病花了不少钱，一点点积蓄都没了，还欠下十几万的外债。早几个月，她还是走了，靠我自己那一点点退休工资还钱不太现实。虽然那几个朋友也说不用还了，可过不了自己这一关，一辈子没有欠过别人任何东西，赤条条来，也想赤条条走……”说到这，老人摇了摇头沉默起来。

我心里一酸：“老师，只要不嫌弃我这里庙小。”

我扭头对着会议室外面喊道：“佩怡，问下大伙这一会都忙不忙？组织开个会，介绍大家认识一位真正的老师。”

佩怡大声应道：“好勒！”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9-06 06:56

看到事务所里一千业务能力与专业水平都不错的年轻人后，陈蓦然终于慢慢放开了他的拘谨。老师害怕被熟人知道自己外出打工，专门离开了苏门大学所在的城市来到海阳，然后鬼差神使地找到了我们观察者。我想：有老师的加盟，定会让我的事务所在之后的专业性上更具权威性，能否转换成为经济效益不太重要，能够让这团队越来越强大才是我最关心的。

开车载着老教授把他的行李从火车站旁边的小旅馆拉到了宿舍，前段时间正好有一位咨询师离开，他的单间干燥通风，正好让老教授住下。

老教授不断地点着头，絮絮叨叨地念叨着：“多亏遇到你，多亏遇到你。”

我的心却一直酸酸的，感怀着当下社会对老学者们的种种不公，

这如果是在国外，绝对是不可能出现的。

安顿好了后，我带着老教授走近一个餐厅，坐在靠窗的位置上。老师翻阅着菜单，点了个最便宜的套餐。我放任着他的客套，对服务员说道：“这个来两份就是了。”

老教授伸手摸了摸额头那花白的头发：“沈非，我确实没有看错。这么多学生里面，一共有四个人是我最为欣赏的。其中有你的两位学长，现在都在专业机构里成为了栋梁之才，而你呢，也是小有名气的私营咨询事务所老板。各自发展的平台不一样，飞翔的高度也不好进行比较了。”

我点了点头：“老师，我只是不喜欢受约束而已。再说，自己开事务所，能够接触到的临床病人要多很多。我们这门学科研究的对象，本也不应该是极端明显的精神病人患者，而应该是探寻看上去正常的人群，他们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这才是我选择了自己来做的主要原因。”

老教授脱下外套，非常认真地把这件旧西装叠好放到身旁的座位上：“沈非，对于你的这一想法，我以前是不会接受的，那些年总觉得游医都是祸国殃民的，拿着自己一点点所学装神弄鬼，愚民骗钱。这两年经历了一些东西后，思想变化了不少。各行各业之所以存在，就有它存在的必然性。用经济学那些老家伙的话说就是，买方决定了需求市场，才会产生卖方。”

说到这，老教授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对了，刚才我说的这些年我最看好的四个学生里面，还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孩子毕业后也在海

阳市，我记得当时他进了政府部门，不知道你和他有没有联系？”

“叫什么？”我喝了一口水问道。

“姓邱，一个女孩子名字，叫做邱凌。”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9-07 07:23

#### 第四章.鱼的断肠

##### 无限恐惧症

我初三开始长青春痘，整张脸上都坑坑洼洼，甚至需要用狰狞来形容。

进入高中后，身边熟悉的同学都离开了我的世界，突然之间结识那么多新的同学，让当时因为满脸痘痘的我莫名的自卑起来。接着，我患上了一种比较常见的心理疾病：社交恐惧症。

我开始变得沉默起来，低着头穿梭在我狭窄的世界里。我总是怀疑着别人在我身后指着我的脊背讨论我狰狞的痘痘，极度抗拒与同学们进行接触，甚至觉得某位漂亮女生与我搭腔是因为可怜我，用她的微笑当成施舍给丑陋者的恩惠。

紧接着，我的这一恐惧症开始放大了。我的膀胱变得害羞，无法在除了家以外的任何地方洒出尿液；我粗暴地撕烂了母亲给我在夏日搭起的蚊帐，因为它会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在人行横道上一身冷汗，对各种穿越无比恐惧。最后，我甚至害怕气流在我的世界里出现，就算只是一丝丝微风或者身边人对我说话时候的呼气。几年后的我才知道当时自己这个心理疾病就是极其罕见的无限恐惧症。

高一下学期，我与青春痘的搏斗以胜利告终，但是，我因为它们

染上的一系列恐惧症却根深蒂固了。我的父亲最先发现了我的这一秘密，他把我带到海边沙滩上，努力尝试与我沟通，甚至给我递了一根香烟。我抽着我这一生中唯一接触过的那一支香烟，然后流着眼泪给父亲说起了我内心世界的悲凉。

两天后，父亲带着我坐上了长途汽车，走进苏门大学找到了他的同学陈蓦然教授。教授当年还挺拔激昂，他听我父亲吐完苦水，然后自信地对我父亲说道：“沈非年纪还小，这点点心理问题只能说是障碍，还不算疾病。”

接着，我在教授家里过完了那个暑假。再次回到学校时，我已经重拾一个高中男生应该有的热情与热忱，奔跑在篮球场上，说笑在同学群体中。两年后，我以远远高于录取分数线的成绩，考进了苏门大学心理学专业，成为了陈蓦然教授的弟子。

说这段过去，只是想让人知道：其实每一个人，在这日益快节奏的社会中，已经无可避免地变得脆弱。传统医学的日益强大，让我们的肉体已经很难被一些普通疾病长期折磨。但是，精神与心理上的疾病，却好像是雨后的春笋，在我们不知不觉中，攻陷了我们的世界。

老教授说出他所为之骄傲的学生邱凌的名字时，我身体一颤，紧接着，我再次喝了一口水：“老师，你说的这邱凌也是心理学专业的吗？毕业后也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工作吗？”

老教授摇了摇头：“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觉得最遗憾的事情。邱凌父母都是老师，他们和那一代的很多灵魂工程师一样，觉得自己的孩子必须接自己的班，走上虽然清贫，但是足够高尚的讲台。所以，

邱凌读的专业是学前教育。对了，你应该见过他的，他比你晚上一届，那几年跟我也跟得比较紧。只是他比较低调而已，总是在人群后面默默地看着自己的学长们大声说话。”

我忙打开了随身携带的皮包，拿出了邱凌的案卷资料，从里面拿出了一张邱凌的相片：“教授，你说的那个邱凌是不是他？”

教授愣了一下，紧接着手忙脚乱地从衬衣口袋里拿出老花眼镜戴上，举着那张相片认真看了起来：“这……有点像。不过好像没有这么瘦，以前也不戴眼镜。”说到这，老教授放下了手里的相片：“沈非，我也有快十年没见过他了，如果看到人，我应该可以认出来，单纯的只是看这相片……嗯嗯，有点难。”

我心头一热：“老师，我带你去见见他吧。”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9-07 14:19

@沈非 1 第一话这个故事要说明一下，很多人质问为什么不用剖腹产。我们的故事开始在 2013 年左右。陈老师的故事预设是 1983 年左右。当时我们的医学水平就不做介绍了，之所以全国各地都有妇幼保健院，就是专门生娃娃的，当时的生产死亡率在现在看起来不可理喻。再说顺产到一半，临时想要剖腹，也不是说剖就剖的，脐带与两个孩子共处在那个狭小空间里。

不过依然感谢各位，得到你们的厚爱，才能走到现在。但毕竟只是个小说，一个故事而已，所以各位也别太过较真。能觉得说道的这故事有点意思，在下就满足了！谢谢各位支持！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9-08 11:34

下午三点，小雪与另外一个年青刑警带着我与陈蓦然教授走进了海阳市第一看守所。李昊那天去省厅了，好像也是为邱凌这个案子。

我让老教授坐到了审讯室隔壁的房间里，那边有监视器可以看到审讯室里的情况。我还是坐到了角落里，静静地等着门外那镣铐的响动声，等候着我那越发神秘起来的对手邱凌。

小雪一边翻弄着手里的笔记本，一边扭过头来对我问道：“沈医生，真的不需要和邱凌对质一下吗？以我们目前掌握的线索，完全可以证明他是一位在心理学上所知颇多的专家了啊！”

我摇着头：“你觉得有必要吗？像你们李队一样对着对方拍着桌子吼上一场，遇到胆小的还可以，够把对方吓蒙。遇到邱凌这号有用吗？”

小雪瘪了瘪嘴，不吭声了。这时，镣铐在地板上拖动的声音缓缓响起，我再次把椅子往角落里拖动了一下。

门被狱警推开了，邱凌——这位沾满了鲜血的屠夫，迈步走向了审讯台。

邱凌戴上了我们递过去的眼镜，透过镜片，他随意地看了我一眼，接着声音显得很无力地对小雪说道：“慕容警官，我昨晚真的袭击了你吗？伤到了你吗？”

小雪没有说话，她冷哼了一声。另外那位年轻刑警翻开了手里的笔记本，对邱凌开始了一些已经重复了无数次的正常询问。

邱凌露出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但还是非常配合地回答着问题。我始终缩在角落不吭声，好像自己在这个房间里压根不曾存在似的。

终于，邱凌反倒沉不住气了，他眼睛的余光朝我扫了过来，继而与我望向他的目光交汇后，又立刻缩了回去。

我微微笑了笑，站起来朝门外走去。临出门时，我故意小声对小雪说了一句：“这两天我会要去一趟苏门大学。”

我相信我的一举一动都是在邱凌的密切关注中的，于是，我在这个狭小斗室里所谓小声的说话，自然也是在他的监听内的。我偷偷地瞟了他一眼，他对我吐出“苏门大学”这四个字没有任何反应。那么，他在听到我故意说起他母校名字后毫无表示的原因就只有两个了：第一，他压根就没注意听我说话，或者压根没听见，这点在我看来不太可能，因为邱凌的心思绝对比我们想象的要缜密很多很多。

而第二个可能就是，他听到了。但是，他那坚固的内心城堡，把他接收到外界刺激产生的反应，压制到了最低最低。

我绝对相信是后者。

我走出了审讯室的门，扭头便看到了隔壁房间的门口，老教授已经站在门边望着我。他面色苍白，露出一个非常沮丧的表情。

接着，我快步走到了他身边，清晰地听到老教授在我耳边说出的一句：“是他，是我曾经引以为骄傲的学生——邱凌。”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9-09 09:27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把车开到了文戈工作的学校外转了几圈，犹豫着要不要进去找她，然后告诉她我可能要离开海阳市几天。可思前想后还是算了，毕竟文戈是个做学问的学者，世俗的这些破事，本不应该沾污她那纯净的世界。



我回到了事务所，同事们都已经下班走了。我伸展着手脚坐在白天佩怡坐着的前台椅子上。我没有开灯，双眼放空地盯着大门。

今晚，我约了几个人过来，他们从事着不同的工作，有着各自不同的世界。他们中间有些人和我很熟，有些人却又和我只有一面之缘。但是，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有着如猎狗般灵敏的嗅觉，有着看上去那么平凡与普通的外表。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又都和我一样，关注着梯田人魔案，关注着邱凌这么个深不可测的对手。

最先推开了玻璃门走进来的是一袭黑衣的古大力，他嘴里叼着一只棒棒糖，身上还是那套黑色的西装以及那双非常不搭配的黑色阿迪篮球鞋，他左右窥探着，最后终于看到黑暗中的我，继而对我说道：“沈医生，李队没和你说过吗？我脑子不好用，在一些不靠谱的山寨医院呆过一段时间。你约我来你这诊所里，会让我内心对你有排斥感，不方便我们进一步沟通交流的。”

我笑了，伸手按开了大厅的灯：“大力，我这里是心理咨询事务所，不是针对精神病患者的诊所。现在这世道，谁没有一些心理上的或大或小的疾病呢？”

古大力打断了我：“你怎么不忌讳在我面前提到‘精神病’这三个字呢？别人都挺忌讳的，整得好像我听到这三个字便会发病似的。”

我继续微笑着：“因为我是一位心理医生。”

古大力哈哈大笑，继而往旁边的沙发上一屁股坐了下去，那沙发被他压得往下一沉。

就在这时，大门再次被人推开了，走在前面的是八戒那肥胖的身

体，邵波叼着烟的脑袋在后面晃了一下就缩了回去，再次出现时，那根让我有点反感的香烟消失了。

八戒冲我憨憨一笑，扭头也走向了古大力坐着的那个沙发。两个胖子让沙发痛苦地响了一声，但最终还是坚强地承载了奔半吨的两位肥胖肉体。邵波看了一眼叼着棒棒糖的古大力，然后转过头来对我笑道：“沈非，你大半夜拉我们过来，是要讨论什么国家大事还是想找我聊聊男性夜话啊？”

我冲他耸了耸肩：“等会你就知道了，我们现在还缺两位主角呢。”

“谁是主角啊？”古大力发问道。

八戒却斜着眼看了古大力一眼：“沈医生说是主角的就是主角，邵波说了，沈医生的召唤，咱火线出击听好做好就行了，整那么多问题出来，会打乱沈医生整盘严谨慎密的布局的。”

古大力愣了一下，也斜眼望向了身边的八戒。两个胖子两双小眼睛对视着，空气中居然弥漫起了一股子火药的味道。

大门又一次被推开了，穿着警服的李昊大踏步地走了进来，接着，从他身后，一个高大挺拔的老年人也一袭笔挺的制服，大步跨了进来。

我们几个人一起站了起来，冲他点头示意：“汪局！”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9-10 13:18

我把大门反锁，然后按开了会议室的灯。偌大的会议室里，我们这六个人坐进去显得非常冷清。所幸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着普通人所没有的强大气场，让空气中流淌着的气流都变得比较凝重。

汪局环视了大伙一圈，在座的所有人，包括邵波和八戒也都是他

的旧识，只是他作为地方官员，以前并不是很方便与邵波这种私人调查人员接触太多而已。最后，汪局的目光停到了我身上：“小沈，你叫我们过来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我点了点头，接着对他说道：“汪局，邱凌这案子目前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也是您之所以让李昊找我的原因。根据我目前了解到的一些情况，邱凌远远要比我们所想象的狡猾很多，所以，我想要对他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从而出一些报告提交给省厅的法医组。不过……”我故意停顿了下来。

“有什么就说吧！”汪局表情很严肃地望着我。

我“嗯”了一声，继续道：“不过我需要一些人帮忙，并且不能是警队的人，毕竟我需要了解与调查的不是这起案子的各个疑点与线索，而是想要走近邱凌内心的世界。所以，我想恳请汪局同意，让在座的这几位介入我的调查。也就是说，这个案子的卷宗，他们都会有机会了解与接触。”

汪局没出声了，他再一次扫视了大伙一眼：因为听到我这一计划而兴奋起来的邵波；满脸木讷的八戒；叼着那根棒棒糖翻着白眼的古大力。

汪局沉默了两三分钟，最后对着大伙问道：“送检察院之前，都能保证自己所知道的内情不对外公开吗？尤其是媒体。”

邵波和八戒、古大力一起点了点头。

汪局扭过头来：“小沈，这是特例吧！”他顿了顿：“但是要重申一点的是，你们在外围的任何调查，都只是我汪浩私人授意的，绝对

不能代表我们警方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们所做的事情，只代表你们作为热心市民应尽的义务，绝不是海阳市警方的意思。”

我连忙点头：“这点我懂。汪局，您听听我接下来的一些布置后，会更加放心的。”

说完我站了起来，首先望向了邵波与八戒：“邵波，我想麻烦你带着八戒去一趟邱凌的老家，距离海阳市两百多公里的梧桐县青山村。邱凌的父母当年因为工作的缘故，所以把邱凌一直放在老家，他小时候是在那里长大的，一直到他小学毕业。我想要知道他小时候有一些什么样比较异常的经历，了解得越多越好。”

邵波露出自信的笑来：“没问题，这走访的工作我比较在行，再说我还有优秀助手八戒呢？他号称人来熟，就算到了火星走访，也能快速接上那边的地气。”

八戒谦卑地微笑起来：“邵波玩笑话来着，我就一大众脸罢了。”

在座的其他人都吞了一口口水，八戒那摊饼般的大脸，怎么样都和大众脸挂不上号。

我接着望向了古大力：“大力，你和我去一趟苏门大学，我想了解一下邱凌在学校里的点点滴滴。李昊和我说过，你的思维是举一反三，甚至举一能够反到十。我想要你帮我去通过邱凌留在学校里的点滴片段，放大出一张邱凌内心世界的完整画像。”

古大力面容严肃地点着头：“正好我还有几天年假可以补休，陪你去苏门大学走走还行。”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9-11 07:07

李昊却忍不住出声了：“沈非，有没有什么计划是需要我帮忙的？”说到这，他可能也意识到汪局就坐在旁边，自己这冒冒失失的毛遂自荐很容易让作为领导的汪局反感，于是连忙接话道：“我是说需要我们警队帮忙的。”

我冲他笑了笑：“肯定需要你了。我们这趟出去，估计都要两三天才能折回来，在这两三天里，我希望你不断地提审邱凌，不要给邱凌太多能够放松下来思考的时间。我希望看到的是邱凌因为你们的狂轰滥炸，越来越凌乱起来。唯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一定不要提到我们已经知道了他对心理学有浓厚兴趣的事情。”

“那黛西呢？”汪局插话道：“邱凌的未婚妻黛西呢？也需要不断的提审吗？”

我继续微笑道：“黛西和邱凌不同，邱凌在之后体现出来的心理世界可能会越来越强大，而黛西却只需要时间来打磨一下。关上她三天吧，不要提审，也不要去过问她。三天后，她自己会崩溃的。”

汪局满意地点了点头：“行！沈非，希望三天后，你再回到海阳市的时候，能带出一些杀手锏，把邱凌这王八蛋一次性征服，彻底掀出他那丑恶的原型来。”

“嗯！”我自信地应道。

和古大力约好明天出发的时间后，我掏出了手机。文戈没有打电话过来，说明她今晚还是不会回来。我在发动汽车回家之前给她按了一个短信：我，想要去挖掘一些东西！

一封情书的落款

我们开了有差不多十个小时的车，直到晚上才到了苏门大学。

合上了房门，古大力的鼾声离开了我的意识世界。

我缓步走出了学校招待所的大门，扑面而至的是一股子熟悉亲切的学院气息。我闭上眼睛深深地吸着气，咀嚼着空气中似乎存在着的文戈的味道，那么甜蜜，那么接近，却又如同是蜂翼与汗毛的接触，转瞬后，你找不到回味的痕迹，甚至无法确定那接触是否曾经存在过？

我迈步在这夜间的校园林荫道路上。身边来回走过的是大声嬉笑着的学弟学妹们，远处那闪烁着的灯火，是自习教室与宿舍中不断发生着的各种故事。

于是，我有了某种错觉，感觉自己回到了十年前刚走进苏门大学的那个上午……

我笑了，加快了脚步。远处某一段我想要揭晓的东西，它在等待着我，等了有好多天，好多月，或者说好多年了——离开学校的前一晚，我与文戈在学校后山的一个只有我和她知晓的地方，埋下过一个盒子。文戈说，她作为少女的故事，就全部埋葬在这个盒子里面。我们约定，在世人觉得考验一段感情的期限——七年到来时，才允许我看到盒子里面的内容，并知悉她曾经的心事。

也就是在那一抹泥土将木盒埋下后的第二天，她跟着当年还愣头愣脑的我走向万千红尘了。

文戈望着我笑：“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想不到我最终落到你这一瓢水里了。”

我醉了，搂着她……身后的树林里有着各种虫子在哼唱着，空气中散发着青春期胴体的那股腥味……

我摇了摇头，觉得自己越发好笑，像个老年人一般时不时回味当年与文戈的一切。七年了，我们走出学校已经七年了。距离我们约定的那一天只相差一两个月了，我想，文戈不会介意我提前几天的。

我加快了步子，往后山上走去。身旁茂密的野草中时不时发出某些匪夷所思的声音，我知道，那是少女们幻化为夜莺在歌唱。若干段少年时期甜蜜的回忆，在其间发生，也在其间进行中。

越发僻静了，我走到了那棵熟悉的大树下。我伸手将树下的落叶抚开，又摸了摸树干底端那不显眼的印记。最后，我拿出一把精致的折叠铲，开始挖泥。我挖得很慢，因为我害怕锋利的铁铲将木盒划伤。于是，挖到一尺左右深度后，我放下了铁铲，直接用手指抠动着泥土。我的小心翼翼，不过是为了呵护我最为珍贵的、与文戈的记忆。

终于，那木盒被我取了出来。捧在手里沉甸甸的感觉，记忆中当时并没有现在这么沉重。

我将木盒放到膝盖上，用双手将它小心翼翼地掀开。这时，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吹过来一丝凉风。伴随着这一丝凉风的，居然是被我掀开的木盒中往外飞舞的灰白色的粉末，夜色中显得诡异与恐怖。

我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那敞开的木盒被打翻，倒扣到了地上。散落一地的是木盒中满满的灰白色的粉末……

我皱紧眉头，蹲到地上，将那些灰白色的粉末抚开，然后将木盒再次打开。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封没有被撕开的信函。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9-12 07:08

我皱紧眉头，蹲到地上，将那些灰白色的粉末抚开，然后将木盒再次打开。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封没有被撕开的信函。

一种奇特的预感在我心底浮现，我开始变得害怕，甚至扭头朝着左右的寂静中望去，感觉黑暗中，似乎有着某一个生灵正在窥探我。而我手里的这个木盒，似乎也是被它所替换掉了。否则，文戈不可能就只留下一封没开的信与一堆莫名其妙的粉末在这里的。

我的手颤抖起来，终于将信拿了出来。夜色正好，让我能够勉强看清楚信封正面写着的很简单的几个字：文戈启。字迹纤细，但每一笔画收尾时候又有飞舞开来，说明这撰写者具备着某些被压抑着得不到释放的情愫。

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中突然间出现了邱凌没戴眼镜歪着头望着我的模样，那眼神中透着与我似乎的相识却又深深的恶意。被这眼光注视着的感觉，与现在蹲在这棵树下，想要撕开手里这封信函的感觉一模一样。甚至……甚至我开始回想，回想着这种被邱凌独有眼神注视着的惶恐，似乎在当年还稚嫩的大学时代，也有过一般。

我再次左右顾盼起来，手忙脚乱地将那些白色粉末与挖出来的泥土重新推到了泥坑里，拿着木盒与那封信朝着不远处的有着路灯的小路边奔跑起来。

我在林荫小道边的长椅上坐下，偶尔走过的男女们，让我觉得好过了不少。我终于撕开了信的封口，将文戈唯一留下来的彰显着她少女时光的物件展现了出来——如果真是她留下的话。



很普通的一页信纸，上面是那纤细却又企图飞舞着的字迹。

是一首诗……

你融入他的世界那晚

我被渔夫捕获

锋利的刺刀将我胸腔划开

延伸向世界的尽头

我的内脏散落

有爱你的心

有恨你的肝

还有还有……

还有纠缠不清的断肠

小诗的落款就是一个“鱼”字，年月是2005年7月30日。

我的手再次颤抖起来，这不是文戈当时留下来的东西，因为我们埋下这个木盒的日子是那年的7月24日，第二天，我和她便离开了学校。

鱼……

谁是鱼？

这个叫鱼的人，又是怎么知道这个只有我和文戈知晓的秘密？木盒里面的东西，又是不是被他全部换走了？抑或，是文戈最初就只是放下了这封她压根就没拆开过的信和那些奇怪的白色粉末。

我回到招待所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二点多了，让我觉得好笑的是，古大力居然起床了，搬条凳子坐在敞开的房间门口，歪着头看着

心事重重走进来的我。

“有什么问题吗？”我不想和他废话，思绪还是比较凌乱，需要安安静静地睡下，将之捋一捋。但紧接着发现古大力似乎并不是注视着我，他目光的焦点甚至绕开我，继续锁定在我身后的那扇合拢了的木门上。

我有点迷糊，将木盒放下，扭头对他问道：“大力，你在看什么呢？”

古大力没有回话，继续保持着他歪头坐着的姿势，用一种匪夷所思的表情，观察着我身后并没有动静的那扇门。

之后在后山滋生起来的那一丝寒意再次油然，我连忙跨出几步，站到了古大力身边，去看他所死死盯着的位置。但就在这时，沉闷的鼾声与古大力的鼻息声一起悠扬地送达。我暗骂一句“见鬼！”接着低头去看古大力，只见这肥汉微微睁开的眼睛中，透着如同沉静湖面的空灵。

我在他耳边沉声吼道：“嘿！”

古大力慌张地站了起来，定神后望向我：“沈……沈医生，你刚才去哪里了？我起来尿尿没看到你以为你梦游了。”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9-12 07:23

很久没给大伙留言了。也比较忙。拘泥俗世的人，在意的东西太多，想要保留干净纯洁来虔诚面对这么个静心编织的小说，也挺辛苦的。所幸得到一千好朋友的支持，以及郝小红医生，王治平医生，彭蓝飞医生，叶纯女士对文字技术上的指导，才能一路行进，呈现拙劣

笔墨勾画出的沈非，邱凌给大伙。

且行且珍惜吧！小说在下月中会面世，所以有些对文字有兴趣的出版方的朋友，在此歉了。也不隐瞒大伙，在鬼话更新，目的急功近利，是拉大伙入坑，为了实体书预热。但一直也说过，咱有 qq 群，真的对沈非邱凌故事感兴趣的，进群吧，会有完结与实体书上市后的赠送的。

我并不是心理医生，很多朋友进群都问过我。为了写好这个故事，采集了太多的东西，过程中慢慢发现，心理疾病原来那么普遍，我们似乎都躲不过。

祝大家阅读快乐吧！每个人的世界都有个坚固的城堡，很荣幸，因为这个文字，进入了大伙的城堡里！感恩支持，定努力继续！

群号码：212939909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9-13 11:53

古大力慌张地站了起来，定神后望向我：“沈……沈医生，你刚才去哪里了？我起来尿尿没看到你以为你梦游了。”

我冲他微微笑笑，也不想在这大半夜和他应该聊上几句什么了，便转身朝卫生间走去，准备洗刷休息。

古大力也没追问什么，他的注意力总是会时不时被出现在他世界里的新事物所吸引过去，并为之忘我思考。这次吸引了他注意力的，是我带进来的那个木盒。

洗刷完走出卫生间的我，猛然发现古大力正坐在我的床头，他一只手搭在敞开的木盒上，另一只手的食指上沾了点遗留在木盒里的灰

白色粉末，并一本正经地观察着。

我正要喝止他，可他却将那只食指伸到了嘴里。接着，他白了我一眼，很认真地对我说了句：“这是骨灰！人的骨灰。”

## 第五章．伴读者

### 嗜异症

我曾经与一位精神科医生争论过关于嗜异症的问题，他有着足够多的临床案例，用数据得出能让他挺直腰杆的结论：有着异食喜好的那些孩子们，在通过补充足够的锌后，这一无法被解释的坏毛病，一般都能够被对应治愈。但对于我们心理学领域的学者看来，嗜异症，更多的是人们对于并不熟悉的物体所产生的强大好奇心，这一好奇作用到行为就是伸出布满了味蕾的舌头，对这一新奇物体最直接地体验。

所以在我看来，古大力用着狐疑目光研究着手指上蘸着的灰白色粉末的行为，并不属于异常。一个如他般智商高于普通人的家伙，具备了高于常人的好奇心，并不让人意外。只是……只是他在尝了尝这粉末后不假思索吐出的答案，却让我有点毛骨悚然，因为这一答案代表了两层意思。

首先——古大力之前是尝过骨灰的味道的，并且，他是在知道即将入口的东西是骨灰的情况下尝过的，所以，他才能这么肯定的给此刻他手指上蘸着的粉末定性。这一结论让我不得不再一次提醒自己——他始终只是个被治愈的精神病患者，他的疯狂异于常人。

而第二点就是作用到我与文戈过去故事中，这突然出现的骨灰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谁的骨灰？是不是文戈亲手放进去的？

抑或是莫须有的第三个人将木盒替换后放进去的？不管究竟是谁放进去的，她们放入这骨灰，又是想要诠释什么呢？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9-15 09:39

古大力咀嚼了几下，喉头抖动了一下，那灰白色的粉末被他咽入胃部。

“沈医生，大半夜你从哪里带回来这么个骨灰盒啊？”古大力眨着眼睛问道。

我答非所问：“你能够确认这是骨灰吗？”

古大力点点头：“人类的尸体被送进火葬场的火炉后，有机物会被全部焚烧。剩下的无机物，也就是骨骼，最终成为了骨灰。骨骼的主要成分是骨胶和磷酸盐，所以焚烧后的骨灰有着一股子臭鸡蛋的味道，是骨胶融化的缘故。而骨灰的主要成分是磷与钙，以及碳，所以骨灰的口感会像细砂。嗯！吃多了还会引起便秘，因为磷酸钙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吸收的缘故。”古大力说到这里，从旁边的床头柜上拿起一板奶片，并从中抠出一块递给我：“要不要来一块，补充点蛋白质。”

我连忙摇头，再次发问道：“就这木盒里面目前有着的东西，你还能推断出一些其他线索吗？”

古大力白了我一眼：“我又不是警犬，再说总不可能你一个心理医生啥事都指望我这么个精神病病患吧？”说完这话，他指了指木盒里面的信函：“介意我看吗？”

我耸了耸肩。古大力将手里那整版奶片全部抠出来塞进嘴里，然后朝着木盒伸手。临拿到信的时候，硕大的脑袋晃了一下，“蓬”的

一声撞到了旁边的墙壁上。

我哭笑不得，上前将信拆开递给他，并问了句：“没事吧？”

古大力揉着脑袋憨笑道：“习惯了。”说完他快速看完了那信纸上简单的几行字：“是诗啊！”

“嗯！觉得怎么样？”对于古大力的分析能力，我已经越发信任，尽管他的各种想法悖于常理，太过极致化。

谁知道古大力眨了眨小眼睛：“文学……我不太懂，尤其是这种现代诗，对于古代诗歌，我反倒是有一些研究。”

我哭笑不得：“我的意思是有什么发现，对于留下这封信的人。”

“啊？”古大力放下信想了想：“这木盒外面有点湿，里面倒挺干的。沈医生，之前这木盒里面有着的骨灰应该不少吧？最起码半箱才对。”

我点了点头：“如果你的判断是正确的，那木盒里面的骨灰应该是一个人的份量。”

“难怪！”古大力说完这话，将那信纸又拿了起来，朝着嘴里送去。他的这一动作让我有点着急，以为他又要出动味蕾了。所幸他只是把信纸放在鼻子前闻了闻：“信纸有了些年月，不过沈医生你知道的，我不是警犬，所以我无法给你一个肯定的答复。”

他说得这么一本正经，但话语间的逻辑开始有了些混乱起来。我只能冲他再次笑笑：“嗯！明白的，你是个神探，但绝不是警犬。”

谁知道古大力很严肃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在我的这个床上站起，看了看自己那个床。两个床之间距离只有一米出头。他做了一个想要

起跳的动作，作势要朝着自己的床跨过去。靠墙站着的我不自觉的往后退了一步——连转个身都有可能摔倒的古大力，要完成跨越这么高难度的动作，始终还是让人比较担忧。

谁知道古大力大步一迈，很轻松就跨过去了，并动作麻利地钻进了被子里，从枕头下拿出了手机来：“沈医生，给我拍个照呗，我发微博。”

我冲他笑了笑，没搭理他，将信纸折好放进信封，又放进木盒，并顺手关了我这边的床头灯。快一点了，虽然我没有其他一些心理医生的某些毛病——喜欢给自己制定严谨的作息时间表。但太晚睡是会要影响第二天的正常工作生活，影响第二天正常的判断与思考的。所以，我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睡个好觉。再说，睡前想问题本来就是个很扯很不靠谱的思考习惯，毕竟大部分脑细胞已经惯性的进入了休眠，指望剩下那些依然兴奋不已的失眠细胞做出正确的判断，基本上不太可能。这也是很多人半夜各种激动的决定，在天亮后回想起来发现是那么愚蠢与弱智的原因。

古大力见我没搭理他，似乎有点遗憾，他自顾自地说了句：“手短了，脸又大了点，确实不太方便自拍来着。”

我嘴角往上扬了扬，背对着他睡下。今晚经历的一切，让我脑子里某一部分亢奋是很正常的，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心理医生，我自然有着不需要药物的好办法让它们消停并入眠。

于是，我开始数羊……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9-17 08:12

一个叫古大力的胖子

犯罪心理学研究，是意大利人凯萨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的一个有点偏激的理论《天生犯罪人》开始起步的。之后的美国心理学家谢尔顿教授（W.H. Sheldon）又结合胚胎学知识，将观相术上升到一定台阶提出了体型学。谢尔顿教授将人的体型分出了三个类型，分别是：内胚层型；外胚层型；中胚层型。

也就是说，在我们还是在子宫里的无意识阶段，我们胚胎就选择了我们性格的一个发展方向。内胚层发育良好后，消化吸收系统的质量相对来说就比较靠谱，这类人身材肥胖，有着足够的脂肪储备，作用到性格便是天生吃货，喜好社交，乐天知命。外胚层生成的是神经系统，这类人瘦削单薄，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发达，属于习惯性用脑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紧张型人。最后一种中胚层型，他们的肌肉丰满，热爱冒险与竞争。在谢尔顿的理论中，中胚层型人，也就是我们所理解得肌肉人，出现激情犯罪的几率，会要高于其他两种人。

所以说在结识古大力开始，我就对他有了很浓厚兴趣的原因，是基于他——古大力，是对于谢尔顿先生以及那一群上世纪的观相理论学者们面前挥舞着的一个硕大的巴掌。一个内胚层体型的家伙，具备着外胚层型人发达的脑部后，还能具备着一个胖子应该有的想睡就着的天赋，确实挺不容易的。

第二天早上七点不到，学校广播的音乐声，便将我们闹醒来了。古大力站在窗户边上朝外面看，冷不丁丢出了一句：“好怀念当年读初中时候的好时光啊。”



我将木盒里面的那封信再次打开看了看，继而放好。我们来苏门大学的目的是为了调查邱凌的过去，但这一刻我突然改变了计划，我想要先查查这个署名为“鱼”的家伙了。因为我隐隐地觉得，这个“鱼”，似乎与我自己有着某些关系，甚至他能莫名其妙对我内心深处某一段被隐藏与忽略的冰山底端的记忆，进行着强有力的冲击。这一冲击所带来的不适感，又与在海滩那一晚，恶魔一面的邱凌注视着我那一刻的感觉非常相同。

我俩选择在学校食堂吃早餐，端着饭盒的我俩，在身边大学生中走过，感觉像是打入鹅群的鸭子。我一边啃着馒头，一边拨通了陈教授要我拨打的号码，教授说对方是他比较得意的学生之一，现在留校在医学分院那边当讲师。

电话通了，是一个听起来有点熟的女人声音：“你好，哪位？”

“嗯，你好，是乐老师吧？我是陈蓦然教授的学生，回苏门大学办点事。陈教授应该给你说过吧？”

对方没等我说完便开口了，语速还很快：“有说过，有说过，不过我这一会有课，你知不知道图书馆怎么走？你去图书馆等我，我下课后过去图书馆找你吧！”

“行！”

我挂了电话，可手机还没放下便再次响了，是这位乐老师又打过来了。

接通后她没出声，但我能听到她轻微的咳了两下。接着，在我“喂”了几声后，她说话了，语速较之前放缓了不少，略带磁性的声音尝试

性地问道：“你是姓胜吗？陈教授说你是胜医生。”

我微微一笑，教授的普通话还算标准，但毕竟年纪不小了，尤其对着手机时候，总是有点含糊。看来，他给这位乐老师介绍时候把我的姓给说混乱了。

“嗯，我姓沈，你叫我沈医生吧？也是陈教授的学生，应该是你的师兄吧。”

对方的声音明显欢快了，语调甚至提高了：“你……你是沈非？”

我愣了一下，紧接着也终于猜出了对方的身份：“乐瑾瑜？”

我清楚地听到话筒另一边传来她深吸气的声音：“沈非，图书馆等我，我十点下课，最多十点半到图书馆。哦不，我下课后还要回一下宿舍，十一点吧！十一点以前到图书馆找你。”

我应了，挂线。记忆中乐瑾瑜的模样有点模糊，好像是一位比我矮了一届的学妹吧？而且好像是医学院那边的。当年我与文戈身后总有一些学弟学妹们拥护着，让我与她时不时有着天造地设一对的错觉。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9-19 06:50

想到这，我再次苦笑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总是喜欢回味与文戈之前的点滴片段了，就好像是一位老者对已经失去的东西那种怀缅一般。

“有点意思。”古大力小声嘀咕道。

我这才留意到他那个大脑袋在我耳边，甚至差不多贴着我的手机。我正要说他，可这家伙眨巴了几下小眼睛：“我说沈医生，这姑娘有点问题。”

我耸了耸肩：“古神探请继续。”

古大力一本正经：“她刚才不假思索说十点半到，可紧接着又改到十一点，这个变卦是临时决定的。而她的这个决定是因为确定了你是她的旧识沈非后才有的。嗯，沈医生，你不会是曾经做过对不起人家的事情，人家要回去叫点人一起过来修理你吧？”

我看着面前紧皱着眉头的他：“为什么就不能是这位乐老师今天的课比较早，出门有点仓促，所以想要回去画个淡妆，再换条好看的裙子呢？”

古大力挠了挠后脑勺：“换条好看的裙子干嘛？”

他翻了翻白眼：“难不成她以为我们要她帮忙是要搬什么东西，穿个裙子好找借口不动手？”

我觉得还是我还是要少和他以正常方式聊天。

我们到图书馆时才八点二十，距离开馆还有十分钟。在门口来回走动着的保安已经不是当年那位了，我记得当年那位叫做安叔的老头，总是把一套保安制服穿得跟军装一样，我与文戈在等着开馆的时间里，会要拉着安叔听他说说当年他参加自卫反击战的故事。安叔喜欢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就是：“许世友将军暴跳如雷，要我们火线出击。”每每也弄得好像许世友将军是和他很熟似的，眉飞色舞之间，是军人的荣耀感与兴奋劲。

出神的思想伴随着大门打开而回到现实，我与古大力跟随着身旁的大学生们朝里面走去。这么早就来图书馆的，一般都是大三的学生，他们的课比较少。到大四后又要为实习开始忙碌，静不下心来泡图书

馆的。

走进图书馆，古大力在我身后长长舒气的声音响起，好像是回到了他的领土一般。我加快了步子，朝着我与文戈以前泡得最多的心理学书籍的区域走去。

一切，还是和十年前差不多，不同的只是当年明亮的油漆，现在已经暗淡罢了，书架上的大师的那些书，毛边仿佛就是它们的年轮，用来记载年岁。最前排的书架上，若干封面鲜艳的新书，摆得整整齐齐。这些混迹在学术著作一起的伪心理学书籍，曾经让我很反感与厌恶。但之后文戈说得没错，它们的存在就有它们的必然性，就有它们的受众。无论内容如何，但对于心理学的全民普及，这类并不枯燥的商业书籍，也算是功不可没。

我在这几排书架前缓缓行走着，闻着只有陈书才有的独特味道。古大力却似乎发现了什么，一个人自顾自朝着另一头走去。

紧接着，我的手机响了，一看屏幕，居然是古大力打过来的。我朝着他消失的方向探头过去，只见他正站在几米外对我招手，之所以没有开口叫我，应该是他在图书馆工作养成的噤声习惯吧？

我走到古大力身边，只见他表情有点严肃，并抬着手指向他身旁书架的尽头：“沈医生，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我愣了一下，只见那角落里面，摆着一张孤零零的窄沙发。窄沙发的旁边，是一扇敞开着的窗户。我意识到古大力想要表达的是怎么了，莫名地紧张起来。

是的，我们都想起了海阳市图书馆里棒球帽先生——邱凌独自守

着的那个角落。

我大步走了过去，尝试坐上这个沙发。沙发外面的布应该是近一两年新换上去的，下面的木板与弹簧所发出的声音却又暴露了它的年限。旁边窗户吹进来一丝丝风，这在初夏的上午，给人感觉是无比舒适的。但，呈九十度的椅背与能够触碰到金属弹簧与木板的座椅，却又让我无法放松。我尝试着往后靠了靠，抬起头朝着天花板上方向望去。

不出意外的话，我应该会看到……

作者: 沈非 1 日期: 2015-09-19 06:52

催更新的姑娘很多，看您们的留言心里觉得很欣慰。看来也是需要发张照片，算是和你们认识下了！祝大家阅读愉快！

{SIMAGE} <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28083243.jpg> {EIMAGE}

作者: 沈非 1 日期: 2015-09-21 08:17

不出意外的话，我应该会看到……

是的，一个冷气口正对着这个角落，正对着这个沙发。刚开启不久的空调，正在徐徐送出冷气。

古大力在我身旁叹了口气：“沈医生，我怎么感觉棒球帽先生曾经在这里呆过很长一段时间呢？”

我点点头：“应该是吧！”

我将手放到了膝盖上，闭上了眼睛。我的毛孔因为凉风与冷气而开始收缩，手臂上甚至有了细粒的鸡皮疙瘩。邱凌那双没戴眼镜后冷冷望着我的眼睛，再一次在我脑海中那么真实地浮起。

我打了个冷战，猛的一下睁开眼睛。紧接着，我的视线被正前方的书架所吸引。

不是因为书架上的书，而是书架上和我视线平行的位置正好有着两排书之间的缝隙，透过这条缝隙，我看到了另一边给学生们阅读用的一张长条桌子。

关乎于当年的很多记忆，我始终那么那么的清晰，于是，我不可能忘记这张桌子的。

这是我与文戈每一次到图书馆来都会要坐的位置。并且，让我觉得可怕的一点是，我现在视线正对着的，正是当年文戈喜欢坐着的座位。

### 角落里的沙发

我再一次惶恐了，这感觉昨晚有过，之前与邱凌在海滩时候也有过。我暗暗地长舒了一口气，接着又深吸了一口气。我再一次挺直腰杆，在这个并不舒服的窄沙发上坐稳。我在进行着一种大胆的尝试，尝试着若干年前，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会是邱凌。

于是，我在代入，代入一个身份还只是大学生的瘦高男子邱凌的世界。我阴了阴眼睛，目光穿过那条缝隙，遐想出了当年穿着红色格子衬衣坐在那里的文戈。那年的她，长发披肩，皮肤如同美玉般的白皙。她低着头，正在一边翻阅着手里的心理学方面的书籍，一边非常认真地做着笔记。我的视线平平移动着，那当年留着傻傻分头的我……不，我这一会是那位躲在角落的观察者邱凌，于是，我所望向缝隙另一边那位完全不应该坐在文戈身边的沈非的目光，是蕴藏着怨

恨的。这时，冷气口发出沉闷的“嗡嗡”声。寒意，从我脖子位置朝着我的衬衣领子后面钻去。

当年的邱凌是一个没有太多存在感的人，这是我渐渐得出的结论。他在翻阅着手里的书，如同海绵般吸收着书里面关于心理学的知识。字里行间那些枯燥的词汇，让他会不时走神，但凉风又总是能够让他的注意力收拢。或许，他觉得眼睛有点发涩了，他觉得孤独了。于是，他抬起了头，透过那条缝隙，他睹见了如同女神般端坐着的文戈。

他深吸了一口气，仿佛闻到了文戈身上的味道。他笑了，有了一种错觉，觉得自己很幸福。他放任着自己无视着文戈身边的那个愣头小伙的存在。就好像是他——邱凌在陪着文戈，陪着他所关注着的女人，一起在这个安静的图书馆里看着书，做着笔记。

我的心在持续着被揪紧了……我阴着的眼睛，似乎还是能够看到穿着红色格子衬衣的文戈，尽管她低着头。

邱凌在微笑，感受着伴读者的荣耀。这时，冷气机又“嗡嗡”了，他打了个冷战，继而看清了坐在文戈身旁那位也低着头的沈非。

作者: 沈非 1 日期: 2015-09-21 08:22

说实话，更得比较少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没什么动力，总寻思着一群大老爷们在催我更新催个毛啊？我又不是遥控器，你们喊快进就会快进。

其实我很伤心来着，明白追咱帖子的没有多少美女。毕竟，如果真有美女的话，她们会发自拍的美美的照片才对！

好吧！我发自己的！这是我！希望抛砖引玉！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28260082.jpg {EIMAGE}

作者: 沈非 1 日期: 2015-09-23 08:01

邱凌在微笑，感受着伴读者的荣耀。这时，冷气机又“嗡嗡”了，他打了个冷战，继而看清了坐在文戈身旁那位也低着头的沈非。

邱凌的心开始往下沉，酸酸的感觉，呼吸在变得微微抖动，好像是一条离开了水的鱼。他的心开始疼痛，那么切肤，又那么刻骨。如同有一柄锋利的刀，正在将他的胸腔划开……

我的内脏散落

有爱你的心

有恨你的肝

还有还有

还有纠缠不清的断肠

我从那张窄沙发上猛地站起，继而大口喘气。额头上的汗珠，似乎是想耻笑冷气机的无力进攻。一直站在我身旁没出声的古大力似乎也着急了：“沈医生，这是什么疗法？怎么让你自己的脸色白了。”

“古大力……”我的声音有点微弱：“是不是我们想多了，不可能这么巧吧？当年在苏门大学的邱凌，也喜欢在这个角落里面坐着，就如同之后他回到海阳市后，在海阳市图书馆里面的角落里坐着那样。”

古大力却闷哼了一声，说出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来：“永远不要把巧合理解成为偶然，诸多的巧合，不过是真相的遮帘布。”



我没来得及理解他这话的意思，就睹见他跨前一步，也和我之前一样，朝着那把窄沙发上坐了下去。

陈旧的沙发发出“吱吱”声，继而崩塌。古大力有点狼狈地差点坐到地上。

他笨拙地从被他坐塌的沙发中挣扎爬起，冲我眨了眨小眼睛：“看到没？不要以为我把这沙发压塌是巧合是偶然。真相是我确实有点胖，不是巧合，也不是偶然来着。”

我双手环抱胸前，往后退了几步，冲他摇了摇头。我想起李昊时不时对我说出的那句——“定罪不需要推理，只需要证据”。于是，本来就工于心计的我，因为先入为主的缘故，不断将邱凌往我经历的种种里面去套，会不会是有点太过主观呢？

或许，当年就是文戈埋下了半盒子属于她青春秘密的骨灰与别人给她的未开封的情信呢？

又或者，这把窄沙发不过是昨晚某位图书馆管理员刚移过来的呢？

我尝试着靠向墙壁，身体与牢固的墙壁接触，让我觉得踏实，也镇定了不少。这时，一位头发花白的图书馆管理员因为听到窄沙发垮掉的声音，匆匆忙忙地走了过来。他先是看了我和古大力一眼，接着又看了看那把已经不可能被修好的沙发。

古大力连忙说道：“这位老师，是我压垮的，多少钱？我赔！”

白发的老管理员扭头对他笑了笑：“不用了，这本沙发也是到了退休的年龄了。再说，这是大学，你赔的这钱怎么入我们图书馆的帐

也没有流程，总不可能是我老头私人收了你的钱吧？”说到这，他又冲我和古大力招了下手：“实在觉得不好意思的话，帮个手，和我把这老古董抬到外面去，一会让校务那边的人拉去锅炉房得了。”

我和古大力忙上前，和他一起将这已经烂了的沙发抬了起来。沙发并不重，其实一个人完全可以把它拖出去的。不过这是图书馆，任何制造噪音的行为，都被视为对于知识的亵渎。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9-25 08:06

我们三个很快就将沙发抬到了图书馆的后门外。老管理员拿出一包烟，对我和古大力递过来。古大力连忙摇头，但我却伸手接了一根，尽管我并不抽烟，但我需要一个很随性的机会，和这位老管理员聊一会，听他说说这把终于退休的窄沙发，与窄沙发上可能有过的故事。

“老师，你在图书馆很多年了吧？”我尝试性地问道。

“嗯，恢复高考那年，我就到了这图书馆，不过之前是在图书馆的办公室里呆着，这两年要退休了，才自己申请来外面走动走动，多看看这些我为之服务了三十几年的孩子们。”老管理员微笑着。

“之前听你说，这把沙发也有了些年月了，是老古董。难不成也有个一二十年了？”我吸了口烟，然后将烟雾吐出去。

“我想想，95年省里拨钱建图书馆，99年建二期。这把沙发应该是二期那年采购的。十四、五年了吧？那一批的桌椅板凳前几年全部淘汰了，就这把沙发因为位置偏，所以坐的人不多。于是换了个沙发套留了下来，想不到……”老管理员笑了笑：“想不到它比我还要早了一个月退休。”

“老师，也就是说这把沙发从 99 年开始就一直摆放在那个角落里没移开过？”我再次确认道。

“没移开过。”老管理员很肯定地点着头。

我还想多问上几句什么，手机却响了。一看号码，居然是乐瑾瑜打过来的。

“你在图书馆哪里？我已经过来了。”她的声音低沉悦耳，带着磁性。

“你不是说上午有课吗？”我一边说着一边看了看表。

“正好有同事想调下课，便答应了。师兄回母校莅临指导工作，怎么敢随便让你等呢？”

“我们在图书馆后门，现在开始往前门走。”我边说着，边对老管理员点头示意，然后朝前门走去。古大力在我身后快步跟上，那位老管理员也将烟在旁边的垃圾桶上掐灭，尾随着我们。

还没走到一楼大厅，就远远地睹见穿着一件白色 T 恤与碎花长裙的乐瑾瑜歪着头冲我笑。记忆中的她，扎着马尾、背着一个硕大的背包，喜欢跟着我们心理学系的师兄师姐身后碎步奔跑，如同一个邻家小妹妹一般。

此去经年，邻家小妹终于出落得亭亭玉立，她本来就高，十年没见，较之前丰满了不少，像是熟透了的桃。长发齐肩，额头上还带着一个精致的发卡。她的脖子很长，裸露出来的颈子，宛如出水的莲藕。

我礼貌地伸出手，乐瑾瑜愣了一下，连忙握上我手：“师兄，我们没必要像社会人一样客套吧？”她这句话还没说完，手便从我手里

抽了出来，探头对着我身后的老管理员望去：“老馆长，又在楼上楼下遛弯啊？”

那位头发花白的老者笑了：“还能溜一个月，下个月就要去带孙子了。”

我和古大力也都愣了。老馆长冲我俩笑了笑：“发什么呆呢？一看就知道你们俩是苏门大学走出去的孩子，今天回来看看。随便去看吧！就好像当年还在这校园里面呆着时候一样。”

说完这话，老者扭头，朝着楼上走去。

望着他背影，心里面暖暖的。十年育树，百年育人。就是一群如他一般的老者，在各大学府里面微微笑着。如果说学校高大的建筑，是承载着故事的精灵。那学府里将青春奉献的学者们，不正是积累沉淀着的人文灵魂吗？

“乐老师对吧？你好，我是古大力，古代的古，很大的大，力气的力。”身边的古大力伸出手对着乐瑾瑜伸了过去：“我是沈医生的朋友，海阳市图书馆的。嗯……”古大力莫名其妙的脸红了：“嗯，我31岁，未婚。”

第六章．一个叫鱼的诗人

咖啡

我有过一个患者，她对咖啡有着一种如同宗教一般的信仰与膜拜。

每天两杯手冲，是她不可少的功课。寻访各国的咖啡豆，是她孜孜不倦的旅程。她收集着各种手冲壶、滤器、滤壶、滤纸、渣渣的接取杯……将她那一百多平的房子摆放得像是一个化学家的实验室。

她被她家人送到我们事务所的原因，是因为她开始变得沉默了，眼神里没有了光泽，瞳孔像是两颗深色的咖啡豆。

我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她对咖啡的痴迷，可能是因为她某段不愿意人触碰的心结。人这个生物有时候很奇怪，她会下意识的给自己一些无法释怀的情绪去寻找一些出处，让精神不至于崩塌。或许，这位叫索菲的姑娘，释放那些压抑情绪的方式，便是对咖啡的迷恋。

索菲的诊断证明上，我写上了收藏癖三个字。

我开始和她说话，尝试和她交流，引导她去参与社交活动。但是，她固守着她的坚固的城堡，不为所动。

于是……

我以前是不喝咖啡的，因为我有着一位心理医生的自信，相信自己具备着好的心理素质与茁壮的神经，不需要咖啡与茶这些外因来进行刺激。但，因为索菲，我开始学会品尝咖啡，咀嚼黑色的液体在我舌尖上滑动的感觉。也因此，我进入到了索菲的世界，知悉了一段关于咖啡师的爱情故事。尽管，在我看来，那段故事可笑与滑稽。但在索菲看来，那就是她的整个世界。

是的，我是一位心理医生，我有着很多种办法来对付各种心理疾病。于是，让索菲神伤的“整个世界”，最终被我化解成为了过去……成为了过去的一段记忆而已。

只是，我因为索菲这个案例，有了一个作为心理医生不应该有的坏毛病。我开始喝咖啡了。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9-25 08:15

其实更新慢你们又能拿我怎么办呢？我又不怕你们来打我，反正你们都不知道我住哪里呵呵

玩笑话。中雨是实在人，咱的文都是干货，没啥口水。所以语句精贵。各位谅了！并且一直也有说明，实体书即将上市，咱在天涯开贴，是为了前期造势。

欣慰的是，文字比预期的火爆，感谢各位！

有群，大伙可以进。书上市群里会有活动送。也会有完整版免费阅读。群号码：212939909。再次感谢各位！祝各位阅读愉快！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9-27 13:55

只是，我因为索菲这个案例，有了一个作为心理医生不应该有的坏毛病。我开始喝咖啡了。

于是，这一刻与乐瑾瑜、古大力端坐在学校内咖啡馆的我，手里端着一杯简单的美式咖啡，没加奶，却放了糖。因为我不知道这小咖啡厅里的奶精是哪一种。

“你还是叫我沈医生吧！”我很认真地对面前这脖子很长的女人说道，我实在受不了师兄这个称谓了。

“那你也应该叫我乐医生才对。如果……”乐瑾瑜微笑着：“如果要较真的话，心理咨询师始终不是医生，我们精神科大夫才是医学领域所认定的针对心理疾病的权威方。所以，我们干脆直接叫对方的名字吧！况且，你以前就是叫我瑾瑜。”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你是一位精神科医生？”古大力瞪大了眼睛。

“目前还不是，不过，很快就会是了。”乐瑾瑜继续道：“沈非，我下个月就要离开学校了，不做老师了。”

“不做老师？”我嘴里看似随意地问着，心里却在偷偷回忆面前这位小师妹当初的专业，还好像真是学精神医学的。那么，她说得没错，只有她们精神科医生才可以给病人开药，我们心理咨询师相比较而言，村夫野汉了太多。这，也是陈蓦然教授为什么以前会那样看待心理咨询事务所的原因。

“是的，不做老师了。我会要调去海阳市精神病医院做医生。不出意外的话，本月底就能办好手续，下月就可以去让师兄……不，让沈非你请我吃海阳市的大排档了。”乐瑾瑜看起来有点兴奋。

坐在一旁的古大力莫名地坐立不安起来，端着的咖啡杯举起，又放下，最终又再次举起浅浅抿了一口：“乐医生，精神病医院不是个好地方，尤其是海阳市精神病医院，蚊子特别多，空气也不好，里面的病人也很喜欢闹，我觉得你还是没必要去了。况且……”古大力扭头看了我一眼，声音变小了：“况且某个极其可怕的人，之后也可能会要送到里面去。相信我，一旦你在那里认识他，将会是你一个噩梦的开始。”

我一愣，脑海中紧接着浮现出一副画面——因为成功逃避了法律制裁，而被送入精神病院后穿着条纹病服瘦高的邱凌，站在那一排安静病房最里间的窗户边，微笑望着正在他面前走过的穿着白色长袍的乐瑾瑜。

“已经决定了吗？”我不动声色地问道。我清楚自己不可能改变

别人的想法，便不会轻易像古大力一样，将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事情，理解成当下威胁面前生活的障碍。

“嗯！怎么了？你俩好像都不是很乐意我去海阳市。”乐瑾瑜很迷惑地望着我与古大力。

古大力将手里的咖啡杯又放下了：“乐医生，请你记着那个可怕的人比较喜欢吃的药物是马普替林（一种抗抑郁药物），而不是百忧解（同上）。原因是这位可怕的人总觉得百忧解这名字有点土，虽然他自己也知道两种药没有太多区别。”

我这才意识到古大力所说的和我之前所想到的那位可怕人物——邱凌，应该不是同一个。

我对他发问道：“大力，是怎么一位可怕的病人？你为什么对他这么熟悉？”

古大力伸出手指了指自己那张大脸：“你自己瞅瞅，不可怕吗？医生给我说了，如果我不能更好的融入社会，融入人流，随时会要回医院呆着。”古大力说到这笑了，这一笑模样反倒显得正常了很多：“不过乐医生真去了海阳市精神病医院，我回去呆着倒也无所谓。”

乐瑾瑜没听明白古大力这些话的意思，再说她本来也不知道古大力曾经有过的黑历史。她客套地笑着，权当听到了一个很冷也很不好笑的笑话。

“对了，沈医生，你们过来是要查什么事情啊？陈教授也没说得很清楚。”

我点着头，之前一天我酝酿着的计划，在昨晚被我颠覆：“乐瑾



瑜，在你我还是学生的那一会，学校有没有什么现代诗的社团啊？”

“怎么会没有呢？文戈姐……”乐瑾瑜说到文戈的时候脸色突然变了，并迅速地瞟了我一眼。我权当无视着，对身边人说起文戈时候流露出来的反常，我早已习惯。我耸了耸肩：“继续。”

“文戈姐大二上学期也加入过诗歌社，那时候我还是大一新生。我第一次看到她，就是在诗歌社里面。她那好像是画里面走出的模样，是每个人都无法忘记的。不过，她只参加了诗歌社几次活动，之后就退出了。”

“诗歌社里面有没有一个叫邱凌的男同学。”我很直接地问道。

乐瑾瑜愣了一下，继而点了点头：“有，是一个头发很长，还有点奇怪的男生。”

“他有没有笔名？”我的心开始被揪起了，某些猜测被串联起来的可能性在变大。

我的反应让乐瑾瑜有点不知所措，她很认真地想了想，最终吐出这么几个字。

“有！他的笔名叫鱼！”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9-27 13:57

祝大家阅读愉快！中秋快乐！派个兔爷给大伙捣点莲蓉做月饼吃！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29035302.jpg {EIMAGE}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09-29 08:42

包括古大力也变了脸色，甚至有点慌张地朝我望了过来。我的心

往下快速下沉，但又强行要求自己不能流露出什么，喜忧不行于色本来就是一位心理医生应该有着的素质。我看了古大力一眼，接着对乐瑾瑜问道：“瑾瑜，能给我描绘一下当年这个邱凌的模样吗？”

“瘦高，皮肤很白，脸上长满了青春痘，于是，他留着长发，用来遮盖脸上的红肿与脓包……”

乐瑾瑜的声音继续着，一个在大学校园中很普通的内向男生的形象，在我脑海中定型

渐渐的，我似乎可以感受到邱凌的世界了。原来，在若干年前，他的世界里就已经有着我与文戈了。陈教授之前也说过，邱凌学的教育专业和我们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有着很多课是在一起的。那也就是说，当年我也可能看到过他。只是，他混迹在我与文戈光鲜的身后。

当年在大学里面那些慷慨激昂的岁月，再次在记忆中浮现了……

我与文戈都是心理学专业的，并且也都是海阳市考入苏门大学的同乡。入学不久，两人就开始时不时对视而笑了。某些大课，我俩心照不宣地坐到一起，继而又一起抱着课本，在学校的林荫小道上肩并肩地走过。到大二上学期，我俩实际上只是隔着一层尚未捅破的纸了，谁也不愿意率先捅破，都很珍惜着彼此这一段朦胧的感情。

一直到那一年的一场关于“人本主义能否引导出人形的恶念”的辩论赛，我作为反方一辩，文戈作为反方二辩站到大礼堂台上那天。台下是热忱心理学的师兄师姐与学弟学妹们，对手是大三心理学专业的几位优秀的师兄。

但是，我们赢了。

当反方的师兄们微笑着走过来与我们握手时候，台下的师生集体站起来鼓掌。也就是那一天开始，我与文戈如同被推上了神坛，成为了这一专业内羡慕他人的金童玉女。这，也是为什么乐瑾瑜这种学妹会对我与文戈印象那么深刻的原因。

也是那个晚上，我俩在学校有着野鸭子不时游过的湖边，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那天，文戈穿着红色的格子衬衣，腰肢柔软得好像是随风的杨柳。

湖边的野草很长，皎洁的月也幽然，还有，她的舌尖很滑……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拥有了整个世界，认为这就是真正的人生帷幕正被缓缓拉开。而也是在那一刻，我似乎又有某一种惶恐，害怕自己不能够给予文戈幸福与美满的人生。

就在这时，没有任何预兆的，文戈却猛地一把推开了我。我不知所措，望着表情有点奇怪的她。而当时的她，却绕过我，望向我身后的树林，继而整理着她被我拨乱的衣服对我摇头：“沈非，等毕业吧！”

我微笑着冲她点头。有过青春的人都应该记得，当日的少年站在雷池前不会去逾越，因为想要捍卫真正的爱情。于是，我欣然同意了，并将她搂入怀中。这时，文戈却再次朝着我身后的树林望了一眼，仿佛那边有着某一个生灵正在窥探着我们。

我也扭头过去，微风拂面，睹见的只是幽静。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10-02 16:59

“瑾瑜，你能给我找出邱凌当年在学校里面的档案吗？”我尝试性地问道。

“问题不大，档案馆有个男老师一直对我挺好的。只是，随便调取学生的档案，是违规行为。”乐瑾瑜一本正经地说道。

“是吗？”我点着头。实际上陈教授在我出发前就给我说了，调取学生在校期间的档案很容易，因为留下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记录而已。真正有着意义的那厚厚一叠，早就跟着学生自己离开学校了。

乐瑾瑜的笑看起来有点点顽皮：“不过，是沈医生开口，自然是需要帮到的。但档案不能拿出来，你俩跟我一起过去看看吧！”

我连忙叫人买单，与古大力跟着乐瑾瑜往档案馆走去。一路上古大力没说话，他始终像个孩子，注意力总是被身边来回走着的学生老师们吸引，并自个小声嘀咕着什么。

乐瑾瑜便开始询问我海阳市的一些情况，欣喜浮于颜面，一看就知道她对下月开始，即将离开学院后的生活充满着期待。我心事重重，有点敷衍地搭着话。

档案馆就在图书馆后面，我们很快就走到了。远远地看到那四层小楼的某一个窗户的外墙，颜色要比其他部位白了不少。古大力最先发现这个情况，抢先几步对乐瑾瑜问道：“乐医生，你们学校的档案馆是不是发生过火灾？”

乐瑾瑜一愣：“你怎么知道的。”

古大力憨笑着：“那外墙翻新过，而且为了省钱，所以只是让粉刷匠刷了刷被熏黑的部位。你自己仔细瞅瞅，就是那个窗户外往上的部分是新的白粉，而且……嗯，还不是一般的抠门，粉刷的形状完全就是当时往上燃烧的火苗的形状。”

乐瑾瑜歪着头看了看：“苏门大学以诸葛亮《诫子书》的‘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为治学名言，在这些方面的抠门是出了名的。所以，我们苏门大学的老师们，也长期以这训导来律己律人。穷教书的，就是说的我们苏门大学的老师。”

我在一旁听着，没有当回事，继续回忆着当年自己与文戈的点点滴滴。某些碎片拼凑后，越发感觉曾经有着某一双眼睛，始终在我与文戈身后偷偷窥探着。

“烧毁了学生的档案没有？”古大力又问道。

“烧了一些，不多。好像上次听人说烧掉的是 02、03 届的一些学生档案吧！”乐瑾瑜说到这突然站住了，继而扭头过来对我说道：

“沈非，你要找的那个邱凌好像是和我一届的，什么专业来着？”

“教育学。”

“坏了，恐怕你这趟白来了。”乐瑾瑜脸色一变，加快了步伐。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10-02 17:00

档案馆的火苗

那位在如此年代，还任性地留着一个整齐中分的档案馆管理员向老师摊开了手：“瑾瑜，很遗憾，你们要找的那个学生的资料，就是在去年那场火灾里面烧没了。”

“你再查一下吧！弄不好他的正好在那些抢救出来的里面呢？”乐瑾瑜并不甘心。

向老师微笑着：“当时负责清点的就是我和另外两个老师，你要查的 02 届教育学专业的学生资料，全部没了，03 届的倒是还有一点。

再说，那些也都不叫什么档案来着，就是记载了该学生在学院里面的一些社团活动，参加过的竞赛奖项这些，翻出来也没啥用。你真要了解这个叫邱凌的女同学的资料的话，还是去她现在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调档案好得多。”

“邱凌是个男的。”古大力一本正经地纠正道。

向老师再次摊开了手：“男的也烧没了，找不到了。”

“老师，冒昧地问一句，火灾具体是在去年几月份？”我抢在古大力开始啰嗦之前问道。

“去年六月底，28号晚上。”中分头很认真地说道。

“哦！那火灾原因呢？”

向老师想了想：“怀疑是老鼠咬坏了电线，当时保卫科的也来查了，但始终只是烧掉了一些没啥作用的资料而已，也没深究。不过你这么一问我倒是想起了，当时还有一个事有点奇怪。”

“什么事？”古大力忙问道。

向老师又想了想：“那天晚上的监控探头出了点小故障，所以那天晚上的所有监控资料都没有。”

“也没调查是什么缘故吗？”

“查了，可能是监控的软件中毒吧？弄个杀毒软件杀了下就好了。”

古大力皱着眉继续问了一些看起来有点混乱的问题，我却转过身走到了走廊掏出手机，给李昊打了过去。

“沈非，有什么突破吗？”李昊径直问道。

“有一点吧！目前还不能说是突破。想问问你，去年第一起梯田人魔的凶案发生在什么时候？我记得你上次说过是在7月2号。”

“7月2号尸体被发现，那王八蛋作案的时间应该是7月1号晚上。”

见我没出声了，李昊在电话那头问道：“沈非，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有什么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目前还没有，只是……”我顿了顿：“李昊，邱凌有车的吧？”

“他有车，不过他很少开车，经常骑自行车，据说是因为身体不好，医生要他多骑。实际上……”李昊又开始愤愤了，就算是和我通电话，他那火爆的脾气依然显露无余：“实际上这家伙就是用骑自行车来让自己在这个城市中遁形，我这几天查了好多东西，他不管是开车还是骑自行车，都很少出现在我们覆盖全市的天眼网络的监控探头里。”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10-02 17:01

“那也就是说查不到他去年是否来过苏门大学咯？”我随口说着。

“沈非，你等下。”李昊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有什么发现。

我清晰地听到电话那边有着键盘被敲动的声音，紧接着，李昊的声音不再像之前那么激动了，这家伙与很多急性子不一样，发牢骚时候可以很火爆，真正有什么发现的时候，却又很镇定。

“沈非，我正在查黛西的一些资料。你刚才这么一说，我就随意调了一下黛西的车的违章记录。嗯！去年6月26号，她的车在苏门市因为违章被拍过。”

我莫名欣喜起来：“能不能调取当时的监控资料，查查当时的驾驶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你的意思是想知道当时开车的是陈黛西还是邱凌？”李昊的声音越发镇定了：“沈非，你找到了什么线索，赶紧给我说说。”

“真的没什么，只是苏门大学图书馆去年6月28号发生过一起火灾。邱凌在学校的档案……嗯，只是记载着他在学校活动情况的资料全部被烧了。”我尽可能简单地对李昊说了说目前我们所收集到的情况。至于邱凌与我、文戈之间有着什么的怀疑，我却没声张什么。

“行，沈非，我已经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一小时内打给你，尽管目前还不能确定是否捕捉得到当时驾车人的容貌细节，但是男是女，问题不大。”李昊说完这话就挂线了。

我正要转身，却发现古大力和乐瑾瑜已经走出了向老师的办公室。古大力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对我使着眼色。但我却没明白他想要暗示什么，跟在他身后往下走。

走到楼下，古大力压低声音对我说道：“沈医生，关于火灾与邱凌，想听听我的看法吗？”

我这次摇了摇头，因为他即将要推理分析出来的结果，在我与李昊通完电话后，实际上已经能够初步确定了。乐瑾瑜在我们身后快步跟上，她终于隐隐意识到了什么，小声问道：“这个邱凌是你们的朋友吗？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我看了她一眼：“听说过梯田人魔吗？”

“海阳市那个变态杀人犯？将受害者尸体折断的那位？”乐瑾瑜



睁大了眼睛。

“是的，他，就是邱凌。”我一字一顿地说道。

乐瑾瑜愣住了，她接下来的反应让我开始对她另眼相看，只听她好像是自言自语一般地说了句：“挺想看看这个梯田人魔脑部的CT片，或者直接切开他的脑子，看看里面大脑、小脑与脑干的结构。”

古大力吞了一口唾沫，在我身边小声嘀咕道：“我怎么听乐小姐这么一说，感觉今天又认识了一个新的梯田人魔啊。”

乐瑾瑜没有听到古大力的嘀咕声，她似乎因为知悉了邱凌真实的身份而激动起来。她抢出了几步：“沈非，我想，我们可以去文学社那边找出当年的校刊看看。假如我没记错的话，邱凌以‘鱼’这个笔名，发过不少诗在上面。”

“行！”我点了点头。

犹记得那个清晨

有个她

因为爱情横卧在铁轨上

最终支离破碎

我们牵着手

看铁轨上整齐的躯干切片

你说

那堆被蚊蝇欢喜的内脏里

有爱吗？

我觉得是有的

或许

被压碎的爱

正是蚊蝇最欢喜的那片

这首名叫《爱的碎片》的诗，署名就是“鱼”。字里行间，是在讲述爱，但是，又那么残酷与血腥。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10-02 17:02

今天多更点，因为这几天都没更新的缘故。过节去了！

祝各位国庆快乐！阅读愉快！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10-07 08:09

这首名叫《爱的碎片》的诗，署名就是“鱼”。字里行间，是在讲述爱，但是，又那么残酷与血腥。

乐瑾瑜所说的邱凌发表过的很多诗歌，最终只有这一首被我们找到。但也就这一首，已经足够诠释当年的“鱼”——邱凌所具备着的内心世界，有着与常人不一样的阴冷基调了。那么，一个脑子里满是残肢的人，数年后变成一位恐怖的杀人魔，似乎并不让人觉得意外吧？

当我们走出文学社时，已经十二点了。身边那些笑着的大学生们终于密集起来，我们三个在其中格格不入地穿行着，显得多余与突兀。我看了下表，李昊所说的一个小时内给我回电话，目前看来，寻找到当时摄像头的照片并没有那么容易。

我正这样想着，电话就响起了。不过不是李昊，而是邵波。

“沈非，你什么时候回海阳？”邵波的话干脆却又冷静，没有了

他一贯的油嘴滑舌。这让我意识到，他与八戒有收获，而且这收获还很让人振奋惊讶。

“应该是明天出发吧！你们发现了什么？”我记得他们是昨天下午就到了邱凌的老家，邱凌从出生到初中都是在那个叫做回龙镇的地方长大。

“沈非，可能……可能邱凌要比我们想象的可怕很多。回去再说吧，电话里说不清楚。我和八戒今晚就会返程，半夜就可以开回海阳。你那边如果没啥突破的话，早点回来，我们尽量明天就碰一下。”邵波目前这状态，就完全符合他曾经是沈阳刑警学院高材生的味道了，果断而又智慧。

“行！我们也尽量明天赶回海阳。邵波，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我们也有不小的收获。对邱凌这个家伙，我们确实需要重新看待了。”我被他面对严峻对手时候体现出来的斗志感染了。

“得！回去说吧！明天见。”邵波没多说就直接收了线。

古大力连忙探头问我：“是邵波和八戒发现了什么吧？”

我点点头，电话却再次响了。

是李昊……

“沈非，你准备开车回来。”李昊这次的语气也异常冷静了。我再一次意识到，他那边也有了大的突破，否则，习惯了在我面前显现火爆脾气的李昊，不会这么镇定的。

“你在苏门市去年的监控视频里发现了什么？”我连忙问道。

“发现开车的是一个男性，应该是邱凌，只是目前还不能百分百

的确定。我还在安排手足们翻看监控录像。不过……”李昊顿了顿：

“不过，黛西真如你说的崩溃了。她提出要和你谈谈。”

“行！我们马上出发。”

“沈非，不用太着急。”李昊一反常态地说出了这么一句，完全不像他的风格，接着，他似乎在犹豫，几秒后，他继续道：“沈非，时间上完全够，因为……”

“因为黛西要求今晚两点去你的家里面和你单独聊，也就是说，你还有十四个小时可以支配。”

挂线后我深吸了一口气：“瑾瑜，请我们去食堂吃个饭吧！吃完饭我们就要回海阳市了。”

“行！”乐瑾瑜点了点头，在知悉邱凌就是梯田人魔后，她的表情一直很严肃，似乎在思考着什么：“沈非，我想，我可能能够帮上你什么。”

就在她说出这句话的同时，我脑子里猛然间“嗡”的一声轰鸣，甚至身体往后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一步。一个声音在脑海中响起，说着乐瑾瑜这一会说的同样的话语——“沈非，我想，我可能能够帮上你什么。”

古大力一把抓紧了我的胳膊：“沈医生，你怎么了？不会和我一样也是脑干被压住了吧？”

我在深呼吸，并再次站直……

脑海里那个声音是……

是文戈的声音。

每个人都有过去，只是，有些人记得，有些人不记得而已。再说，还有些人，他本来是记得的，之后，他学会了遗忘。

作者: 沈非 1 日期: 2015-10-07 08:16

混天涯的经验，节假日没几人刷天涯，所以没怎么更，今天上来发现居然不少人。明儿个就上班了，祝大家上班愉快！作为个体户与码字从业人员表示，明天依然爱咋就咋，没人管得着！祝大家阅读愉快！

{SIMAGE} <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29959434.jpg> {EIMAGE}

作者: 沈非 1 日期: 2015-10-09 08:47

一个叫乐瑾瑜的精神科医生

午饭时候，乐瑾瑜出去打了几个电话，接着她快步走向食堂，在我与古大力耳边小声问了我们在校招待所的房号，接着说她要回一趟宿舍，一个小时内会赶去招待所送我们。

我正要开口说不用送，但她已经转身朝着门口走去。

我与古大力也没多想什么，吃完饭便往招待所走。可还没走出几步，古大力突然扭头对我问了一句：“沈非，你昨天那个盒子里是不是有着满满的一盒骨灰啊？”

我看了他一眼：“差不多，大半盒吧？”

“哦！”古大力点了点头：“沈非，昨晚到现在，我始终感觉，你有些东西在瞒着我。当然，你是心理医生，我是一个心智有点不健全的病患，你选择对我保留什么，我没有意见。但是，我有个不祥的预

感，不知道应不应该对你说出来。”

“说吧！”我知道古大力这家伙脑子好使，关于鱼与邱凌是同一个人的事，他心里肯定早就有了分寸。

“沈非，我觉得……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把你洒落的骨灰全部找回来。因为……沈非，我不能肯定，因为目前所掌握的一些线索太碎片化了，无法拼凑成整片。但是，那骨灰曾经的主人，一定是你，或者邱凌生命中非常关键的人。”说到这古大力停住了，他扭过头来，眼神中第一次闪耀出了睿智的光芒：“尽管，你到现在也不想任何人知道你与邱凌之间到底有着什么关系。”

“大力，你想多了。我与邱凌确实没有关系。于是，那些骨灰到底是谁的，我就变得不在乎了。”我顿了顿，寻思着将一切都对古大力隐瞒，似乎也显得我自己太过小肚鸡肠。于是，我继续道：“但是，我不能保证在邱凌看来，他与我之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甚至，在他的认知里，我还可能是他世界里一个有着一定份量的家伙。”

说完这话，我大步朝前走去，将闪现出了睿智光芒的古大力落在身后。

紧接着，我听到沉闷的摔倒声，与古大力的“哎呦”声。

我和古大力收拾好东西办好退房手续时，乐瑾瑜正好急匆匆地走到了招待所大堂。她换了一身衣服，浅色的T恤与牛仔裤旅游鞋，显得她的双腿修长挺拔。她背着一个双肩包，手里还拉着一个拉杆箱。

古大力瞪大了一双门缝般的小眼：“乐医生，你这是要干吗？送送就行了，没必要给我们买这么多东西吧？”

乐瑾瑜冲他笑了笑，接着对我说道：“沈非，不介意我蹭你的车吧！下月就要去海阳城了，今天先拉点东西过去，免得之后坐火车过去时候，一个人搬着费劲。”

我愣了。半晌，我勉强挤出一丝笑来：“不介意。不过……嗯，你不用上课吗？”

乐瑾瑜耸了耸肩：“明天我本来就没课，后天便是周六了。跟你们去海阳市先呆上一两天适应一下，师兄你不会不欢迎吧？”

作者: 沈非 1 日期: 2015-10-09 08:51

有好几个朋友留言问我其他书，当当搜中雨就可以了，有一堆，其中的黑案私探社是邵波和八戒的故事

作者: 沈非 1 日期: 2015-10-12 07:03

我点了点头，也不好多说什么。可古大力却嘀咕了一句：“乐医生今天去海阳市应该不是这么简单的出发点吧？”

“还是大力哥贼，确实，我是有些其他想法。”乐瑾瑜表情严肃起来：“沈非，我是一个精神科医生，况且，在心理学方面，我也有着一点点自己的看法与见解。今天上午我已经可以感觉到，你们是因为梯田人魔邱凌的案件而过来的，同时，邱凌又是多年前你我身边曾经安静沉默的用着‘鱼’做笔名的学生。”

“所以吧……”乐瑾瑜望向我的眼睛，眼神中是一名成熟心理咨询师才有的那种自信以及具备穿透洞悉的锐利：“所以，今晚你将要面对的诊疗——这个叫做什么西的女人。我想要陪你一起过去看看。我想，我是可以帮到你的。”

“如果我反对呢？”我歪着头。

“嗯！沈非，虽然陈教授现在是你的员工。但我相信，他在你心中，也永远都是你我所敬佩的师长。”乐瑾瑜笑了：“如果你需要的话，我现在打给他，让他给你说吧。要我过去帮助你，也是他的意思。”

我没吭声了，朝着外面走去。走出几步后回过头来：“瑾瑜，那个叫黛西的女人就是邱凌的妻子，不过她要求在我的家里和我聊聊。你我都只是医生，并不是公检法系统的侦查人员。那么，在于我的理解，这就是我的一位叫做陈黛西的病患，选择了我家里作为这一次治疗的诊疗室。诊疗室对于心理医生来说，除了自己与病患，是不可能有一个第三个人的，这点相信不用我给你提醒吧？对了，还有一点就是，患者是有权力要求我们不得进行录音的。不管外力如何介入，甚至我自己也知道今晚与她的谈话，有着保留下音频下来的巨大作用。但，心理医生的职业操守，是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

我吸了口气，继续着：“那么，你想要跟我一起出诊，在今晚和黛西聊聊的夙愿，现在就可以肯定，是不可能实现的。”

乐瑾瑜又笑了，这次露出的笑容，散发着一种让人觉得很诡异的自信：“沈医生，她是病患没错，但你和古大力刚才聊天时候也说了，她还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那么，你和她的诊疗室门外，应该有着几位优秀的刑警看门吧？让我也站在门口看门就是了。这要求不过分吧？”

“随便你！不过你要知道，现代建筑，隔音效果都非常好，希望你不会失望。”说完这话，我对她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指向了门外我



那台白色的切诺基。

回去的路上有点堵车，于是，我们在晚上将近一点才回到观察者。对面的邵波事务所里亮着灯，他和八戒比我们早回。半小时前和他通了电话，他想要今晚就和我碰碰，但我拒绝了。因为今天我所接受的关于邱凌的信息已经太多了，我害怕自己会无法将之一一琢磨明白。

并且，今晚黛西提出的午夜两点的约会，势必会有一些让人更加震惊的东西继续灌入我的思想。

“我需要梳理。”我是这么给邵波说的：“明天早上我们再碰头吧。”

邵波在电话那头应着：“行！那我今晚就在所里面呆着吧。对于这个人魔，我也越发有了兴趣。”

古大力打着哈欠跳上了他自己的车回家了。我不是很喜欢太多人去我家，古大力自己也没啥兴趣去。因为就算他对今晚我与黛西的较量很有兴趣，但只能被隔离在门外，对于他来说，不具备任何意义。

接到陈教授后抵达我家楼下时候，已经快一点半了。李昊也给我打了电话，他们大概十几分钟后就会到。停好车走进电梯间时候，我拿出电话，给文戈打了过去。她的电话又关机了。我冲陈教授与乐瑾瑜笑了笑：“文戈带学生，这段时间都住在学校里。”

陈教授应了一声，但乐瑾瑜却叹了口气：“沈非，难道你这么多年在心理学领域累计的经验，就是让自己能够筑造起一堵坚固的围墙，用来禁锢过去吗？”

我没理睬她，也不想去咀嚼她说出的这段话是什么意思。我自顾

自地掏出钥匙，将房门打开。扭身按房间里灯的开关时，眼睛的余光扫到了陈教授正冲乐瑾瑜摇着头，表情很奇怪。而乐瑾瑜却似乎有点情绪，撅着嘴很不情愿地点头。

“进来吧！不知道这个周末文戈会不会回来，到时候让她做几个菜，也算是比较正式的给教授接风。对了，也给瑾瑜即将来到海阳市提前庆祝一下。”我脸上挂着作为一个专业心理医生应该具备的有亲和力与感染力的笑容，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心底深处的某一个角落，或者应该说是我潜意识冰山深处，那位于海底的幽暗地带，却又有着一种隐痛。这隐痛如同两根有力的手指，紧紧地捏着我的心脏，揪得很疼。

陈教授连忙说道：“行了！沈非，我和瑾瑜都知道文戈比较忙，本周不行的话，就下周吧。或者下下周都可以。”

乐瑾瑜却还是撅着嘴，跟在陈教授身后走进了我与文戈的家里。

“有点乱。文戈在家的话，会要整洁很多。”我冲她俩耸了耸肩。

“不乱，一点都不乱。收拾得很干净。关于文戈的一切，也都收拾得非常非常的干净。”乐瑾瑜淡淡地说出了这么一句奇怪的话。

“瑾瑜，我可以命令你出去吗？如果你继续违反你与我的约定的话。”陈教授的脸终于阴沉下来，转身对乐瑾瑜很严厉地说道。

这时，房门旁边的门铃响起了，我按下按钮，对方是已经到了楼下门禁的李昊：“沈非，开门，我们到了。”

我看了乐瑾瑜一眼，她没敢迎上我的目光。

“上来吧！”我按下了打开楼下铁门的按钮。

## 第七章：午夜两点

### 戴镣铐的孕妇

门外电梯间的灯很自觉地亮了，电梯门开的声音，与镣铐被拖动的声音同时响起。

黛西并没有换上市看守所的衣裤，她是个孕妇，所以这几天应该是在市局招待所4楼被监视居住。她较前几天看到时显得憔悴了很多，眼神黯淡，嘴唇发青。她的妆容已经被清洗干净了。于是，她所最害怕出现的事终于来到了——她很普通，混入人群中不会给人留下任何多余的记忆。尽管，她还穿着那双颜色鲜艳的皮鞋。

“为什么给她上脚镣？”我站在敞开的门前，冲李昊问道：“她只是个嫌犯，并且，她有多大的罪，你自己心里有数。”

“沈非，我是一个执法者。我们有着我们的纪律与原则，为了真相我们可以破例，但不代表我们就会因此变得玩忽职守。”李昊很认真地说道：“陈黛西现在始终是梯田人魔连环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重案犯。让她离开有着国徽的地方，就必须要有镣铐。这是底限。”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10-16 09:42

我知道我无法说服他，伸出手帮黛西将手铐与脚铐中间那条铁链往上提着。

“我来吧！”从李昊身后走出一个娇小的穿着警服的女人。

“赵珂，你也过来了？”我冲她点头示意着。

“嗯！黛西是孕妇，局里都是些粗枝大叶的男人，小雪年纪也不大。我好说歹说也是个医生，所以就跟着李昊一起过来了。”说话的

这位女警就是市局女法医赵珂——李昊的未婚妻。她在海阳市很多起大案侦破过程中，都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是汪局时不时挂在嘴边的“市局之花”。

可黛西好像并没有因为我所流露出来的对她的关切有所触动，相反的，她的视线早早地越过了我与我身旁的陈教授和乐瑾瑜，朝着我身后的客厅望去。

镣铐在地上拉动的声音继续着，在赵珂的搀扶下，黛西迈着自己因为脚镣而局限的碎步走入了房间。她来回审视着房间里的一切，仿佛身旁的所有人在她眼里都是透明的。最终，她想要抬起手，但因为镣铐，变得只能勉强做了一个抬手的姿势，继而指着我的卧室问道：“这应该是客房吧？”

我愣了一下，点了点头，却变得不知道怎么回答，思维中似乎有着一根鱼刺扎在那，让我不能应对。

黛西叹了口气：“他做的一切其实与你一样，你们的主卧都是被封锁着的库房，而自己休息的房间只是客房。”

我不太明白她这话的意思，指了指我的书房：“黛西，不介意的话，我们就在这里开始我们的闲聊吧？”

“只是闲聊吗？”黛西淡淡地笑了笑：“沈医生，其实你没有必要说得这么轻松，我们的谈话不可能只是闲聊而已，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或者，在你看来只是闲聊，在于我……”

她再次费劲地抬起手：“我想在你的卧室和你单独说话。”

我迟疑了一下，甚至变得有点愚笨，像个不知道如何面对的少年，

扭头望向了李昊他们几个。可我所要做出的决定，本也不可能在他们身上找到答案。最终，我点了点头，打开了我的卧室的门：“黛西，你想喝点什么？咖啡还是茶？或者给你来一杯白开水怎么样？”

黛西的目光却再次被我卧室里面的布置吸引了，站在她身边的我清晰地听到她抽泣了一声。我忙扭头去看她的脸，却正好看到了黛西身后站着的乐瑾瑜。乐瑾瑜头微微低着，正在观察着黛西被铐着的手。

黛西的手在颤抖，而她那张平凡普通的脸上又依然没有表情，也就是说她的手正在出卖着她波动的情绪。镣铐声在继续，她走入了我的房间，身后的李昊与赵珂也尝试着跨前，被我拦住了。

“陈黛西小姐是我的病人。”我冲他们耸了耸肩。

我关上了我卧室的门，门外是包括李昊带过来的两个大块头刑警在内的六个人，而门内是一个继续在莫名其妙发出轻微抽泣的犯罪嫌疑人。

我靠墙站着，双手环抱胸前，看着黛西在我的卧室里缓缓地走着，并不时伸出手，触摸房间里的某些物品。

那一刻，我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她似乎是来过这里，或者说她见过我房间的照片。这一怀疑，在几天前看来是完全不符合逻辑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在捕捉到了邱凌过去的种种碎片后，我对于这个怀疑，变得有点相信了。

我换了个姿势，因为我意识到自己这环抱胸前的姿势，实际上是缺乏安全感的一个下意识动作。这一动作，在很多病患走入我的诊疗室最初，都会不自觉地做出来。

黛西走到了我的床头坐下，接着，她脱下了那双颜色鲜艳的皮鞋，很努力地尝试将挂着那十几斤铁镣的脚往上抬。我连忙上前，帮她完成了这一动作。

黛西很自然地对我做出了一个点头示好的动作，尽管她从最初知悉我身份后，就一直在我面前竖立起了尖锐的锋芒，但她曾经受过的良好教育与所处的正常的社会环境，让她具备着文明人应该有的礼节，并不自觉地表现出来。

“这几天挺辛苦的吧？”我拉了一条凳子，在她面前坐下，或者说应该是在我自己的床边坐下：“身体与精神上，都挺大压力的吧？”

“沈医生，不止是压力吧？一个女人本来所拥有的世界，在某一个夜晚某一个消息到来时候，瞬间崩塌，最终支离破碎。那种感觉，你应该是不会明白的吧？”黛西面无表情，但话语却似乎较之前少了些对我的抗拒。

“其实你没必要为他背负太多的，不值得。”我径直说道，因为我明白在今晚这种诊疗过程中，一味回避与遮掩，反而会让对方反感，继而变得不愿意将心声一一吐出来。

“沈医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像你一样，具备着强大的精神力量。你可以随意地抹杀，肆意地忘却，但大部分人……”黛西一边说一边摇着头：“最起码，我是无法做到的。”

她这句话中，似乎蕴含着某种暗示，但是这暗示，在于我，却再次很自然的选择着避开，并将话题拉回到了我们现在应该说着的主题里面：“邱凌阴暗的一面，你知道吗？”

“我知道。”黛西抬起头望向我，眼神在这一瞬间变得闪亮起来，看来，这也是她今晚专程过来，想要和我说道的话题。

“知道多少？包括他私底下是梯田人魔的一切吗？”我声音低沉，语速缓慢，就好像是和一個要好的朋友说道着她与她丈夫的私事。

“我是一个女人，很多东西我没去细究，自然也不想去深挖。不过，我所知道的是，他想要成为一个人，一个像你一样的人。沈医生……”黛西的语调急促起来：“沈医生，他想要变成一个像你这样的人。于是乎，他拥有着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私人的世界。”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10-21 20:20

在外地出差，所以一直没更。刚才用手机更了很大一段，发送后显示有违规内容。因为用手机更新的缘故，所以不方便逐步找。我摸索一会，等会看看能不能更点出来！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10-22 08:08

黛西的话让我心底那种被邱凌犀利眼光审视着的感觉再次油然而生，我坐直了一点，脚很无意地朝着房门的方向伸去。我知道，这一动作是我们的祖先还是在荒野中奔跑时候就养成的习惯——在危险与不适面前很自然想要离开。是的，我在抗拒着与黛西的这一次诊疗，甚至，我想要离开这个房间。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10-22 08:16

“沈医生，你能开一扇窗吗？”黛西淡淡地说了句。

我没多想，站起身将旁边的窗帘拉开，并打开了一扇窗。初夏的凉风，从窗外吹拂进来。黛西扬着脸，让那微风将她的发丝吹乱了。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10-22 08:19

实在抱歉，不断尝试，还是显示我有违规词汇。因为在出差，手机折腾了一晚，甚至尝试小段小段来。

呜呜呜，就不明白这么个文字哪里违规了。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10-22 08:23

我转过了身，只见陈黛西站到了之前我拉到床边的凳子上，并朝着那扇被我打开的窗外跃起。

李昊那魁梧的身体从我床上踩过，大手朝前一挥，但并没有抓住黛西。

她消失在那扇敞开的窗户外，漆黑天幕中，有着铁镣铐“哗啦啦”的声响。

我面前的赵珂说了句：“李昊完了。”话音一落，她便与另外两个刑警朝着我家门外冲去。而还在我房间里的李昊大半个身子都伸出了那扇窗户，紧接着缩回来朝着门口跑过来，继而追着赵珂她们，朝楼下跑去。他一边跑着一边大声对着赵珂她们三个喊道：“挂住了，陈黛西没摔到楼下。”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10-22 08:26

这段前面有段戴西与沈非的对话，戴西反复询问沈非是否爱文戈，又问文戈是不是不在了。沈非逃避不再与她交谈，出门时候，戴西跳楼。

很短几段，不知道哪个词汇有问题，全部删除了。

抱歉各位，见谅见谅！继续贴上先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10-22 08:27

不幸中的万幸是，黛西被我们楼下那一刻茂盛的歪脖子树给挂住了。之前小区里面有人认为那棵树长得比较另类，要求管理处锯掉它长歪的那一截，目前看起来，管理处的坚持，在关键时刻还救了一条人命。

黛西被紧接着开进来的 120 急救车带走了，李昊他们也开着警车尾随而去。临走以前，李昊板着脸对我很不客气地说了句：“差点被你给害死。”

我没有反驳，事实上，犯罪嫌疑人如果真的在当前这种情况下有个三长两短，李昊与今晚出这次外勤的刑警们，需要背的处分都不小，甚至汪局可能都要被记过降职。

赵珂在李昊身后对我低声说了几句：“沈非，我刚才看了下，黛西只是多处骨折。”说到这，她又看了一眼那台 120 急救车：“肚子里的孩子应该已经没了，但是我还不能够肯定。李昊的脾气你也知道，他和你不是外人，所以才对你大声嚷嚷，别见外。”

我点了点头，在楼下目送他们的车跟着急救车远去。

“乐瑾瑜，小区对面就有个商务酒店，你去前台报我们观察者事务所的名字可以直接入住，我们和他们有协议的，之后账单会给到我们事务所。”我扭头对站在我身后的乐瑾瑜说道：“我想一个人静一下。”

陈教授可能察觉到我情绪有着波动，连忙说道：“我送瑾瑜过去就是了，你上楼吧。”

可乐瑾瑜却没有动弹，她拦在我身前，歪着头盯着我的眼睛。

彼此都是心理咨询师，明白躲避别人的直视，实际上是心虚的一种体现。但我不明白自己在乐瑾瑜面前到底心虚着什么……

我避开了她直视的目光，绕过了她的身体，朝着电梯间走去。身后，我听到陈教授对乐瑾瑜再次说道：“瑾瑜，你答应了我的。”

我加快了步子，电梯还在5楼，可是我不愿意继续站在乐瑾瑜能够看到的世界里。

我朝着楼梯间走去，最终朝着楼上快步奔跑起来。

我很平静地刷牙，冲澡。我的手机放在客厅的茶几上，但今晚我并没有给文戈打电话。

我走进自己的卧室，将床上李昊踩过的痕迹抚平。我又合拢了那扇被打开的窗户，拉上窗帘，让我的世界被封闭起来，这样，我觉得自己很安全。

我关掉了灯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10-22 08:29

黑暗，如同一位披着巨大斗篷的幽灵，将我拥入怀中。我在黑暗中站起，走向客厅，在熟悉的位置摸出了那片钥匙，接着打开了我这套房里本应该是主卧室的房间门。

文戈最喜欢用的香水味道，在房间里荡漾着。

她穿过的衣服，穿过的鞋……

她用过的唇膏，喝过水的杯……

她最喜欢的小说，最喜欢用的那本字典……

她在每一面墙上的照片中微笑着。

我没开灯，如同一个在黑暗中的精灵，缓步走到这宽大房间中间的大床前。我跪了上去，伸出手搂住了承载了文戈身体的黑色木盒。文戈微笑着，幻化成木盒上一张黑白照片，她依旧乐观地望着这个世界。

她来过，经历过，欢笑过，又哭泣过……

最终，她走了，走得那么洒脱与随意，走得那么不经意。留下的未亡人，又应该如何面对没有了她的世界呢？

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应该如何面对？不管是哪一位师长，抑或是同行医生。心理学领域的那些大师们，也没能诠释与指引的著作，因为他们都没有过这同样的经历。

我的人生太顺利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小康家庭，求学路一帆风顺，始终在同学的目光焦点中长大。我与文戈的相识与相恋，再到我们一起走入社会，拥有自己的事业，也都太过顺利了。于是乎，我以为我是内心极其强大与乐观的。

事实证明了，我并不是。生命中有着很多很多的坎，都是需要过去的。有些人是跨过去的，他们是生命的强者。而有些人，却是选择避开，选择绕过去的。

我，是属于后者。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10-23 14:49

这几天发现本楼有逻辑怪出没，思维缜密，见解独特，脑洞贼大，且专业知识过硬，见解让我自己都细思极恐！特晒之，并希望与该分

析帝结交！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10-23 14:55

发布了图片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32238

542.jpg {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32238

561.jpg {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32238

551.jpg {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32238

546.jpg {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32238

547.jpg {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32238

570.jpg {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32238

567.jpg {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32238

569.jpg {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32238

572.jpg {EIMAGE}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10-23 14:57

发布了图片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32239

111.jpg {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32239

110.jpg {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32239

113.jpg {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32239

112.jpg {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32239

109.jpg {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32239

115.jpg {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32239

116.jpg {EIMAGE}

作者: 沈非 1 日期: 2015-10-26 06:47

我一直睡到九点半才醒来，头有点疼，又做了那个奇怪的梦，梦里文戈离开了我的世界。

我冲了个冷水澡，自嘲地笑着，走向客厅。邱凌的档案袋还在茶几上放着，我依然没有选择打开。

事实也证明了我这么做是对的，我自己所捕捉与判断出来的邱凌，已经越发清晰，包括他的过去，也包括他的内心世界。而档案袋里，

却应该是很官方的一套。这在一个如邱凌般城府的人想要伪装的话，他一定能让其中的白纸上，都是很积极正常的语句。

手机上有四个未接来电，都是邵波打过来的。我坐到了阳台的靠背椅上给他回拨了过去。

“沈医生你还真能睡哦！”邵波愤愤地说道。

“不休息好怎么能够陪你剖析梯田人魔呢？”我想要让彼此紧绷的弦松开一点。

“你们昨晚的事情我听说了，李昊估计这一会日子不太好过。你直接来我的办公室吧？我让前台给你叫个早餐外卖过来。”邵波的语气也缓和了一点。

“行！我大概 20 分钟内就到。”

放下电话，我穿戴整齐。临出门前，我朝着最里面那个房间望了一眼。黛西说的没错，那是这个套房的主卧……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10-26 06:48

邵波的办公室比我的办公室大了四倍，旁边还铺着一条模拟的高尔夫草坪。之前我和李昊都笑话过他，说他这办公室的摆设是肥皂电视剧里面那种霸道总裁流的布置。邵波自己也讪笑，说他这职业所要塑造给外人心目中的人设，本也是一个没有太多生活情趣与品位的市井小人。

邵波叼着烟一本正经地看着我吃完了他给我叫来的早餐，那严肃的模样，变得有点不像他。我喝了口水，对他说道：“行了，现在就开始说说你们在回龙镇的发现吧？”

“沈非，在说邱凌以前，我可能要提一个你不太喜欢说道的人。”邵波沉声说道。

“有什么人是我不喜欢说道的呢？”我微笑着反问。

“文戈的外婆就住在邱凌家老房子的隔壁，这个你可能不知道吧？”邵波说这话的时候身子往前倾了倾，好像害怕我会因为这句话而突然有所触动一般。

“她外婆？她外公外婆在她还是高中时候就已经走了。再说，文戈打小也不是在回龙镇读书长大的。”我语速变得快了不少：“邵波，文戈怎么在你嘴里说出来，就变成了一个我不太喜欢说道的人呢？我们还正想这个周末或者下个周末在家做饭叫你过去吃。”

邵波眼神中闪过一丝什么，紧接着他从旁边的一个黑色皮夹中拿出了一张只有巴掌大的泛黄相片，对我递了过来：“你自己看看吧！八戒花了两百块钱在邱凌的舅老爷手里买的。”

我抬手，发现自己的手有在轻微地颤抖。接过泛黄的相片瞬间，我不由自主地深吸了一口气。是的，邵波没说错，我抗拒别人和我聊起文戈的点滴，只愿意我一个人自说自话着她的一切。

相纸上是两个十岁左右孩子的合影——男孩很黑很瘦，手脚很长，个子并不高，眉目间似曾相识。而女孩……

是文戈，是十岁左右的她，我看过她那时候的相片。她穿着浅蓝色的T恤和一条那个年代小女孩比较流行的健美裤。

“是邱凌与文戈的合影？”我声音不大，但是情绪反而较之前稳定。

“是的。”邵波点着头：“沈非，文戈和邱凌认识。我和八戒打听了一下，文戈小时候每年寒暑假，都会被她妈妈送到回龙镇，也就是说，每年都有几个月，她的玩伴就是邱凌。邱凌在回龙镇也只呆到了初二，接着，他就被他在海阳市工作的父母接回了城市里。”

邵波说到这里顿了顿：“沈非，顺着这条线，我们昨晚也往下摸了摸，一个更加让人意料不到的情况是——邱凌和文戈是高中同学，而且关系不错。”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如同即将断片。邱凌用鱼做笔名写的另外一首诗，在我脑海中回荡起来……

犹记得那个清晨  
有个她  
因为爱情横卧在铁轨上  
最终支离破碎  
我们牵着手  
看铁轨上整齐的躯干切片  
你说  
那堆被蚊蝇欢喜的内脏里  
有爱吗？  
我觉得是有的  
或许  
被压碎的爱  
正是蚊蝇最欢喜的那片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10-26 07:00

实体书本来预期在本月底能够上市,因为临时调整,书名会要修改。所以要延后到 11 月份。再说目前出了的好几个封面都没有特别震撼的感觉,所以反倒有时间折磨下设计师折腾封面。

中雨不喜欢说虚的,本贴从开始就是为了实体书上市做预热,以前也提过。不能更太快,是因为等书上市,上市后大把渠道看完本,实在不想花钱的进群,群里到时候会发完本的。也没啥福利给大伙,秀下封面的一些素材和参照看着玩吧!嗯!感谢大伙的支持,千万点击了!谢谢各位!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32609655.jpg {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32609656.jpg {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32609659.jpg {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32609657.jpg {EIMAGE}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10-30 06:54

“邵波,文戈高中是在第三中学上的,三中附近有没有铁路?”越发被放大的惶恐反倒让我冷静下来:“你这里能不能查到 2000 年前后,那附近有没有发生过自杀事件。”

邵波应了一声,走到了他那张暴发户才用的硕大办公台前,按了

几下键盘：“三中附近是没有铁路的……等等，三中有个旧校区，02年前旧校区有使用，那旧校区旁边有铁路经过。”

说完这几句后，他又快速按了几下键盘。半晌，他抬起头来：“沈非，你脸色不太好看。”

我深吸了一口气，接着缓缓吐了出来。我明白自己目前的状态并不好，甚至应该说这几天的状态都不太好。在我内心深处，有着某一个不想被触碰到的角落，正因为李昊牵引着介入邱凌案件后，被强行拉扯着一次又一次被拨弄、提起。

但，整个事件的逐步展开后，却又让我本应该缩回去的步子，被邱凌的过去拉扯着继续深入。

“你发现了什么，直接说吧。”我很肯定地对邵波说道。

“2001年12月23日，三中老校区外面的铁轨上，一位年轻少女卧轨自杀。因为当时是晚上，火车高速行驶，所以，她的尸体基本上是被碾成了肉泥。”

“那堆被蚊蝇欢喜的内脏里，有爱吗？”我如同梦吟般念叨出了邱凌当日的诗句。

我往后靠去，闭上了眼睛，邱凌的脸与文戈的脸在来回移动着。

而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皮鞋敲打地面的声音，紧接着，邵波的门被人推开了。

走进来的是穿着警服带着宽檐帽的李昊，他昨天就知道我今天上午会来邵波这里。他的眉头还是皱得紧紧的，看了邵波一眼，接着又看了我一眼：“你俩跟我走一趟吧！正好在路上把你们前一天收集到

的东西给我说说。”

“去哪里？”邵波问道

“昨晚黛西跳楼以前透露了个不算秘密的秘密，今天上午我们就去查了。邱凌确实还有一套房子，不过不是用他的名字买的，在海阳市市郊。去年收楼，装修好了，不过他们一直没有入住，对外人也都没怎么提起过。黛西昨晚想要轻生以前唯一想要留下的线索就是说这套房子，那么，这套房子里面肯定有着邱凌某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我们鉴证的同事已经过去了，而我专程绕道过来，想问问你俩要不要一起过去。”李昊说完后没看邵波，反倒是看着我，因为我之前很抗拒跟他一起去所谓的现场，我对自己的身份有着应有的态度。但这一次……这一次我的对手，是一个叫做邱凌的家伙。

我站了起来，头往上微微抬起，这一次我甚至张大了嘴吸了一口气，继而大口吐出。

“李昊、邵波！你俩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一切，你们也都知道得最多最清楚。”我说到这时候淡淡地笑了：“尽管，你们都害怕我突然彻底地垮掉，但是请你们相信，我就算垮塌后，也能够快速站起来的。”

说完这话，我耸了耸肩：“再说，我还有文戈始终如一的支持着我。”

他俩又一次露出了那个我所熟悉，却又蕴含着无奈的表情，摇头率先走出了房间门。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11-09 08:48

回龙镇

人的大脑由三个部分组成：脑干；边缘系统以及新皮层。

脑干又被称为爬虫类脑，因为有它，我们才会具备足够的动物性，产生生理需求。也是因为它，驱使着我们完成着人类的繁衍。

边缘系统也就是哺乳动物类脑，它是唯一一个负责我们生存的大脑部位，从不休息。它也是我们的情感中心，并且还非常诚实。对于心理学的很多研究，其实就是对边缘系统的研究。边缘系统对于外界的反应是条件式的，是不假思索的。于是，它对身体所发出的指令，便可以直接折射出个体在当时最真实的思想与感官体验。

而人类大脑——新皮层，便是我们所说的爱说谎的大脑。

相对来说，其实黛西是属于比较容易洞悉的女人，我没能在她身上，挖掘出她所熟悉的邱凌，是因为我与她真正相处的时间太短了。并且某些我内心深处不想被触碰到的东西，被她尝试着提起。比较客观地说，黛西就是属于新皮层并不是足够强大的典型，那么，她的边缘系统驱使着她的身体，将她各种内心折射，投影到外界，进而让人能够知悉到她真实的心中所想。

朝着李昊的车走去的那短短时间里，我快速思考着，甚至我在想，昨晚如果真的由着乐瑾瑜的构想，给予多的时间，让她这位优秀的精神科医生与黛西多接触的话，可能，我们收获到的，会要比我单独与她聊的要多。

只是，黛西指定要与我单独沟通……

李昊发动了汽车，这台他经常开着的警车也和他的人一样，有着

粗重的鼻息与宽大的身材。李昊端起了车上的半杯咖啡，一口喝下，继而将咖啡杯对着不远处的垃圾桶掷去。咖啡杯没能入袋，李昊只得跳下车去将之捡起再放入垃圾桶。坐在副驾驶位置的我，望着李昊这魁梧的背影，莫名其妙有着某种感怀——当年高中校队的篮球主力，若干年后在警队中，正将光芒一点点地收拢，也在一点点地磨灭。

“李昊，组织打球吧！否则你真会退化到嘘嘘都尿不中马桶了。”邵波在后排建议着。

“忙完这个案子吧？把邱凌送到检察院再说。”李昊说到这扭头过来苦笑着：“如果能将他送到检察院去的话。”

“就算不能起诉他，他这辈子也不可能离开精神病医院了，这点，李大队尽管放心。”邵波想要用玩笑话，将李昊紧皱着的眉头舒展开来。

“不能让他受到应有的制裁，死去那几个姑娘们，九泉下能甘心吗？”李昊一边说着一边将头上的宽檐帽端正了一下，上面那银色的国徽，似乎响应着李昊的话语。他再次苦笑了一下：“邵波，说说你在回龙镇的收获吧。”

邵波应了一声，继而看了我一眼。我明白，他不会将文戈在回龙镇的故事中说道出来，但实际上，我已经决定之后会要对他俩说起，说起邱凌可能与我，与文戈所有着的一切。

“我们是前天中午抵达的回龙镇，回龙镇并不大，就几条街。我们很快就按照李昊提供的地址找到了邱凌家的老房子。我刚点上一支烟，寻思着怎么进去搭讪的工夫，八戒就拿出电话在那‘喂喂喂’地

嚷个不停。接着，一个四十几岁的中年人便从远处对着我们跑了过来。”

邵波说到这停了一下，似乎是想给时间让我和李昊提问，见没人吭声，便自嘲地笑着继续道：“所以说八戒憨，但心思还是挺多的，他到回龙镇之前就上网雇了个住在邱凌家附近的人，给我们做向导。当然，这向导也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就是给他两百块钱，从他嘴里套出点东西。”

“你们这一行本来就是这么一套，花钱买话，不稀罕。”李昊没扭头，随意嘀咕了一句。

邵波讪笑：“雇来的这中年人姓卜，应该是个吸白粉的，站我们旁边不断地抽烟吐痰。八戒虎着脸，对这个老卜胡乱掰了几句，无非就是要求对方知无不言，也注意保密。老卜连忙点头，领着我们就往邱凌小时候住过的那个大院子里面进，并大声喊邱老倌。”

“等下，回龙镇是邱凌母亲的老家，现在住那里的是邱凌的舅舅。可现在照你这么一说，他舅舅家也有姓邱的老人？”李昊插嘴问道。

“邱凌是随他母亲姓，并且他现在的爸爸不是他亲爸。这一点在之前你给我看到的邱凌的档案里面是没有记载的。这次过去我们了解清楚了，嗯，也就是我这次要给你们说得重点——邱凌他亲生父亲的事。”邵波答道。

“不可能啊？邱凌父母结婚，然后当年就生下邱凌，这部分档案我记得当时还认真看了的。”李昊继续嘀咕道。

“行了，你就别打岔了，反正邱凌不是他现在的父亲亲生的，你

听我慢慢说吧。”邵波将手里的打火机按亮，点燃两支烟，并将其中一支塞到了李昊嘴里：“邱凌的生父叫王钢仁，在回龙镇还有个小名，叫西霸天。打小就有些奇怪的举动，让镇子里的人不寒而栗。据说他9岁的时候，镇上的疯狗追着他咬，把他惹毛了，扭过头去龇牙把那疯狗的脖子给咬了个窟窿，狗血哗哗地流。那疯狗怕了，扭头想跑，被他抓着尾巴甩起来砸到地上，最后被他一脚一脚地踩成了肉泥。十五岁时候，一个人上山抓了只猴回来，在镇中央那棵大树上，把那只活猴给现剥了皮，说这样宰了的猴子肉吃起来味好。当时镇子里的老人都说，这是造孽，老王家这小子迟早会被报应的。”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11-09 09:20

最近实在太忙了。

本书即将上市，书名已经确定修改成为《心理大师》。目前卡封面中，我们想要很酷的那种风格，所以在这点上把关严格，实际上印厂里面内页都已经开始印刷了。

因为合同制约的原因，所以帖子里不能更多。等书上市就会更快点。再说书上市后，大把地方可以看到全稿。

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厚爱，实际上一万多条回复，我基本上都看过了，有营养的与没意义的，心理上认为是对每一个回复者的回报。很多激励，其实都是我前行的动力，因为有你们，中雨才一路走到现在。

谢谢支持！我喜欢给人说道一个老秀才的故事，总觉得自己就是那个老秀才。他有了白发，他步履蹒跚，但他有信仰，有梦想。进京

赶考的路千山万水，未知的前途扑朔迷离。但每一个迈步，定能成就。

纵步步难，我碎碎念。。。。。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34516  
519.jpg {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34516  
515.jpg {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34516  
517.jpg {EIMAGE}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11-30 13:36

书已经上市，明天开始更新，一直不更的原因就是出版合同制约了不能更超过三分之一，出版前。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36590  
033.jpg {EIMAGE}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12-01 06:59

“也就是说如果邱凌真是这西霸天的儿子，那他本身的遗传基因里面，就有着嗜血的性格因子了。”我松开了安全带，侧身对邵波说道。

“差不多吧，我记得上次在沈非的办公室看到过一本书，是说犯罪基因是有遗传的，所以才多问了问这西霸天的事。而邱凌的母亲，很早就出去念书了，回来得不多。并且在海阳市谈了对象，准备结婚。”邵波继续着：“就在她结婚前两三个月吧，她和她对象……嗯，那个时候叫对象，现在应该叫男朋友。她俩回了趟回龙镇，两人大晚上的



溜到后山去玩，谁知道就碰到了上后山逮野物的王刚仁。邱凌的母亲那时候长得不差，我们看了相片来着。这西霸天就起了歹心，把邱凌现在的父亲——当年的毛头小子给打昏了，强行要了邱凌他妈妈的身子。”

“当地派出所第二天去抓西霸天的时候，这家伙不在自家院里。民警正要走，可突然听见他家院子里的那口井下面似乎有声音，用手电往下一照是口枯井。也是因为这手电的光射到了井底，下面便传来了女人撕心裂肺的叫声，喊着‘政府救命！’民警当时就意识到查出了连环案了，调了人手过来，发现西霸天竟然也在井底，还在大声对着上面骂娘。那女人的声音却再也没有响起了。”

“没有人敢下去，因为西霸天的凶悍是路人皆知的。到最后没办法，直接打电话到市局，派了神枪手过来，在井上面对下面开了十几枪。那口井我和八戒也去看了，说是神枪手开枪给打中的我可不信，因为里面太黑了，井底也太多射击盲区。应该是跳弹吧。最终，西霸天的尸体被拉了上来，一起被拉上来的，还有个赤身裸体的女人的尸体。有眼尖的认出来，女人是附近村里嫁到镇里来的小媳妇，之前都以为她骗了彩礼跑了，想不到是被西霸天给囚到了地下。她的致命伤从胯下开始的，一直延伸到胸腔，被活生生开膛。”

“所以，邱凌出生后就一直被放在回龙镇，没有被他父母带回海阳市。”我做着总结。

“是的，不过听邱凌的舅舅说，邱凌现在这个父亲没有生育能力，两口子折腾了十多年，始终生不出孩子。那些年也时不时回来看邱凌，

觉得这孩子似乎也挺机灵，所以到他十三岁时候，就接回了海阳市。”

“你这所谓的发现不过如此，只能说是发现了他亲生父亲有问题而已。”李昊边说边将烟头掐灭，再把车窗按得关上。

“但邱凌小时候的一些事，却是他舅舅没有让邱凌父母知道的，因为害怕他父母知道了，不要这孩子。”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12-01 07:00

“什么事呢？”李昊连忙追问道。

“邱凌三岁时候，就把一只他舅舅抓着给他玩的青蛙活生生撕成了两片，还咧着嘴笑。他七岁刚上学时候，班上一个丫头因为骂了他一句什么，被他用铅笔在大腿上扎了个窟窿，对穿的一个窟窿。也是因为他的这些举动，他舅舅家对他从小打骂都是下重手，害怕他重蹈他亲爸的覆辙。也是他七岁戳伤女同学那次，他舅舅把他差点打死，据说打得休克了，那以后才算长了点记性，没有表现出什么不对，从此斯文起来。”

“也应该是那时候开始，他就认识了每年寒暑假到回龙镇的文戈，并与文戈成为了玩伴。”我小声补充道。

“沈非，我可没说哦！”邵波听我提到了这些，连忙冲我嚷道。

“邱凌与文戈认识？”李昊扭头过来：“什么个情况，怎么扯到了文戈身上。”

“是的，而且不止是扯到了文戈身上，还扯到了我的身上。”我如实说道：“李昊！邵波！我这次苏门大学也收获不少，最大的收获就是——邱凌，这些年始终是想要冲着我来的，甚至我有种感觉，觉

得他在海阳市做下的这么多孽，也是因为我与他，以及文戈之间的一些缘由。”

李昊和邵波都瞪大了眼睛。

我再次将安全带扣上，将自己在苏门大学经历的一切都说了一遍，甚至包括我与文戈的那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木箱。

我的话落音后，车厢里安静了很久。汽车驶出了城市，往市郊那个新开盘不久的校区驶去。终于，李昊浑厚的声音打破了沉寂：“沈非，你能像一个没事人一样说起你与文戈之间的小秘密，让我觉得放心了很多。”

邵波也莫名其妙地补上了一句：“是的，你始终是会要走出那一切的，我们一直以来，也相信你一定能再次站起来。”

“什么？”我并没有明白他们的话里的意思，但也没有追问太多，反倒是望向了车窗外。

窗外是一片种着稻田的丘陵，那些不高的小山，被分隔成若干个台阶。而这整齐的台阶，便是农民们苦心经营着的梯田。

不得不承认——梯田，远眺起来，确实很好看，很美。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12-08 12:49

第八章：邱凌的房间

对手

汽车很快就驶入了这个崭新的小区，小区外的围墙上，是各个装饰公司的广告，进出小区的车辆，也有不少装修公司的小货车。

我们把车停在了另外两台警车旁边，来接我们的刑警小雪领着我

们大步朝其中一个单元走去。她边走边说道：“鉴证的同事没有什么发现，确实只是刚装修好，并没有入住。可能邱凌是想要多放几个月吧？毕竟，陈黛西怀着孩子。”

我们仨个听着都没吱声。在于我，是因为这几天持续的低谷。在于他俩，自然是因为知悉了邱凌与我、文戈的错乱关系后，用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来进行理解与思考。

我们很快就跨进了其中一个单元的电梯间，熟悉的布置让我终于开口了：“小雪，这也是万石地产的楼盘吧？”

小雪冲我点头：“是的，他们的楼盘样式都差不多，包括户型与外观，甚至包括楼里面的细节。”说到这她好像想起什么：“沈医生，你住的也是万石地产的房子吧？我记得听李大队说过你是住4楼，很巧，邱凌的房子也在4楼，而且他的这个新房，跟你的户型还很可能是一样。”

我愣了一下，紧接着发现走入了电梯的李昊，也正朝我望过来。我与他认识十多年了，彼此的一个简单眼神，都能猜出对方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我冲他点了点头。是的，如果照着目前的节奏看来，邱凌的新房，有着很大的可能性与我的户型一样，甚至房间里的布置，也会大同小异才对。

我们都不敢太往下想，因为这一个想法一旦被落实，那么，邱凌那深不可测的强大内心世界里，我——沈非，便会是作为一个图腾存在着的，尽管我们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走出电梯，看到的是一扇与我家一模一样的敞开着的房门……

门后是一模一样的户型、一模一样的木地板、一模一样的家具、沙发、一模一样的电器、吊灯……

我听得到自己呼吸的声音，其中如同蕴含着湿气，湿气进出瞬间，发出如同蜂虫飞舞时候翅膀的颤抖声。这时，身旁走动着的每一个人，都好像不再鲜活，只是我这一个个体以外的摆件。

我伸出手，在房间的墙壁上摩挲着。接着，我感受到了邱凌在这一空间里的心境。他是压抑与痛苦的，这一空间是他释放自己的海洋。于是，他和我一样，在房间里来回走着，坐到沙发上看看电视，走进厨房倒杯温水。他会去阳台上的跑步机上奔跑，奔跑的时候带着耳机听喜多郎的电子音乐；他会去书房的榻榻米上盘腿坐着，打开电脑玩一会游戏。

我有点晕眩，只得闭上眼睛，思想也因为闭眼而被放飞，进而与所处的这一世界融为一体……

邱凌，你到底想要做什么？难道，你真的是想成为另一个我？成为一个你不可能替代的沈非。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12-08 12:50

我猛地睁开眼睛，大步朝着卧室的方向走去。这里所说的卧室，并不是套房的主卧室，而是邱凌与我一样选择的那间客房。

不出所料，里面的一切都是一模一样的，包括那扇洞开的窗户与窗户前摆着的椅子，也都似乎在刻意模拟着昨晚我房间里发生的一切。

“沈非，你脸色很差。”邵波一边说着一边对我伸出手，想要搀

扶着我。但我冲他摇了摇头。

李昊递了一瓶水给我，他与邵波都经常上我家，面前这一切对于他俩来说，自然也是无比震惊的。但是他俩也知道，相比较而言，这一切对于我来说……

我拧开瓶盖，喝了一大口水，接着走出了卧室。

我转向了主卧室的方向，那扇门是合拢的。我有犹豫，但最终还是咬了咬牙，朝着那扇门走去。这时，小雪在李昊耳边似乎说了什么，李昊连忙跨步过来，伸手拦住我，不让我去推开那扇门。

“李昊，里面有什么是我不能看到的吗？”我对他发问道。

“沈非，你自己应该可以猜到里面是什么。很多东西，你并不是真的遗忘了，你只是不愿意去想起，不愿意去触碰而已。沈非，我不想看到你崩溃，再说，你现在状态不太好，要不，你和邵波先下去吧！毕竟，出现场这种活是我们刑警才应该做的，而你，只是个医生而已。”

我伸出手去尝试着推他，但发现自己力气似乎在变得很小。最终，我淡淡地笑了笑：“李昊，我明白我在做些什么，也知道我即将面对的可能是什么。”

说到这，我扭头看了看身后的邵波，也看了看包括小雪在内的另外几个刑警。我挺起了胸膛，将声音尽可能的放大，也尽可能的显得镇定与冷静：“每个人都是一个并不可测的火山，潜意识沸腾着，在人们看不到的深处。于是那火山里，住着天使，抑或是恶魔，没有人知道的。但是我们都能够肯定的是，里面住着记忆——我们不愿意随时翻阅的记忆。有些记忆，我们将之放入，是因为我们不需要记得。

还有些记忆，我们将之放入，却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记得。”

我顿了顿：“有个词叫做心理防御，你们应该都知道的。是的，我是一个缩在龟壳里面的懦夫，但是，我只是想多缩一会而已。”

“实际上我自己也知道，生命中的坎，始终，是要跨过去的。”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12-24 09:24

### 心理防御机制

当一个人受到超我、本我和外部世界三方面的压力，难以承受便会产生焦虑。焦虑的产生，会促使身体里发展出一种奇妙的机能——对自己进行保护，抵御压力对精神以及身体的伤害。这种机能就是心理防御机制。防御机制有一百零一种，其中有一种就是叫做“否定”。

是的，我在否定一部分事实的存在，为了让自己不至于崩塌。我的世界曾经完整，最终毁灭于那个下着小雨的夜晚……

我再次望向李昊，他脸上的表情是意外与欣喜。我明白，其实我身边的每一个人，一直以来都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我，害怕触碰到我那一块娇嫩的保护膜。新的人进入我的世界，他们又会一本正经地去提醒与要求，要求对方也和他们一样，不去尝试将我唤醒点破。正如陈教授对乐瑾瑜那样。

我伸出了手，又一次去推李昊。他犹豫着，最终移动了脚步。邵波也跨前了几步，靠着那个主卧室的门旁边站着，歪着头看着我，似乎害怕我随时倒下一般。

我反倒没有之前的晕眩了，其实，我知道这个房间里面可能会有什么，正如我一直以来都知道自己家那扇长期紧闭着的房间门里面有

什么。关于文戈的一切，被我封闭在其中……

我推开了门，一股子文戈身上独有的香味扑面而来。只是，我看到的却不是我自己家里面那个主卧室里的布置，而是一个灰色的暗色调空间。家具所摆放的格局大同，隐隐约约似乎是当年文戈还在的时候，我与她的房间的布置。

作者: 沈非 1 日期: 2015-12-24 09:25

我按开了灯，缓步走了进去。墙上零星地贴着十几张黑白相片，大小不一，个别还有点泛黄，更多的却一看就知道是翻拍出来的。相片上的主角是文戈，不过这个文戈年岁还少，眸子里闪着的是孩子般青涩的光芒，透明而又纯粹。桌子上摆着干花，我记得我听文戈说过这种花，叫做映山红，是只有她们老家才有的植物，春天会将整个山谷染红。

很可惜的是，我一直没有去深究过，以为她说的老家，是她父亲祖籍的外省。而目前看来，那里就是她外婆家——当日有邱凌的回龙镇。

接着，我看到了一把精致的用铁丝做成的弹弓，旁边还放着一把小石子。我想起了文戈说过她用弹弓的枪法很准，曾经一度让她有着去当兵的冲动。

我的视线在这房间里面游走着，渐渐地，我明白了这是一个和我自己家里面那个被封闭的房间完全一模一样的世界，不同的是，这里埋葬的是曾经少年的文戈，这个文戈，可能还是邱凌的好友，甚至可能是与邱凌有着稚嫩情窦的懵懂少女。



我的视线平移着，望向了床的中央所摆放着的黑色木箱上。文戈的骨灰在我家里放着，那这个木箱里面是放着什么呢？

“沈非，没事吧？”李昊在房间门口关切地问了句。

我冲他笑笑，这笑并不是努力挤出来的，反倒带着一丝丝舒展开来的释怀，尽管这释怀中，有压抑得让我几近崩溃的情愫：“李昊，我想，今天下午就要安排我和邱凌见一次面了。”

“好的，没问题。你之前叮嘱我要反复地提审他，我们便一直没消停过，估计这一会他也还在审讯室里面呆着。”李昊冲我点了点头，拿出手机往外走去。

邵波却还是歪着头，冲我笑着：“没事就好。”

我冲他点了点头，单膝跪到床上，将那个黑色的木箱拿了过来。隐隐约约间，感觉着木箱似曾相识，那上面的花纹让我想起了什么。紧接着，我猛然将木箱翻了过来，朝着箱底望去。因为在这一瞬间，我记起了当日我与文戈埋在树下的木箱箱底是有着一道浅浅的裂缝，也是因为那道裂缝，才让我们用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价格买下了它。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12-24 09:26

手里的这一木箱箱底，一道浅浅的裂缝出现在我视线中……这，也就意味着，我在苏门大学所挖出的木箱，压根就不是我们最初放下去的木箱了。

邱凌，你到底想要做什么？这些年你又到底是在做着一些什么？

我越发变得很迫切地想要与邱凌见面，我想要大声质问他，将他的一切一切都翻开，呈现在阳光下，让丑陋与阴暗的他变得无处遁形。

我深呼吸着，让自己镇定。

我打开了木箱的盖子。

里面是若干封信，都是没有开封的。信封上写着文戈启，下面的落款又都是那个简单的鱼字。

我拆开了其中一封，那纤细却又企图张扬的字迹出现了……

文戈：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拆开这封信，或者我给你的所有信，你都只是封存在你的抽屉里。而我，被封存在你过去的记忆里。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哪里做错了？让你开始对我变得害怕。我们当日手牵手在蓝天白云下快乐地行走，在小桥流水间欢快地歌唱，一幕一幕，成为了烙印在我心坎上的永恒，不可能被抹杀。而你，怎么能够忘记了呢？难道，就因为我晚了这一年吗？还是，就因为你在这一一年里面遇到了他吗？

我躲在暗处，偷偷地看你，也看他。我们都是学心理学的，不可能感性地看待世界上的人与事。那么，我必须承认，他是优秀的，站在人群中，如同钻石在煤炭中那般夺目。但是文戈，你有没有想过，他能不能给予你永恒。他的光芒在之后年月里会是更加耀眼的，而你呢？你是一个普通的小女人，尽管你现在这么美丽与妩媚。但终究一天，你所吸引他的一切会要逝去，你会有鱼尾，会有赘肉。到那天，他身后的拥护者扬起灿烂的笑脸，每一个都比你要具备吸引力。到那时……我亲爱的文戈，你怎么办呢？为什么你就没想过呢？

写着写着，心里越发伤感起来。文戈，你了解我，了解之深，多

于我自己对自己的掌握。我能给你永恒，给你真正的同年同月携手离去。

你是懂我的。

爱你的鱼

2004年11月2日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12-24 09:27

一切的一切，越来越清晰与透明。在我还没有认识文戈的岁月里，邱凌与文戈相识相知过。紧接着，文戈考入了大学，认识了我，从此疏远了一厢情愿的邱凌……

“邵波，你看过邱凌的档案吧？”我没有扭头，目光还是停在木箱里。

“看过。”

“他是不是复读过一年？”

邵波停顿了一下，应该是在回忆。这时，小雪的声音在那边响起：“沈医生，邱凌是复读过一年，他第一次高考没考上苏门大学心理学专业，不过第二志愿报考的学校也不差，他没选择去就读而已。我们也走访了他的亲戚，听说了他当时为了能让父母同意复读，才答应选择父母想要他读的教育专业。也就是说，他是为了复读考上苏门大学，才选择的教育学。”

我终于明白了他为什么会与文戈是高中同学，却又在苏门大学是我们的学弟了。

我将那叠信整理了一下，放到了旁边。里面记载了什么，我之后

要慢慢地、一封一封地看完。

信的下面是几张泛黄的相片，与墙上贴着的不同的是，这几张都是合影。每一张合影里面，都有文戈，也都有邱凌。于是乎，稚嫩容貌的他俩，成为了这一个房间里面的主角，甚至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他俩本身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而我，便是在之后年月里横空而出的路人。

“沈非，我已经给你安排了，下午两点提审邱凌。”李昊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只是……只是你现在这状态，让我有点担心。”

“有什么需要担心的呢？”我将那木盒合拢抱上，转身朝门口走去：“我还是你们所认识的沈非，并不会倒下。”

说到这，我反倒笑了，迎着李昊与邵波那两张爬着担心的表情：“其实，我觉得我应该要感谢邱凌才对。可能，不止你们俩，所有认识我的人都会害怕，害怕我在最终面对文戈的事的时候，选择了疯癫或者是崩溃。甚至我自己也小心翼翼地，不愿意去触碰，也不愿意让自己痊愈。可实际情况是，已经过去了两年了。这几个月里，我习惯性地拨打文戈的电话时候，我拖着疲惫的步子走回家的时候，我都已经明白会要面对的是什么？”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12-24 09:32

我继续苦笑着：“所以，我知道我只是在等着一个台阶，一个让我接受这一切的台阶而已。邱凌给了我这个台阶，他让我看到了一个文戈不为我所知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主角却不是我，而是他——邱凌。接着，我因为邱凌而被激起的好奇心驱使着我重新开始了面对，

面对过去，面对文戈，也面对他——邱凌。”

面前的他俩张大了嘴，似乎不敢相信我能一下说出这些话来。我耸了耸肩：“李昊，这几天咱三个都挺辛苦的，找个地方去按下背吧。你欠我的那顿饭，我看就今天中午请了得了，请完饭后，我算是正式地作为刑警队邀请的心理咨询师介入梯田人魔案，所以说你请的这顿饭不亏吧？给汪局说说，应该还能够报销才对。”

邵波也笑了，扭头对他身边的李昊说道：“肯定不亏了，沈非对决邱凌，一定能帮你们市局刑警队把邱凌打出原形，最终送检察院上法院的。况且，还有我呢！”

李昊还是板着脸，他也没看我了，反倒是朝着邵波一本正经地望了过去。邵波被他看得有点发疹：“李大队，又怎么了？”

李昊严肃地冲他说道：“吃完饭你就回家，毕竟你的身份是群众，职业在于我们市局看来是闲杂人等，提审邱凌时候不能被允许在场。”

邵波一愣，继而骂道：“你就一过河拆桥的白眼狼。”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12-24 09:33

最终，李昊还是点头答应了让邵波跟着去看看守所，但不能进审讯室。邵波也没勉强，警队的纪律他是知道的，尚未被定罪的犯罪嫌疑人是不得随便接触的。

到吃饭时候，我感觉自己的状态始终不可能达到最佳，毕竟心理世界正在抹杀一段经营很久的防御机制。于是，我拿出电话来，翻到了陈教授的号码，想要打过去。

可手指却停住了。我突然想到，教授已经是一位差不多七十岁的

老着了，他所积累的始终只是丰富的专业知识与书本里面有过的案例。这些知识与案例应对一般心理问题的病患问题不大，但对于我与邱凌的对抗上，能否派上用场还真不能确定。因为教授自己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与我们这一代人早已是隔山隔海了。那么，让心理学泰斗与一位具备着高智商，又有着心理学较高造诣的狡黠罪犯对抗，似乎不会有什么碰撞后火花般的突破。

我犹豫了一下，最终翻出了乐瑾瑜的号码。

乐瑾瑜是一位精神科医生……

很多精神科医生，对心理咨询师都是有一定看法的。她们会肯定心理学的作用，但是又会最小化地贬低。甚至她们会觉得，压根就没有意识与潜意识这么两个名词所释义的东西存在，不过是弗洛伊德那位精神科医生用来骗人而捏造出来的词汇。

乐瑾瑜却不同，她本身就对心理学有浓厚的兴趣，并具备精神科医生的身份。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她是邱凌曾经在大学时期就见过并打过交道的人，那么，她的出现，便可以少了很多废话，直接可以让邱凌意识到，他那躲在暗处窥探着别人的阴暗大学时光，已经被我们翻出来，放在阳光下暴晒。

我拨通了乐瑾瑜的电话。

中午一点半，我们在观察者心理咨询事务所门口接到了乐瑾瑜，而她，跳上车来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如果可以的话，其实我想带点仪器去看看邱凌。我很想看到他被高压电击时候的脑电波数据。”

李昊和邵波都愣住了，接着，李昊对我说了句：“你确定她是个

医生吗？”

作者:沈非 1 日期:2015-12-24 09:40

最近实在太忙了，在北京为本书《心理大师》做活动十多天，周六回来，下周一又要去上海，所以一度忘了本帖的事。

书已上架，看帖子撩得兴起的，去买书就是了，网店也就二十出头一本，个别网站有活动九块九包邮。秉承看书不花钱，花钱不看书的兄弟姐妹们，进群就是了，还过些天群里就会贴全文了。毕竟有合同制约，我不能随便发完。当然，不想进群的也成，本帖会完结，只是时间长点而已了。

感恩大伙一直以来的鼓励与支持，也是你们各位的某一次点赞与评论，牵引着我这么个三十多的大叔一路走来，只是个说故事的人而已！再次谢谢各位了。嗯，刷几张月中在北京的活动现场图给大伙瞅瞅呗！事实证明了，喜欢咱的《心理大师》的小伙伴们，都是大美女！